拉辛戏剧选

齐 放 张廷爵 华 辰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上海

Racine
OEUVRES COMPIETES

本书根据 Editions du Seuil 1962 Paris 版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拉辛:戏剧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125 插页 3 字数 201,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700册(内精装1,000册)

平装定价：1.60元 精装定价：2.25元
书号：10188·570

译本序

如果我们把莫里哀称为法兰西的喜剧大师，那么，拉辛则是当之无愧的悲剧大师。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上，这两位剧作家犹如双峰对峙，各尽其妙，以其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娴熟的艺术手法体现出古典主义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拉辛的悲剧没有谲奇险峻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五光十色的布景装饰，然而它们不仅使当代的观众所倾倒，也为后世的人们所推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把拉辛的悲剧誉为完美的化身，浪漫派作家夏多布里盎称赞他的剧作带来了新意，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则把他看成是一位难以匹敌的不朽天才。时至二十世纪，法国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批评家，如法朗士、勒迈特、克洛岱尔等都不约而同地把拉辛视为法国有史以来最卓越的伟大诗人之一，而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也在一九三九年拉辛三百周年诞辰的纪念会上这样说道："从许多方面看来，拉辛都是一位伟大的人物。"① 我们以为，这既是一句概括性的总结，也是对于拉辛的公允评价。

一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摆脱不了造就他的时代。拉辛是一位我们通常所说的古典主义代表作家，而古典主义天才离不开孕育着它的园地，这就是十七世纪的法兰西。这个时期的法国一度

曾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特别是路易十四亲政之初的一段时期，常常被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津津乐道，誉为法国封建王朝的“黄金时代”。一六六一年，首相马扎兰去世，国王路易十四宣布“朕即国家”，他包揽一切大权，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以促进国家统一，强化中央集权。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果断地削弱了散居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夺走他们手中的权力，使他们无法拥兵自重，对抗中枢。另一方面，他又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聚集到宫廷周围，让他们整天沉溺在逸乐之中，过着极端奢侈的腐化生活，从而变成国王的忠顺奴仆和爪牙。毫无疑问，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主要正是这样的一批封建贵族，而它所维护的也正是这个阶级的各种特权和利益。所以路易十四上台伊始，便采用强硬手段，废除了自一六三一年以来就实行的资产阶级以重金购买贵族称号的做法，并且下令对贵族头衔与特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显然，这是企图限制资产阶级披上贵族的长袍，防止他们染指政治上的特权。在对外关系上，路易十四野心勃勃，好大喜功，在他统治的几十年期间，为扩张领土称霸欧洲，他接二连三地发动对外战争。一六六七年为夺取南尼德兰，法国向西班牙开战，双方打了一年之久，人民惊魂甫定，一六七二年战火复又燃起，而且战事持续达七年以上。一六八八年——一六九七年，路易十四又发动了对由西班牙等国组成的奥格斯堡联盟的战争。十八世纪之初，为争夺西班牙王位，法、奥两国又于一七〇一年刀兵相见。这种穷兵黩武的扩张主义政策，必然使法国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从它的巅峰上迅速地走向衰落，而拉辛正是这种由

① 《拉辛全集》序言(Edition de Seuil)。

盛而衰的历史转变时期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我们不由得想起了这位作家晚年的一桩轶事：那时拉辛早已退出了戏剧界，以宫廷史官的身份追随在路易十四的左右。有一次他向国王的宠妇德·曼特侬夫人谈起农民生活的艰辛，而后者希望他能把民间的疾苦如实地记载下来以上达国王。拉辛为此认真地工作了好几天，然而当这本象备忘录似的东西呈送到国王手中的时候，得到的却是这位太阳王的一句怒气冲冲的责问："他会写好诗，难道还想当个大臣吗？"显然，不可一世的国王已经在走下坡路，法兰西帝国也已经在衰败，情况正如历史学家基佐所说的那样："不是路易十四一个人变得衰老了，不是他一个人在他统治的末年变得虚弱了，整个专制制度都变得衰老了，虚弱了。"①

面临着这种严峻的形势，路易十四又不得不对羽翼日渐丰满的资产阶级给予一定程度的让步与照顾。他把经商出身的柯尔贝擢升为内务大臣，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奖励工商业，刺激农业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做法，对于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无疑是一种慰藉与鼓励，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权自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实际上，此时此刻，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丝毫也没有问鼎中央政权的野心和欲望，在他们眼里，国王仍然是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他们梦寐以求的，不过是上升到穿袍贵族的地位，抬高自己的身价，从而分享封建贵族手中的一部分权力罢了。可见，在十七世纪，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矛盾对立着的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暂时均衡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对此作过极为精辟的分析："君主专制发生在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

① 阿尔泰莫诺夫等著：《十七世纪外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① 因此，我们在认识和考察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时，不应该，也不可能背离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

拉辛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进行他的文学创作活动的。一六三九年，让·拉辛出生在拉菲尔·戴—米龙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一个位卑职微的财政官员。由于自小父母双亡，他被笃信冉森教的外祖母和舅妈收养，后者还是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一名修女。冉森教派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持反对态度的一个教派，而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则是冉森教派的门徒们的活动中心，一向为当局所忌恨。拉辛自幼天资聪颖，才思敏锐，而且尤其酷爱诗歌。他从十岁起便进入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格朗日学校读书，在此期间他就对古希腊文学开始了广泛的涉猎和认真的钻研，特别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的诗作，他更是爱不释手，甚至可以把它们整篇整篇地背诵下来。一六五八年他转入巴黎的阿古尔学校学习，并且开始接触到当时文学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一六六〇年，为庆祝年青的国王路易十四的新婚，巴黎举行了隆重的庆祝盛典，不少学者文人纷纷献诗赠文，大加捧场，拉辛自然也未能免俗，他写了一首颂诗《塞纳河的仙女》，引起了当时颇有权势的御用文人夏普兰的注意。次年，拉辛又回到舅父那儿去攻读神学，但没过多久又折回巴黎，开始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一六六三年，他发表了《颂我王康复》等颂诗，博得了路易十四的青睐，还领到了宫廷颁发的年金，从此他便走上专业创作的道路。也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莫里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

两人一度过从甚密，莫里哀发现了他的戏剧才能，鼓励他写作剧本。于是，在一六六四年，他写出了第一部悲剧《德巴依特》，一年以后紧接着又创作了另一部悲剧《亚历山大大帝》，这两部剧作的初步成功使年青的剧作家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显示出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过人才华。当时法国著名的作家兼批评家圣·埃佛尔蒙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大为赞赏，他在看过了拉辛的悲剧之后感叹地说道，他不再为高乃依的风烛残年而感到惋惜和担心了，因为法兰西的剧坛上后继有人。他还预言拉辛终将后来居上，有朝一日取代高乃依的地位。

圣·埃佛尔蒙果然言中了！从一六六七年到一六七七年这十年期间，拉辛的戏剧创作日趋成熟，以其丰硕的成果宣告了一颗耀眼的新星高高升起。一六六七年上演的悲剧《昂朵马格》是拉辛的代表作品，该剧在巴黎上演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仅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也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后他又接连写出了《讼棍》(1668 年，这是他唯一的一部喜剧)、《勃里塔尼古斯》(1669 年)、《蓓蕾尼丝》(1670 年)、《巴雅泽》(1672 年)、《米特里达特》(1673 年)、《依菲日妮》(1675 年)和《费德尔》(1677 年)。这期间拉辛还得到了法国艺术家的最高荣誉，于一六七三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然而他却与培养抚育过他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反目成仇，并且中断了彼此间的往来。因为冉森教派有着极为严酷的教规，一向把戏剧艺术视为异端，在他们看来，热爱戏剧创作并把它作为自己终生事业的拉辛是这个教门的逆子贰臣。除此之外，拉辛还遇到了更大的难堪，他的悲剧《费德尔》上演时受到了反动贵族与极端保守分子的恶意攻击，他们声称该剧“有伤风化”，使用种种卑鄙伎俩破坏它的演出，最后虽然由于国王的干预这场事端终告平息，

却大大挫伤了作者的自尊心和创作热情，致使他中止了戏剧创作。

在保守势力的诽谤攻击与官方的软化利诱面前，拉辛表现得相当软弱，最后终于妥协退让。一六七七年他与布瓦洛一起当上了路易十四宫廷的历史编写官，虽然他以官方史官的身份多次随同国王东征西讨，但他却从未真正卖力地工作过，自然也就写不出什么辉煌的战史。拉辛的才华似乎在衰退，在枯竭。这时——即一六八九年，他应德·曼特侬夫人的请求，创作了悲剧《爱斯苔尔》，两年后又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剧作《阿达莉》。在这部悲剧里，我们看到诗人的天才爆发出它最后的一团火花，然后便归于沉寂。他不仅永远地在戏剧界销声匿迹，而且失去了国王的信任与好感，终日郁郁不展，最后于一六九九年死于肝癌。临终之前他对自己不幸做了诗人兼剧作家表示痛悔，希望能够得到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谅解。这个写了一辈子悲剧的人，其生命的终结倒确实是一场耐人寻味的悲剧。

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古典主义作家群里，拉辛只是一位资历不深的晚辈。当他锋芒初试的时候，莫里哀早已名满天下，而且当上了王宫剧团的负责人。拉·封丹的寓言诗也已经在众口传颂，布瓦洛虽说还没有登上权威理论家的宝座，但在拉辛面前，他总以兄长自居。特别是在拉辛的前面还耸立着一位巨人，一位先辈，此人也是悲剧作家，时人把他称为“伟大的高乃依”。年轻的悲剧作家拉辛没有匍伏在伟人的脚下噤若寒蝉，而是在这块前人耕耘过的土地上另辟蹊径，开拓出新的境界，把古典主义悲剧创作推向了新的、更高的高峰。法国当代批评家A·于波斯菲尔德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唯有拉辛的作品才真正代表了法兰西的悲剧。在他之前，那是全然不同的高乃依，那是英雄主义

的、历史的；而在他之后，伏尔泰尽了种种努力也没有使这个业已衰竭的文学式样重新发出光彩。"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作为法国悲剧创作的真正代表，拉辛的戏剧究竟取得了哪些杰出的成就？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又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二

拉辛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就戏剧创作而言，他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九部悲剧和一部喜剧。我们选入这本集子里的三部作品都是他在其创作热情最为炽烈的十年期间写成的，它们是一六六七年的《昂朵马格》、一六六九年的《勃里塔尼古斯》和一六七七年的《费德尔》。我们觉得，无论从其思想内容的深度还是艺术表现的力度来看，这三部悲剧都可以说是拉辛剧作中最有代表性的精品。

《昂朵马格》是拉辛的成名之作，题材取自古希腊的传说：爱比尔国王卑吕斯杀死了特洛亚的主将厄克多，并进而想占有后者的妻子、已沦为俘虏的昂朵马格。与此同时，他还暗中打算取消原先自己与爱妙娜缔结的婚约。这时，希腊的全权代表奥赖斯特到达爱比尔，前来索取厄克多之子，企图斩草除根，杜绝后患。卑吕斯一方面拒绝希腊人的请求，另一方面却又以此威胁昂朵马格，妄想迫使这可怜的女人就范。为保全儿子的性命，昂朵马格假意答应卑吕斯的求婚，准备一旦把儿子托付与他之后，便在婚礼上自杀身亡。爱妙娜得知未婚夫另有新欢，嫉恨交加，便敦促正在追求自己的奥赖斯特去杀掉卑吕斯，以解心头之

① 法国当代学者集体编著：《法国文学史》卷二(Editions Sociales)。

恨。奥赖斯特依照她的吩咐这样做了，可是爱妙娜看到情人惨死后痛不欲生，遂以短剑自刎殉情，奥赖斯特则受到强烈的刺激因而精神错乱。整个悲剧在一片恐怖混乱声中收场，剧中人物几乎全都受着情欲的支配，人们无法克服情欲，其结果不仅毁掉了荣誉的原则，而且断送了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身家性命。

如果说在《昂朵马格》里拉辛触及到的主要是人类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那么在《勃里塔尼古斯》里，他所关心的则主要是政治问题。较之《昂朵马格》，《勃里塔尼古斯》一剧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对于时代脉搏的敏锐感受和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沉思。该剧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布瓦洛却独具慧眼，他在看过演出后对作者说："这出戏比你以前的剧作要强得多！"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看法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认可。这部作品描写的是罗马皇帝尼禄与太后阿格里比娜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尼禄本是阿格里比娜在鸩杀亲夫之后把他扶上皇位的，但他长大成人后却不肯做太后的傀儡，处处与之作对，太后则转而支持尼禄的异母兄弟勃里塔尼古斯。尼禄对兄弟怀恨在心，还妄想把后者的情人朱妮占为己有。在卑鄙的佞臣纳西的策划下，尼禄假借宴请兄弟为名将他毒死，朱妮悲愤欲绝，逃入神庙，纳西被愤怒的人群打死，尼禄本人则精神失常，不知所措。作者在这里着力刻划了一个专制暴君的形象，表现了皇帝尼禄的复杂性格与宫廷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但是，就其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心理冲突的深刻性而言，《费德尔》在拉辛的悲剧剧作中当首屈一指。它的故事也是取自古希腊的传说，雅典王忒赛外出长期未归，留在宫里的王子依包

① 阿尔泰莫诺夫等著：《十七世纪外国文学史》。

利特忍受不了继母费德尔的虐待，意欲逃亡他乡。费德尔实际上是爱上了英俊的王子，但不敢吐露真情。此时传言国王已死，乳母厄诺娜极力怂恿王后向王子表白爱情，费德尔在遭到王子拒绝后羞愧难言，恰好国王这时生还回宫，王后为摆脱窘境，便恶人先告状，向国王告发王子对继母心怀异情。在严父的斥责下，王子百口莫辩，而他的情人阿丽丝则鼓励他向父王讲明实情，王子却不愿再见父亲，最后由于海神显灵身遭惨死。乳母厄诺娜也在国王的严厉追问下进退两难，只好自杀。费德尔饮下一杯毒酒，向丈夫坦白自己的罪过，而后毒性发作倒地身亡。

这三部作品都充满着浓郁而沉闷的悲剧气氛，其主要人物的结局都很凄惨。不唯如此，拉辛的许多剧作的收场亦大抵相仿，剧中的人物到最后不是被人杀死，便是自戕而亡，不是遁入空门，便是精神失常，似乎在这偌大的世界上，他们的面前只有一条绝路。在《费德尔》一剧里，作者借依包利特王子之口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良辰美景一去不返，这里一切都已变样。"这一句话的伤感色彩实际上构成了拉辛悲剧剧作的总基调，它虽然表现的是历史的人物与历史的故事，却曲折地反映出作者本人对于当代现实生活与斗争的认识和感受，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幻灭和绝望。

在拉辛的笔下，表面上神圣庄严的宫廷，实际上却是阴暗的角落，罪恶的渊薮。那里有专横的暴君，也有阿谀的佞臣，他们勾心斗角，荒淫无耻。在宫廷里，无论是母子之间，君臣之间，还是夫妻之间，主仆之间，大家都是彼此蒙蔽，相互欺骗，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或情欲，彼此争斗不已。在这一方面，尤以《勃里塔尼古斯》一剧表现得最为充分。阿格里比娜与尼禄母子之间的矛盾根本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一场卑劣的权力之争，双

方使用的手段同样的阴险毒辣。阿格里比娜当年凭着阴谋诡计把尼禄扶上台，而尼禄如今则是明火执仗地要把母后赶下去。这一切正象天真纯洁的朱妮所大声疾呼的那样："我敢说，在这朝廷里边大家嘴说一套，心里又想一套，心和嘴巴素来不会统一协调。"这就难怪心地坦率的勃里塔尼古斯要遭到皇帝的嫉恨，而口蜜腹剑的纳西却讨得了尼禄的欢心，因为这个卑鄙无耻的奴才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为了自己幸福，就该牺牲受苦人"。可见，在宫廷里盘踞要津高高在上的正是这样一帮货色，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必然充满着敌视与仇杀。作者有心把古罗马的皇宫描绘得如此丑恶，如此肮脏，那里皇上专权，群小逞凶，这样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自然要使人想到江河日下的路易十四的朝廷。

值得注意的是，剧本里的尼禄并不完全如历史传说中的那样，是一位恶贯满盈的暴君，拉辛把这个人物放在罗马帝国由盛而衰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面来加以刻画，这一点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此时的尼禄刚刚走上独裁的道路，他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他毕竟还有所顾忌，而且在政治上还想有所作为。作者借剧中人物之口不无惋惜地回顾了尼禄初登帝位时的"太平盛世"，颂扬他当年也曾励精图治，象慈父一样治理国家，简直如同奥古斯都一般伟大。然而曾几何时，他就变得狂妄残忍，"把佞臣的话奉为圭臬"，其结果只能是"不断地作恶造孽"。如果我们把这些仅仅看成是拉辛在谈论历史，那就未免过于天真。毫无疑问，作者是通过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向专断擅权的路易十四敲起警钟，对凡尔赛宫里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与抨击。更进一步说，这里不仅流露出拉辛本人对于严酷现实的焦灼和忧虑，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君主专制的怀疑和不满。应该说，这种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具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认识价值的。

当然，拉辛并不是一位革命家，他对贵族阶级专制流露出不满，但并未想到要去变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他对封建君主的独裁统治表示异议，但他幻想的不过是一位开明君主，这从他的另一部剧作《蓓蕾尼丝》就可以得到印证。他在这部作品里塑造了一位理想化的罗马皇帝提修斯的形象，其目的不过是为路易十四提供一面自警的镜子罢了。我们从拉辛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他对现实感到失望幻灭，他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陷入悲观的宿命论，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命运的定数，所以他的作品往往流露出阴郁绝望的气息。当然，这与那个虚无主义色彩更加浓重的冉森教派对他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看待一位作家，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在拉辛的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其力量是相当脆弱的，他们缺乏坚定的革命性，对封建王权抱着迁就乃至迎合的态度。拉辛当然无法摆脱时代的与阶级的局限，但他能够在作品中抨击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否定专制君主的独裁统治和滥用权力，这种胆识和勇气不仅使高乃依，而且使他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作家也相形见绌。因此我们可以说，拉辛剧作中的这些积极意义一方面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进步传统，另一方面也对行将出现的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潮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与推动作用。

然而作为一位剧作家，拉辛的伟大并不仅限于此，他的悲剧之所以被称为古典主义的悲剧典范，是因为他善于把古典主义悲剧的创作法则成功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而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里所说的古典主义悲剧的创作法则，主要是指“三一律”：即舞台故事的全部活动限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并且要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剧中所描述的故事情节要按一条主线进行。简而言之，就是时间、地点与情节的一致。显然，象这样严格的规定，是不利于艺术家的创作的，相反，他们很有可能不再是创造者，而变成这一法则的奴隶。然而拉辛对此却应付裕如，其效果恰如司汤达所说："虽然带上镣铐，依然英姿勃勃，优美动人。"①

在这方面，拉辛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悲剧的结构。他摒除了剧中一切蔓延的枝节，让全剧的人物紧紧地围绕着一个中心，故事则沿着单一的情节自然而然地朝前发展。他从不人为地任意制造戏剧冲突，也从不卖弄迷人的花巧。看他的悲剧，只觉得环环相扣，层层深入，随着剧情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各种矛盾愈来愈尖锐，愈来愈激化，终于酿成一场疾风暴雨，全剧遂在最高潮中结束，从而收到极其强烈的悲剧效果。这样安排的结果，使整个作品显得严谨而精炼，自然而紧凑，《昂朵马格》便是这种结构的典范。这部悲剧中的几位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卑吕斯死死纠缠着昂朵马格，昂朵马格又不愿轻易就范；爱妙娜痴心爱恋卑吕斯，却遭到冷遇和遗弃；奥赖斯特坚持向卑吕斯索取昂朵马格之子，卑吕斯却要弄手段虚与委蛇；奥赖斯特苦苦追求爱妙娜，爱妙娜无动于衷；昂朵马格希望爱妙娜帮助自己摆脱卑吕斯，爱妙娜却认为她夺去情人而嫉恨交加……总之，这几个人物彼此之间都已构成尖锐的矛盾冲突，但是作者并没有让这些矛盾无休无止地发展下去，而是让它们紧紧扣住一个中心，即女主人公昂朵马格对于卑吕斯的求婚所持的态度。昂朵马格答应与否，将对于剧情的变化与矛盾的解决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① 司汤达：《拉辛与莎士比亚》（上海译文出版社）。

决定性作用。但是昂朵马格已经沦为战俘，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孤儿寡母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既保全儿子的性命又保持自己的贞操，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故事走向悲剧性的结局就不可避免。拉辛抓住这个中心，着力描绘昂朵马格的犹豫彷徨的心情与进退两难的处境，令人信服地表明这几对矛盾的激化必将导致一场血腥的残杀，而这一切看上去又顺理成章，看不出人工斧凿的痕迹。

然而作者的匠心还不仅仅止于此。我们知道，拉辛戏剧里的情节虽然是单线发展，但它包含着的矛盾却往往是极为复杂的。他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内铺开这些错综的矛盾并加以圆满的解决，不能不归功于他选材的精当和安排的巧妙。他的剧作总是在故事情节正要激化、人物激情就要迸发的时刻开场，幕布一拉开便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然后很快地便进入高潮。《昂朵马格》一开始便是希腊使者奥赖斯特抵达爱庇尔，向卑吕斯索取昂朵马格的儿子，矛盾随之骤然加剧。《勃里塔尼古斯》的第一场则是阿格里比娜怒气冲冲赶到皇帝的卧房门口，准备严词质问尼禄，预示着一场尖锐的斗争即将爆发。而《费德尔》却是以王子心事重重，向别人大吐积怨开始，从而造成强烈的悬念。拉辛叙述故事从不拖泥带水，他通过人物的对白或独白很快地便把情节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从而为高潮的到来做好必要的铺垫。三一律要求故事的情节从开始到收场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而拉辛的故事往往只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刚好与舞台演出的时间相等。对他来说，古典主义悲剧的创作法则似乎不是一种枷锁，他可以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难怪茅盾同志把他比作"耍杂技的好手"，称赞他"在别人束手束脚无法施展的地方，他却创造性地使用无尽的解数，叫人不由自主地

高声喝彩"。①

拉辛的悲剧自始至终扣人心弦，其原因除了它的结构紧凑、情节集中之外，还在于作者善于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复杂感情。有些人一谈起古典主义，便常常简单化地把古典主义归纳成一种为迎合封建王权而崇尚理性的文学，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仅仅从布瓦洛的几句抽象的教条出发，而忽略了文艺创作的复杂性。古典主义作家确实宣扬理性，但他们同时也鼓吹感情，表现在具体的创作里，就是他们塑造出一批极为复杂的人物形象。就拉辛而言，他的许多人物，其性格都不是单一的：卑吕斯是战场上的英雄，情场上的疯子；阿格里比娜既有疯狂的权欲，又有慈善的母性；费德尔则既是一位头脑清醒的王后，又是一个极端残忍的荡妇……在拉辛的作品里，不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每个角色的内心都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作者所致力描绘的，与其说是前者，倒不如说是后者。他的特点在于通过细腻的心理分析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展开戏剧冲突。所以他的角色常常有着大段大段回肠荡气的独白，不仅毫无枯燥之感，反而使人觉得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戏剧动作，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量。这种情况在《费德尔》一剧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费德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艺术形象，她身上的那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具有深刻的悲剧色彩。作为后母，她爱上了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肮脏的乱伦行为。她明明强烈地爱着王子，却又装出凶悍的样子虐待他、折磨他；是她先向王子表白爱情，却又跑到丈夫那儿去告发王子心怀不轨；她对这些阴谋诡计早有筹划，却又假装正

① 茅盾：《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

经，一定要通过女仆的嘴巴一一道出。拉辛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费德尔的矛盾心理，揭示出在她身上情感与理智、欲望与意志反复较量的过程，从而把她那种不可遏止而又不得不压抑的内心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伏尔泰称赞他的“悲剧处理激情具有超越全部困难的高超才能”①。实际上，这种细腻的心理分析恰恰显示出拉辛的独特艺术风格。

拉辛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偶然。他一向强调文学创作的自然与真实，认为剧作家应当描绘真实的人，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反对把人截然划分为“善人”与“恶人”，反对把不同的性格形象加以强烈的对比，主张剧中的人物应该既有德行，又有弱点，是瑕瑜互现的活生生的人。他还用亚里斯多德的话作为佐证：“亚里斯多德并没有要求我们描写完美无缺的主人公，恰恰相反，他倒是希望悲剧中的人物，即他们的不幸造成灾难的人物，既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② 正因为如此，他固然描写了国家的利益、荣誉的原则、女人的操守等属于理性范畴的东西，但同时他又极为强调感情（包括权欲、情欲等）对于人类的巨大支配力量。拉辛把这一切有机地溶合在一起，锤炼出极为复杂的性格形象，他通过心理分析的手法挖掘出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激情，从而拨动了读者的心弦，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拉辛的悲剧都是用亚历山大诗体写成的，他的语言自然流畅，真朴洗练，没有生硬的堆砌，也没有浮泛的夸张。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能够使用朴素而平实的语言表现出剧烈而紧张的戏剧冲突，刻画剧中人物的澎湃感情。所以乍看上去虽平易自然，

①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② 《拉辛剧作选集》：《昂朵马格》初版序言（Nelson Editeurs）。

细读起来却使人感到韵味无穷。巴尔扎克对此叹为观止，他甚至放弃了自己创作悲剧的打算与愿望，他在谈到法国的四位悲剧作家时感慨地说道：“克雷毕庸使我安心，伏尔泰使我害怕，高乃依使我激动，而拉辛使我放下了笔。”① 在我们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拉辛在其悲剧剧作里显示出深厚的语言功力和浓郁的艺术魅力，这是他人难以企及的。通过以上的粗浅分析，现在我们便可以为瓦莱里的话做一点注解，那就是：拉辛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悲剧作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和伟大的诗人。

我们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三部剧作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翻译风格。张廷爵同志的《勃里塔尼古斯》将亚历山大诗体用汉语直接译出，译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以为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华辰同志的《费德尔》采用的是自由诗体，而齐放同志的《昂朵马格》则是用散文译出，这原是他几十年前的旧译，如今齐放同志业已故世，我们仅在个别字句上稍作改动，重新收进这个集子里。

王聿蔚

一九八四年九月

①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四辑）。

目　次

昂 朵 马 格

（一六六七年）

剧 中 人 物

昂朵马格　　厄克多的孀妇，卑吕斯的俘虏。

卑吕斯　　阿西乐的儿子，爱比尔国王。

奥赖斯特　　阿戛墨侬的儿子，希腊国的使臣。

爱妙娜　　爱兰娜皇后的女儿，卑吕斯的未婚妻。

比拉德　　奥赖斯特的朋友。

克来欧娜　　爱妙娜的好友。

赛菲则　　昂朵马格的好友。

费尼克斯　　前阿西乐的太傅，现为卑吕斯的太傅。

奥赖斯特的随员

地　　点

在爱比尔国布多城卑吕斯宫中。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奥赖斯特，比拉德。

奥赖斯特

是的，既然我又能够和一位这么忠实的朋友重逢，
我的运气呀，一定会变得亨通；
命运竟肯安排我们在这里会晤，
看来它好象已缓和了对我的愤怒。
谁想得到，对我的愿望这么不利的海滨，
会先把比拉德呈献在我的眼前。
谁想得到在失去你六个多月之后，
我又能在卑吕斯的宫廷和你重见。

比拉德

今天我们得以在这里相会，我真感谢上天。
过去它不断阻挠我，好象已把去希腊的路途封
　禁。
我还记得那不幸的一天，
在几乎可以看见爱比尔的地方，
怒涛却把我们的船只冲散。
在这种流放中，我不知受了多少惊恐！

对你的灾难我又不知流过多少眼泪，
唯恐你遭到什么新的危险，
我这不幸的朋友又不能与你分担！
我尤其担心的是你那种忧郁的心情，
很久以来我就知道你的灵魂在受它的磨折。
我唯恐上天会狠心帮助你，
竟把你一向寻求的死亡送给你。
但是如今我见到了你，
阁下呀，我并且敢这样说，
那一定是个更吉祥的命运把你带到了爱比尔；
如今跟在你身后的隆重的仪仗，
绝不是一个不幸的寻死者的排场。

奥赖斯特

啊，谁能知道引导我来此地的是怎样的命运？
爱情使我来这里找寻一个狠心肠的女子；
可是，谁知道命运将要怎样安排我的前途，
谁又知道我是来求生还是来寻死？

比拉德

什么？你的灵魂已经作了爱情的奴隶，
难道你的生命也交给它去处理？
什么样的魅力，使你忘记了所受过的无数痛苦，
竟甘心情愿重新投入情网？
你以为在斯巴达冷酷无情的爱妙娜，
会在爱比尔给你安排一个更为幸福的命运吗？
过去你因为爱情得不到报偿，感到耻辱，
厌恶了她而不再对我谈起她了。

阁下呀，原来你是在欺骗我呀！

奥赖斯特

我也是在欺骗我自己。
朋友，请别过分责备一个爱你的可怜人；
难道我曾对你隐瞒过我的心情和我的欲望？
你亲眼看到我的爱情和我最初的苦痛。
后来麦内拉斯把他的女儿
许给替他家报仇的人卑吕斯，
你也曾看见我的失望。
从此你看见我拖着爱情的锁链苦闷地在海上飘荡。
而今在这种不幸的环境中，
我真不愿意又看见你，
还准备到处追随可怜的奥赖斯特，
不断地设法缓和我的愤怒；
可以说你每日都在把我从我自己的手中拯救出来。
但是当我在这许多惊扰当中，
想到爱妙娜正在对卑吕斯尽力讨好献媚，
你知道我那颗迷恋她的心是怎样的愤怒，
想要用忘掉她来惩罚她对我的一切轻视。
我要人相信，而我自己也相信我一定胜利，
我把我所有的热情都看成是愤怒的狂热。
我憎恨她的残酷，贬低她的美丽，
倒要看看她那双眼是否还能使我动心。
我就这样自以为压制住了我的热情。
在这自欺欺人的安静中，我来到了希腊。
我刚一到达这里就遇到王公们在开会，

好象是有什么巨大灾难震惊了他们。
我就赶到会场。
我原以为战争和荣誉，
会使我的记忆充满了比恋爱更重要的情绪；
而我的感情一旦恢复了原有的刚强，
那么恋爱就有可能完全从我的心中离去。
但是对命运的安排你会与我同声惊叹，
它竟然驱使我投入我所要回避的陷阱。
我听见各方面都在攻击卑吕斯，
全希腊隐隐响起了一片混乱的怨声。
大家怨恨他忘记了自己的血统和诺言，
在他的宫廷里居然养育着希腊的敌人，
养育着阿斯佳纳，厄克多的不幸的幼子，
也就是埋葬在特洛亚的多少帝王的苗裔。
听说昂朵马格为拯救她的儿子免受死刑，
竟骗过了那位机智的于力思将军。
原来从她怀中抢走的是别人的孩子，
他被拖上刑场做了阿斯佳纳的替死鬼。
听说我的情敌现在对爱妙娜的美丽并不动心，
正把他的心同王冠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麦内拉斯对此虽不相信但似乎也很伤心，
埋怨自己长期地忽视了这件喜事。
当他的灵魂浸沉在苦恼中的时候，
我的灵魂却暗暗地欢喜。
我感到了胜利。
可起先我还洋洋得意

以为是报复心在激动我这场欢喜。
但是那负心人在我心里很快又取得了位置，
我又认出了我那尚未熄灭的情火的痕迹，
我觉得我的愤恨快要终止了；
不如说我觉得我还是在爱她。
于是我就谋得了全希腊人的同意，
让他们派我到卑吕斯那里做使臣，我就来了。
我来看看是否可以从他的手里夺走阿斯佳纳，
因为让这孩子活着将会引起不少国家的恐慌。
热情在推动着我，
假使我能够在他手里夺取的不是阿斯佳纳，而是我的公主，
那我会多么高兴呀！
因为，你不用担心我那重燃起来的熊熊爱火，
会在任何巨大的危险之前却步。
既然经过那么大的努力我的抗拒终归无效，
现在我也只好盲目地听从命运的摆布。
我在恋爱，我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找爱妙娜，
我要感动她，把她带走，
不然就死在她的面前。
你是认识卑吕斯的，
你想他会怎么样做？
请你告诉我，在他的朝廷里情况如何？
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我的爱妙娜是否还能使他贴服？
比拉德呀，他会把从我手里抢去的宝物还给我吗？

比拉德

阁下，假如我敢答应你，
说他一定会把她还给你，
那我也许是骗你。
他并不以得到这样的胜利品为光荣，
却对厄克多的寡妇发生热情；
他爱她：不过这狠心肠的寡妇，
至今只是拿仇恨来回敬他的爱情；
只见卑吕斯每天都在想方设法，
以感动或是吓倒他的女俘。
他把她的儿子藏起来，
以要杀他的头来威吓她，
逼得她痛哭流涕，而又立刻把她劝止。
爱妙娜自己也看见不止一百次，
这位激愤的情人回到她的身旁受她的支配，
把暧昧的誓愿，向她呈献，
倒在她的脚边发出不是爱而是恨的悲叹。
因此你不要指望今天谁能向你保证，
一个如此不能自主的心，究竟会怎样：
他可能，阁下呀，他可能在这极端混乱的情绪之下，
同他所憎恨的人结婚，
而把他所恋爱的人惩罚。

奥赖斯特

但是爱妙娜对她婚礼的延期，
对她美色的无所施其技，
请你告诉我，
她究竟有怎样的表示？

比拉德

阁下，爱妙娜至少在表面
好象对于她情人的冷热无常并不关心，
相信他不久便会回到自己的身边，
并且迫使她接受他的爱情，
他以能使她心平气和而感到非常欣幸。
但是我终于看见她流着泪向我诉苦，
她暗中哭泣她的美色所受的侮辱。
老是准备着要走，
却始终停留下来。
有时候她呼喊奥赖斯特前来救她。

奥赖斯特

呀，假如这是真的，
比拉德，我将马上去投在……

比拉德

阁下，先完成你的使命吧！
你是在等候着国王：
说给他听，指给他看，
全希腊人都发誓要除掉厄克多的儿子。
可是国王不答应把他所爱的人的儿子交给他们，
希腊人的愤恨只会使他的爱情更加热烈。
人家越是想分裂他们，越会促成他们的结合。
你尽管催促他，要求他，
结果却做到一无所得。
他来啦！

奥赖斯特

好吧！你就去告诉那狠心的女人，
叫她准备再见一个专为她而来的情人吧。

第 二 场

卑吕斯，奥赖斯特，费尼克斯。

奥赖斯特

在我代表全希腊人向你启奏之前，
请你容我在这里表达他们选派我的荣幸，
而在陛下驾前，对于能够见到阿西乐的儿子，特洛亚的胜利者表示欢悦。
是的，我们赞叹你的功绩同赞叹阿西乐的胜利一样：
厄克多败死在他的手下，
而特洛亚则在你的手下灭亡；
你以稀有的勇猛表现出，
惟有阿西乐的儿子才能替乃父完成伟业。
但他决不会做的事，希腊人却痛心地看见你在做，
你从特洛亚人的血统中重新引出灾祸，
你被一种不祥的怜悯所感动，
竟保留下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遗孽。
陛下，你忘记了厄克多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衰弱了的人民可对他记忆犹新。
他的名字会使我们的孤儿寡母心惊胆战，
全希腊没有一户不向这不幸的儿子追讨：
那被厄克多杀死的父亲或丈夫的血债。
谁又知道将来有一天这儿子会做出什么事情？

也许我们将来会看见他领着舰队冲进我们的海港，
如同大家所见过他父亲做的那样。
把我们的战船焚烧，
手里拿着火把，在水上追击我们的战船。
陛下呀，我是不是敢把我想到的都说出来？
你自己也要提防你的好心是否能得好报，
当心养在你怀抱里的这条毒蛇，
不要有一天因为你保全了它的性命而惩罚到自己。
总之，请你满足全希腊人的愿望，
保证他们的复仇，
保障你自己的生命；
请你除掉这个敌人吧！
因为尤其危险的是他将要先在你的身上试验如何攻打他们。

卑吕斯

希腊太替我担心了。
我认为希腊是为了更严重的问题而惊扰，阁下；
从它的使臣的名姓来看，
在它的计划上我体会出更伟大的企图。
真的，谁能相信为了这样一种小事，
也值得阿戛墨侬的儿子亲自出来调度？
谁能相信一个民族的全体在多少次胜利之后，
竟然要图谋一个小孩子的死亡，
再说，你们认为我到底要为谁而把他牺牲掉？
希腊难道还有权支配他的生命吗？
在全希腊人中难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有权支配命运交给我的这个俘虏？
是的，阁下，在特洛亚烟火冲天的城下，
满身染血的战胜者分配胜利品的时候，
命运——大家都遵从它的判断的命运，
竟使昂朵马格同她的儿子落在我的手里。
厄居伯在于力思身旁完结了他的苦命；
加桑德在阿尔国跟随了你的父亲：
对他们，对他们的俘虏，
我可曾有过超出我的权限的要求？
再说，难道我曾自由处置过他们的战果吗？
大家怕厄克多有一天会同特洛亚一起复活；
怕我留下了他的儿子的命，
将来反而有一天让他夺去我的性命。
阁下，太多的顾虑不免引起过分的担心：
我真不会预料到如此渺茫的祸患。
我在想着从前这个城是什么样子，
城堡是那么雄伟，
猛将是那么众多，
曾是亚洲的盟主；
最后我又在看特洛亚有过怎样的遭遇，
和它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前途。
我只看见那尽余灰烬的城堡，
血水染污了的河流，
满目荒凉的庄田，
还有一个铁链锁着的孩子；
我不能设想这样的特洛亚还会指望复仇。

哎，假如我们誓必将厄克多的儿子处死，
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事耽误了整整一年？
为什么不能在皮阿墨的怀里杀死他？
我们当时就该在特洛亚城下，
在那多少人死亡的情况中结果了他。
在那时候什么都是公正的：
老人和孩子都不能以他们的衰迈或弱小，
作为希求免于一死的理由；
胜利同黑夜比我们更残酷，
它们刺激我们去屠杀，
并使我们不分皂白地乱砍乱杀。
我当时对于战败者的愤怒未免太严酷了。
但是，想让我的残忍在我的愤怒过去后还存在！
要我不顾我心头感到的怜悯，
要我在悠闲中把自己浸在一个小孩子的血泊里！
那就办不到，阁下。
让希腊人去找别的牺牲品吧；
到别处去追寻特洛亚的遗物吧。
我的仇恨生活已经终结了；
爱比尔将要拯救特洛亚所救出的人物。

奥赖斯特

陛下，你知道得很清楚，
当时是用什么手段把假的阿斯佳纳送到刑场，
送到那本该是厄克多的独子去受刑的地方。
大家追究的不是特洛亚人民而是厄克多本身。
是的，希腊人是要在儿子身上惩罚父亲；

他曾用太多的血债来激起他们的愤怒。
而这愤怒也只有浸在他的骨血中才能消散；
他这一点骨血大有可能把他们引到爱比尔来，
请你预防他们吧。

卑吕斯

不，不，我很高兴地赞成他们这样：
让他们到爱比尔找一个特洛亚第二吧；
只管让他们恩怨不分地胡乱怨恨吧，
让他们不必辨别，
哪是使他们得到胜利的友人的血，
哪是被战败的敌人的血吧。
再说，希腊以不公平来报偿阿西乐的功劳，
这已不是第一次。
厄克多当时便趁机得了益处，阁下；
恐怕不久他的儿子也会因此得到益处。

奥赖斯特

这样，希腊在你身上要发现一个反叛的儿子了？

卑吕斯

那么，我打了胜仗只是为了附庸于希腊吗？

奥赖斯特

陛下，爱妙娜将能打消你的攻击：
她的眼光当能造成她父亲同你之间的冲突。

卑吕斯

阁下，爱妙娜能使我永远感觉她可亲可爱；
我能爱她，但不因此就做她父亲的奴隶；
也许有一天我能使自己对于威权的关心

不再同对于情爱的关心相矛盾。
但是你可以去见爱兰娜的女儿；
我知道你们在血统上是近亲。
见过了她，阁下，我便不再挽留你，
你尽可以去对希腊人报告我的拒绝。

第 三 场

卑吕斯，费尼克斯。

费尼克斯

这么说，你是把他送到他情人的身旁去啦？

卑吕斯

人家说他对公主的热爱已是很久的事了。

费尼克斯

但是，陛下，假使这个情火又燃烧起来了呢？
假如他把他的心重行还给她，使她爱上他呢？

卑吕斯

啊！那就让他们相爱吧，
费尼克斯；我同意。
让她走吧，他们彼此相爱着回斯巴达去吧；
我们所有的海口都给他和她开放着。
让她给我免去那些不快和烦恼吧！

费尼克斯

陛下……

卑吕斯

等下一次我再向你诉说我的心事吧；

昂朵马格来了。

第　四　场

卑吕斯，昂朵马格，赛菲则。

卑吕斯

你是找我吗？夫人，

难道会给我一个如此美妙的希望吗？

昂朵马格

我要到拘留我儿子的地方去，

既然你允许我每天去看一次，

厄克多和特洛亚给我留下的唯一的宝贝，

陛下呀，我要同他痛哭一会儿：

今天我还没有拥抱过他。

卑吕斯

夫人，假如我相信希腊人的惊喊是真实的，

那么他们马上就要让你再流些眼泪啦。

昂朵马格

这又是一种什么恐惧震惊了他们的心，

陛下，有个特洛亚人从你们手里逃走了吗？

卑吕斯

他们对厄克多的怨恨还没有消灭。

他们畏惧他的儿子。

昂朵马格

那真是值得他们畏惧的东西！

这不幸的孩子至今尚不知道，

卑吕斯是他的主人而他是厄克多的儿子呢。

卑吕斯

即便他是这样，希腊人也要求把他处死，

阿戛墨侬的儿子催促他受刑来了。

昂朵马格

而你就发出一个这么残酷的判决吗？

是我对他的关心使他有罪吗？

嗐，人家怕的并不是有一天他替他的父亲报仇；

人家怕的是他擦干了他母亲的眼泪。

他活着好象给我换回了一个父亲和丈夫；

但是命中注定我要失去一切，

而又总是葬送在你的手里。

卑吕斯

夫人，在你流泪以前，

我已经先拒绝了他们，

全希腊人已经在用武力威胁我。

但即使他们穿洋渡海，用千百只兵船索取你的儿子；

既使再流一次象爱兰娜让人流过的那样多的血；

即使十年后使我亲见我的宫室化为灰烬；

我也毫不犹疑，我要飞着去救他，

用我的生命去保卫他的性命。

但是，在我为讨你欢喜而甘冒危险的时候，

你还拒绝给我一个稍微和缓的看待吗？

被全希腊人怨恨，受各方的压迫，

难道我还要向你的冷酷作战吗？

我把我的臂膀献给你，

我还能否希望你再接受一颗崇拜你的心呢？

我为你去打仗，能不能允许我不把你算在我的敌人里面呢？

昂朵马格

陛下，你这是做什么？

希腊人将要怎么说？

一颗如此伟大的心应当表现得如此懦弱吗？

你要使一个这样壮丽这样侠义的行为，

被人当做一种恋爱之心的冲动吗？

我是俘虏，常常忧愁，我对自己都生厌，

你真能希望昂朵马格爱你吗？

我这不幸的眼，你已经罚它永远流泪了，

对你能有什么美妙可言？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尊重敌人的苦痛，救护不幸的人，

把一个儿子还给他的母亲，

为他抵抗千百个人的严厉的打击，

但不要让我用我的爱情去买他的性命，

不管我怎样，只要是应该做的，

就给他一个安身之处吧：

陛下，那才配得上说是阿西乐的儿子的用心。

卑吕斯

什么？你的愤怒还没有终止吗？

我们是否应该永远互相怨恨？

我们是否应该永远惩罚对方？

我曾经造成了许多不幸的人，

不错；弗里日曾见我的手染了你们的血一百次。

但是你眼睛的魔力在我身上的影响也足够了。
它们流的泪向我索取的代价也太大了！
你的眼睛使我受了多少悔恨的折磨！
我受尽了我在特洛亚施于别人的种种苦痛。
打败了，锁链套在身上，懊悔充满在心里，
被那比我所放的火更猛烈地燃烧着，
费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经过多少剧烈的忧虑……
嗐！我可曾有过象你这样的残酷吗？
总而言之，我们彼此责罚得也算够了：
我们共同的敌人该使我们联合起来了。
夫人，你只须告诉我一声有希望，
我就把你的儿子还你，
而我就代做他的父亲；
我亲自教他替特洛亚人复仇；
我必为你我的痛苦去惩罚希腊人。
只要一个眼光激动了我，
我就什么事都敢去做。
你的特洛亚还能由它的灰烬中复生；
我能，在比希腊人攻取它更短的时间内，
重造它的城廓来保你的儿子登基。

昂朵马格

陛下，可惜这样的宏图现在不使我们动心了：
他父亲在的时候，我倒多少次曾为他如此设想。
不，我的厄克多未能保住的神圣的城廓呀！
你不要再希望重见我们啦。
不幸的人所妄想的只是少许的恩惠，

陛下，我哭泣着求你的，只是将我们放逐。
请你容我，远离希腊人，甚至也远离你，
容我去藏起我的儿子，痛哭我的丈夫。
你的爱情引起了多少人对我们怨恨：
你回去吧，回到爱兰娜的女儿那里去吧。

卑吕斯

我能够这样吗，夫人？
呀！你真使我为难！
我怎么能把被你牵制住的心还给她呢？
我知道人们曾许过她，
说她必能束缚我的心愿；
我知道她到爱比尔是来作王后，来统治人。
谁知命运偏偏把你们两个人同时带到这里；
你，是来带锁链的；
她，是来把锁链给人带的。
但是，我何曾稍微用心以讨她的欢喜？
相反的看见你的美丽万能，她的美丽被遗弃，
人们不是可以说，她在这里做俘虏，
而你在这里统治吗？
啊！要是我对你的爱的叹息有一声传到她那里，
她不知将如何欢喜！

昂朵马格

她又为什么要拒绝了你的叹息呢？
她难道会忘了你过去的功绩吗？
难道是特洛亚、厄克多刺激着她的心灵反抗你吗？
难道她的爱情不是由于我丈夫的死亡而产生的吗？

一个何等样的丈夫啊！嗐！惨痛的回忆呀！
只是他的死才使你的父亲名垂不朽。
你父亲在武功上所有的光荣都是亏了厄克多的血，
你们父子两个都因为我流泪才享了盛名。

皐吕斯

好啦，夫人，好啦，应该服从你：
应该忘记你，或者更不如恨你。
是的，我的爱情发展得太猛烈了，
决不能无动于衷地平息下去。
请你好好想一下：
自今以后我的心应该是：
假如不是强烈的爱，必定是疯狂的恨。
我在理所当然的愤怒时将一点也不姑息；
母亲对我的蔑视，将要她的儿子来报答；
希腊现在要你的儿子，
而我再也不想牺牲我的光荣去救那些忘恩负义的人。

昂朵马格

嗳呀！那么他只好去死啦。
他只能靠母亲的眼泪和他的天真幼稚来防卫。
其实细想起来，在我这样境况里，
他的死也许能促使我的忧愁早日结束。
我为他苟延着我的性命和我的悲惨，
但是我终将跟着他同他的父亲重见。
如此说来我们三个人，陛下，都亏了你的关心得到了团圆。
我们对你……

皐吕斯

请你去，夫人，请你去看你的儿子吧。
或许见了他，你的爱情会变得更为胆怯一点，
就不会老是让它的愤怒来支配了。
为要知道我们的命运，我回头再去看你。
夫人，拥抱你儿子的时候，请你想着救他吧！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爱妙娜，克来欧娜。

爱妙娜

我愿照你的意思去做，
我同意让他来见我，
我也很愿意给他这个快乐。
比拉德快要领他到这里来啦；
但要是照我原来的想法，我一定不见他。

克来欧娜

见他于你有什么不利？
公主，这岂不还是那个奥赖斯特，
你不是曾经千百回期望他的归来，
你不是曾经惋惜过他的诚实和情爱？

爱妙娜

正是因为我对这种爱情太负心了，
所以他到这里来才使我感到那样难堪。
对于我这是多么惭愧，对于他这是多么高兴，
看到我的不幸同他的苦恼是一样的沉重，
他将要说，那就是这骄傲的爱妙娜吗？

她当初鄙视我，如今她也被人抛弃了。
负心的人，她对换取她的心苛索那么高的代价，
现在也轮到了她学着忍受那被轻视的苦痛了吧！
啊！天哪！

克来欧娜

嗳！请你祛散这种不应有的惊慌吧；
这情人对你美貌的威力感受得太深，
你以为他会是来辱骂你的吗？
他是来向你送还他那颗不能离开你的心。
但是你何不说起你父亲所吩咐你的事情呢？

爱妙娜

假如卑吕斯坚持着拖延婚期，
假如他不同意处死那特洛亚人，
我的父亲和全希腊人就要命令我回去。

克来欧娜

那么，公主，那么，你就听从奥赖斯特吧。
既然卑吕斯开头做了错事，
你至少把你应该做的事做了吧。
要想做得好，你就必须先下手做在前头。
你不是同我说过你恨他吗？

爱妙娜

那还用问我恨他不恨吗？克来欧娜！
他忘却了我的恩情，这与我的名誉攸关！
当初我是那么爱他，
而他现在竟能对我负心！
唉！我太爱他了，叫我怎能不恨他呢！

克来欧娜

那么请你躲开他，公主！

既然有人在爱你……

爱妙娜

嗐！你得让我的愤怒再增长一些；

容我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反抗我的敌人吧。

克来欧娜，我愿意同他别离但又觉痛心，

而他在那里的追求就太便利了，这负心的！

克来欧娜

什么？你还要等他对你做出新的侮辱吗？

爱一个女俘，而且当着你的面爱她，

难道这些还不够使你觉得他可恨吗？

在他做出了这种事情之后，

他还用得着再做别的事吗？

他要是真能够使你不喜欢，

他早就会使你不喜欢了。

爱妙娜

狠心的，你为什么要刺中我的苦痛？

我正是害怕看清我自己的处境。

对你所见的一切，你应该什么也不相信；

你该相信我已经不爱了，

你该赞扬我的胜利；

你该相信我的心已在忧愤里变得坚强了。

唉呀！假如可能的话，你也该使我相信如此。

你要我躲开他吗？

好！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了。

算啦，我们别再羡慕他那个卑贱的征服品了；
就让他那女俘在他的身上施展威权吧。
我们躲开吧……
但是如果负心人又回心转意安分起来呢！
假如那忠贞的感情又在他心中获得了位置呢！
假如他又到我的脚边来求宽恕呢！
爱神呀，假如你能够使他处在我的权威之下啊！
假如他要！……
但是负心人所要的只是侮辱我。
那么我们还是留在这里
不断地扰乱他们的幸福吧；
我们要让他们烦恼，而我们从中取乐；
或者，强迫他解除我们这神圣的婚约，
使他在全希腊人眼中变成罪人。
我已经让那孩子引起了希腊人的愤怒；
我要他们再来向他要那个母亲。
这个女人使我受过的苦我们也要叫她受；
要使这女人失掉他，
或者叫他把这女人杀害。

克来欧娜

你想那双时常在流泪的眼睛，
会故意来扰乱你美貌的威力吗？
一个满载着那么多苦痛的心，
会有意来勾引那压迫她的人赞叹吗？
你只须看看她的苦痛是否因此减轻就够了，
要不然她的心灵为什么还浸沉在悲愁里？

为什么对一个可爱的情人仍然那么骄傲？

爱妙娜

嗐！这真是我的不幸，我太相信他的话了。
我从不曾假装沉默故示神秘：
我总相信我可以无危险地尽量忠诚；
一次也没有用严峻的眼神来隐藏我的情意，
我同他说话的时候只知问我的心。
再说，心里既然相信这信誓旦旦的爱情，
谁又不象我一样明白说出来呢？
那个时候他是用现在的眼光看我吗？
你总还记得，那个时候一切都在为他打算：
我的家复了仇，而希腊人欢天喜地，
我们的船载满了特洛亚的财宝，
他父亲的战功都被他的战功掩没了，
他的情爱，我当时以为比我的还热烈，
我的心，连你也是一样，都受了他荣耀的眩惑，
在他对我负心之前，你们已经全把我害了。
但这已经够了，克来欧娜，
不管卑吕斯怎么样，
爱妙娜是多情的，
奥赖斯特是很有品德的。
他至少懂得爱，即使人家不爱他；
也许他自己将来会让人去爱他。
好吧，叫他来吧！

克来欧娜

公主，他来了。

爱妙娜

呀！我没有想到他离这儿是这么近。

第　二　场

爱妙娜，奥赖斯特，克来欧娜。

爱妙娜

阁下，我该相信是一点未尽的柔情使你到这里来找一个不幸的公主么？

还是该认为使你来看我的这种可喜的殷勤只是出自你的义务呢？

奥赖斯特

我的爱情就是这样不幸地盲目追求。

你知道，公主，奥赖斯特已经命中注定，

要永远地崇拜你的美丽，

而又不断地发誓说他永远不再来。

我知道你的眼波又要翻开我的伤痕，

我知道我走向你的每一步都在违背我的誓言。

我很知道这个，在为这个惭愧。

但是我请亲眼见我愤怒着与你作别的神灵作证，

我曾到处寻求一个必死的机会，

来解脱我的誓言完结我的苦痛。

我曾到那些残忍的民族里去求死，

他们本来只知用人血来平息神鬼的愤怒，

但是他们对我却关闭了庙门；

这些野蛮人对我想浪费的血，反倒吝惜。

我终于又到你这里来了，
我只有向你那双眼睛里来寻找那躲避我的死亡。
我只在等待你眼光冷淡来确定我的失望：
你的眼光只须把那一线的希望给我去掉，
只须再表示一次你向来所表示的拒绝，
那我所寻求的死亡就可以提前实现了。
这就是这一年来鼓励我的唯一的企图。
公主，必须是你来攫取我这个牺牲品，
因为我没能遇到象你那样残酷的人，
要不然西特的野蛮人早就占了你的先了。

爱妙娜

阁下，别说了，别说这不祥的话吧。
希腊所委托给你的是更重要的任务。
你说什么西特人和我的残酷，
请你想想你所代表的那些个国王。
他们复仇的事应随着你的激动而受影响吗？
他们向你要的是奥赖斯特的血吗？
你先要卸掉了你所负担的责任。

奥赖斯特

卑吕斯的拒绝已经足够使我卸责，
公主，他遣我回国；
有某种别的威力，使他担任了厄克多儿子的卫护。

爱妙娜

忘恩负义！

奥赖斯特

所以我就在完全准备好要离开他的时节，

来把自己的命运向你取决。

我好象已经听见你的愤恨，

隐隐地在宣布反对我的答词。

爱妙娜

怎么？你悲切的讲话怎么老是这样不公平，

你对我的无情难道要埋怨到底吗？

你多少次借口的严酷到底是什么？

我到爱比尔来是因为我是被流放在这里。

我父亲是那样命令我的。

但是谁知道从那时候起，

我就没有暗地里分担你的痛苦呢？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受过惊恐吗？

你以为爱比尔从来没有看见我流泪吗？

总之，谁跟你说我没违背着本分，

有时候也希望看见你呢？

奥赖斯特

曾经希望看见我！呀！神圣的公主……

但是，请求你回答我，这话真是对我说的吗？

张开你的眼睛，想想看这是奥赖斯特在你面前呀！

是奥赖斯特，多时以来你所愤恨的对象呀！

爱妙娜

是的，我说的是你，

你的爱情与我两眼的美媚曾同时生长。

是你的爱情叫它们头一次懂得了它们的威力；

我说的是你，

你那无数的美德使我不得不器重，

我说的是你，

我所怜悯的你，一句话，我想要爱的你。

奥赖斯特

我明白你的话了。

这就是我所分得的不幸的一半：

你的心给了卑吕斯，却留下希望给奥赖斯特。

爱妙娜

唔！你可别希望有卑吕斯那样的命运吧：

要是那样我就太恨你啦。

奥赖斯特

那样你就更爱我了。

唔，要是那样，你将会用多么不同的眼光看我。

你如今说是想要爱我，

而我却不能使你欢喜。

但是，假使我是卑吕斯，

那就只有爱情在指使着公主，

你那时就是想恨我也是在爱我了。

唔！天哪，我对你是何等的尊敬，

我们的友情又那么亲切……

假如你能听信我，我会说出多少道理呀！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替卑吕斯辩护了，

这或许是违背你心意的，

但无疑这也是违背他的心意的。

因为他到底是恨你呀：

他的心里别有所欢，

不再有……

爱妙娜

阁下，谁告诉过你，说他轻视我？
他的眼光，他的话语使你明白了这个吗？
你判定我的眼光会引起轻视，
会在一个人的心里燃起这么短暂的情火吗？
也许别人比你对我有更好的看法吧。

奥赖斯特

你接着说吧，
这样地骂我是很好的。
狠心的人，那么说反倒是我在这里轻视你吗？
你的眼睛还没有考验够我对你的忠诚吗？
那么说倒是我亲见你的眼睛没有威力吗？
倒是我曾经小看过它们吗？
嗳！你的双眼会是如何的愿意，
假使我的情敌也照着我那样轻视它们的威力！

爱妙娜

阁下，他的愤恨或是他的钟爱与我何干？
你去把全希腊武装起来对付一个反叛的人吧；
你把他这次背叛行为的代价给他送来吧；
使大家把爱比尔毁成特洛亚第二。
你去吧。这样说了之后你还说我爱他吗？

奥赖斯特

公主，要再进一步，你自己也回到希腊来吧。
你愿意留在这里做人质吗？
来吧，用你的眼光唤起人心，
使我们的愤恨化成万众一心的进攻。

爱妙娜

但是，阁下，假如他竟自娶了昂朵马格怎么办？

奥赖斯特

嘻！公主。

爱妙娜

你想想看假如他成了一个弗利日女人的丈夫，

那对我们将是一个多么大的耻辱啊！

奥赖斯特

你还说是你恨他吗？

你承认了吧，公主，

爱情不是能够包藏在灵魂里的火焰。

声音、沉默、眼色一切都给我们泄露；

掩盖不好的火焰爆发起来是更厉害呀。

爱妙娜

阁下，我看明白了，你心里有了成见，

总在我的话里散布着使你伤心的毒药，

总在曲解我的言论。

总相信我心里的愤恨只是爱情的力量。

所以我得先解释一下，以后你再去做。

你知道是我的义务使我到这里来的，

也是我的义务把我留在这里；我不能走，

除非我的父亲或是卑吕斯解除了我的义务。

你去以我的父亲的名义使他明白，

希腊的敌人不能做他的女婿。

你去叫他在特洛亚女人与我之间作一抉择；

使他想一想在两个人之中放谁留谁；

总之，他或是把那个孩子交给你，或是叫我走。
再会，假如他同意我走，
我是准备好跟你回去了。

第　三　场

奥赖斯特。

奥赖斯特（独白）

是的，是的，你一定会跟我回去的，
这个你不必怀疑，
我现在就可以对你担保他一定同意。
我总不怕卑吕斯留她：
现在他的眼中只有他那亲爱的特洛亚女人了；
另外无论什么事都使他难过；
也许他现在只在等一个借口来使爱妙娜离开此地。
我们只需向他开口，这事就算成功啦。
要是能够从爱比尔夺去一个这样的佳丽，
那是该多么高兴呀！
爱比尔！救救特洛亚和厄克多遗留下的人吧，
只管把他的孤儿、他的孀妇和一切留在这里，
爱比尔，我只要你把爱妙娜归还故里，
让她永不见你的海岸永不见你的国王。
你看真是巧运，他居然来到这里，
咱们就同他说说吧。
爱神啊，请你把他的眼睛紧闭，
不要让他看出爱妙娜的美丽！

第 四 场

卑吕斯，奥赖斯特，费尼克斯。

卑吕斯

阁下，我正在找你，

刚才我的感情有一点儿过激，

使我反驳了你所说的有力理由。

我承认，从我离开了你，

我已感到这理由的正确和有力。

同你一样，我想到了希腊、我的父亲和我自己。

总而言之，我以前是变成了叛逆，

竟想去复兴特洛亚，使阿西乐的功绩，

我自己所做的事业，都遭到捐弃。

我不再责备这个公正的愤怒，

回头就会把你所要求的牺牲品交付给你。

奥赖斯特

陛下，采用这样谨慎而严厉的决断，

等于用一个不幸儿童的血来换取和平。

卑吕斯

是的。阁下，但是我要更进一层地保证和平；

爱妙娜是永久和平的保证；

我就要同她结婚，

在这样美妙的场合上，

好象只等着象你这样的一个证婚人。

你在此可以代表全希腊同爱妙娜的父亲，

既然麦内拉斯把你看成他兄弟的复生。
那么请你去看看爱妙娜吧。
请你去吧，你同她说，
明天我就要从你手里得到她的心与和平。

奥赖斯特

嗐！天哪！

第 五 场

卑吕斯，费尼克斯。

卑吕斯

嘿，费尼克斯，爱情还能主宰我吗？
现在你的眼睛还认不清我吗？

费尼克斯

呵！我又认出你的本来面目了。陛下，
这公正的愤怒把你还给了希腊和你自己。
你已经不是卑鄙爱情的傀儡了。
你是卑吕斯了，
你是阿西乐的儿子，
你是他的匹敌，
被光荣引回了正路，
把特洛亚，又第二次征服。

卑吕斯

你不如说我的胜利是在今天开始。
今天我才享受到我的光荣。
我的心，你曾经看见过它那样的骄傲，

如今又是那样的驯服。
相信已把情欲中的千万个仇敌都战胜了。
费尼克斯，你看我避去的骚乱，
爱情的后面带着多少祸患，
多少朋友，多少义务，我曾经都要牺牲掉了。
何等危险……
眼睛一转就会使我忘却了一切。
全希腊人起了誓要讨伐反叛来了。
而我曾乐于为她把自己损害。

费尼克斯

是的，陛下，我祝福你有这幸运的狠心，使你回到……

卑吕斯

你曾见她是怎样地对待我！
我看了她那爱子之心的迫切，
还希望因我救了她的儿子会使她顺从于我。
我就前去看她母子拥抱的结果。
谁知我所看见的只是怒气和眼泪。
她的灾祸激怒了她，一次比一次凶狠。
厄克多的名字从她口中喊出了许多次。
我虽然保证要救她的儿子，也是无用。
她总是吻着她的儿子说：
这是厄克多，这就是他的眼睛，他的嘴，
而已经也是他的勇敢了；
这是他自己，就是你，亲爱的丈夫，我吻你。
她究竟想些什么？
难道她现在还希望我把她的儿子留下，

来培养她对她丈夫的爱情吗？

费尼克斯

当然。这就是那无情的女人给你留下的代价。

陛下。不用管她就是了。

卑吕斯

我知道使她自豪的是什么。

是她的美貌使她自信。

虽然我无比愤怒，

但是这个骄傲的女人，

还相信我会去跪倒在她的面前。

费尼克斯，我要冷眼看她来跪倒在我的面前。

她是厄克多的寡妇，

而我是阿西乐的儿子：

深仇大恨分离着昂朵马格和卑吕斯。

费尼克斯

陛下，请你从此别再同我说她了吧。

请你去看爱妙娜。

高兴地去讨她欢喜，

倒在她的脚下去，

甚至忘掉你的恼怒。

你自己去安排她同你结婚吧。

这种事怎么能依靠一个情敌？

他是太爱她了，那不行。

卑吕斯

假如我要娶了她，

你相信昂朵马格不会在心里嫉妒？

费尼克斯

什么？你的心总是被昂朵马格占据？

天哪！她的愤怒或是欢喜，

与你又有什么关系？

什么迷人的东西把你不由已地吸引到她的身上去？

卑吕斯

不，我应当对她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的怒气在她眼前只现出了一半；

她不知道我同她敌对到什么地步。

我们再回到她那里去吧。

我要当着她的面抗拒她，

让我的愤恨尽情地表露。

费尼克斯，你来看她的美貌将要怎样地受侮辱。

我们去吧！

费尼克斯

陛下，你还是跪倒在她的脚下去吧。

你去吧，你去发誓说你心灵对她的崇拜吧，

你去鼓励她再给你些新的鄙视吧。

卑吕斯

我看得很清楚，

你是相信我的心已经打算原宥她，

依然在追求着她，

希望得着她而安静下来。

费尼克斯

你爱她：这就够了。

卑吕斯

我爱她？这个无情的女人，

我越是向她求爱她就越恨我，

我爱她吗？无亲无友，无希望；除非是我！

我能够使她的儿子死，也许我应该这样做。

这个外国女人……怎么说呢？

她不过是爱比尔的俘虏，

我把她的儿子，我的灵魂，我的国家，都给了她，

而她负义的心里却只把我当作一个虐待者！

不，不，我已经发过誓，

我是决定要报仇的了：

总要有一回值得叫她愤恨。

我把她的儿子交出去，

她将要流多少眼泪！

她的痛苦将要使她怎样地骂我！

今天给她安排下的是什么场面呀！

她肯定会因此而死，

费尼克斯，而我是她致死的原因。

这就好比是我亲手用一把利剑刺进她的胸怀。

费尼克斯

为什么要把此中的图谋暴露出来？

你为什么不遵照你爱情的意志去做呢？

卑吕斯

我明白你的话。

但是你要原谅我这一点点剩下的温情。

你怕我的发怒经不起一个这么小的争斗吗？

这不过是已熄灭的热情的一点余焰罢了。

好啦，费尼克斯，我完全听你劝告。

应该交出她的儿子吗？

应该去见爱妙娜吗？

费尼克斯

是的，你去见她吧；

陛下，而且用驯服的誓愿向她保证……

卑吕斯

好，咱们就照我所应允的一切去做吧。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奥赖斯特，比拉德。

比拉德

阁下，请你缓和一下你这种过分的激怒吧。

我简直不认识你了；

你已经不是你自己。

请你允许我……

奥赖斯特

不用，你的劝告已经不是时候了，

比拉德，我现在厌倦听人说道理。

我的生活，我的罪孽拖延得太久了；

我非把她抢走不可，不然我就死。

这主意是打定了，我一定要做成它。

是的，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

比拉德

好吧，我赞成把她抢走。

但是你要想想你如今是在什么地方。

大家看到你的行为，会把你看做什么样的人？

你要把真情隐藏起来，

让这不安的冲动冷静下来，
你要使你的眼睛不要露出任何神色。
这些禁卫军，这个朝廷，你四周的一切，
都属于卑吕斯，而更是属于爱妙娜的。
尤其在她眼前你更要把你的愤怒隐藏起来。
天哪！既然如此当初你为什么还要来找她？

奥赖斯特

我知道什么呀！
那时候我还能支配我自己吗？
狂怒使我激愤，
那时我到这里来也许是想胁迫那负心的女子同她的情人。

比拉德

这种激愤又有什么结果呢？

奥赖斯特

请你告诉我，
对于刚才使我理性混乱的打击，谁能够不发慌呢？
他说明天他就要娶爱妙娜；
说是为使我光荣，他要我来主婚，
他要由我手里娶她。
呵！我这手宁可浸在蛮人的血里……

比拉德

对这个奇怪的命运，
阁下，你何必埋怨他。
而他也正在为他自己的心事为难，
他也许是值得怜悯的，如同我怜悯你一样。

奥赖斯特

不，不，我知道他的，
是我的失望使他高兴。
假如没有我，没有我对她的爱情，
他原是轻视这负心女人的。
她的美貌直到如今也没有打动过他：
这残酷的人要娶她只是想从我手里夺去她。
嗐！天哪！事情本来已经成功了，
爱妙娜已经被我感动了，
她已将永远离开他的眼光了。
她的心辗转在恋爱与怨愤之间，
只要他一拒绝她就许身于我了；
她的眼睛已经张开，
比拉德；她居然听奥赖斯特同她讲话了，
她同他交谈了，怜悯他了。
只须一句话这事情就成功了。

比拉德

你以为是这样吗？

奥赖斯特

这还用说？你看她对那负心人的愤恨如火一般……

比拉德

那是因为她向来也没有如此爱过他。
你想，即便卑吕斯把她许给你，
她不会用事先准备好的托词再使它拖延吗？
你相信我这话吗？
你对她那骗人的把戏也该厌倦了，
与其想夺走她，不如永远逃开她吧。

怎么？难道你为了爱竟甘愿让一个怀恨你的疯子，
终身在你面前追悔她那即将成功的婚事，
而想着……

奥赖斯特

正是为了这个我要把她抢走。
要不然，便让她万事如意了，比拉德。
而我，难道我只能强忍着恼怒而离开吗？
我还要远离她，努力地去把她忘掉吗？
不，不，在我那无穷的苦痛里，
我要把她也拉进来，
我独自愁叹得太多了。
我厌烦了别人对我的怜悯：
我自信该轮着我叫那狠心的女子怕我啦，
我自信一定要使她那凶狠的眼睛泪水不干，
让它们还给我，所有我曾给过它们的赞美。

比拉德

那么你的出使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让奥赖斯特做了抢劫犯。

奥赖斯特

那有什么关系，比拉德？
等到我所代表的国家都报了仇，
为了我的功业而感到欣幸的时候，
那负心的女人对我的眼泪就不感到高兴了吗？
当我变成了爱比尔的笑柄的时候，
就是希腊的赞美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你看有什么法子呢？

我毫不隐瞒地对你说吧，
我开始感到天真无辜是个负担，
我不明白是什么不公平的权力总是让罪恶得逞，
反而追究无辜。
不论我的眼睛转向我一生经历的任何一段，
我只看见历次的灾祸都在判明神灵们不灵。
那么，咱们就来让他们恼怒，让他们愤恨吧，
叫罪恶的果实走到惩罚的前面吧。
可是你，由于什么错误的念头，
总把命运对我的愤怒转到你的身上呢？
我的友谊把你连累够了，也太久了。
请你躲开我这不幸的人吧，
舍弃了我这有罪的人吧。
亲爱的比拉德，请你相信我，
一切都是你的怜悯心在引诱你。
如今你把这些危险留给我自己吧，
无论什么结局我都安心地等待。
把卑吕斯交给我的那个孩子带回希腊，你走吧。

比拉德

好吧，阁下，我们去把爱妙娜抢走吧。
伟大的仁义总是在危难中出现的。
当友谊被爱情引导的时候，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
我们去把希腊兵士们的勇气鼓动起来吧。
我们的战船都已经准备停当，
而海风也正在向我们召唤。
这皇宫里所有的隐秘弯路我都认识，

你看海里的潮水上涨了，
已经来拍打着宫墙；
今天夜里你会轻而易举地从一条暗道把你的猎物领到你的战船。

奥赖斯特

亲爱的朋友，我太过分地滥用你那深厚的友谊。
可是请你原谅这个只有你还在怜悯的苦痛吧。
原谅我这个不幸的人，他失去了他所爱的一切，
人人都恨他，他自己也在恨自己。
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命运……

比拉德

阁下：我所要求的只有一件，
就是你要把真情隐蔽起来，
在事情实现以前当心不要暴露计划；
一直到那个时候，
请你忘记了爱妙娜是负心的；
请你忘掉你的爱情。
她来了，我看见她啦。

奥赖斯特

你走吧，只要你担保能得到她，
我就担保我自己。

第　二　场

爱妙娜，奥赖斯特，克来欧娜。

奥赖斯特

好呀！我的努力把你所要征服的人送还给你了，

我见过卑吕斯，公主，你的婚礼已经在准备了。

爱妙娜

大家是这么说；

并且刚才人家还向我保证，

说你来找我，只是为了要让我准备结婚。

奥赖斯特

你的心里对他的愿望毫不反抗吗？

爱妙娜

谁想得到卑吕斯竟不是一个不忠诚的人？

谁想得到他的热情等到这么晚才爆发？

谁想得到在我要离开他的时候，他才回心转意？

我要同你一样的想，相信他只是畏惧希腊；

他只是按照他的利益做事而并非出于爱情，

我相信我的眼睛对于你有更绝对的力量。

奥赖斯特

不对的，公主。他是爱你的，对此我不再怀疑。

你的眼睛难道不是能够做到它所要做的事吗？

而无疑地，你并不想让他不喜欢你。

爱妙娜

但是阁下，我又能怎么样呢？

人们已经把我许给他了。

他这个由别人手里得到的婚约，

我能夺回不给他吗？

爱情是不能支配一个公主的命运的；

只有服从才是光荣，

这是人们留给我们做公主的本分。

虽然如此，而我已经准备跟你走了：

你看得出，为了你我是怎样地放弃自己的义务。

奥赖斯特

嗐！你很懂道理，狠心的人……

可是，公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的感情。

在过去你的感情还是属于你的时候，

我曾经希望得到它；

因为那时你很可以把你的感情交给我，

而不算是给我一件什么赃物。

我现在并不怨命，更不怨你。

但是我为什么还用这样的诉苦来惹你讨厌呢？

你的义务是要你那样做，我承认；

而我的义务是给你免掉如此凄凉的谈话。

第 三 场

爱妙娜，克来欧娜。

爱妙娜

克来欧娜，你料得到他的愤怒会变得这么缓和吗？

克来欧娜

沉默起来的苦痛只能是更加难堪。

我可怜他，尤其因为是他自己作成他的悲愁，

那使他失败的打击是由他自己身上所起。

你想一想，你的婚礼准备许久而未能实现。

现在他说了话，公主，而卑吕斯立刻就表明了要和你结婚。

爱妙娜

你以为卑吕斯是害怕吗？

他还怕什么呢？

难道他还怕十年前在厄克多面前逃跑的人民吗？

那些人有多少次因为阿西乐不在怕得躲到燃烧着的船中去。

难道他还怕那些要没有阿西乐儿子的帮忙，

直到现在还向那消遥法外的特洛亚人要还爱兰娜的人们吗？

不，克来欧娜，他绝不会是他自己的敌人，

他所做的都是他自己要做的。

既然现在他要娶我，那就是他爱我。

就让奥赖斯特随意把苦痛归因于我吧。

难道除了他的悲哀我们就没有别的可谈了？

现在卑吕斯回心爱我了。

嘿！亲爱的克来欧娜，你想得出幸福的爱妙娜多么快乐吗？

你知道卑吕斯是什么人吗？

你听人家给你讲述过他的战绩吗？……

但是谁能数得清他的战功呢？

你看他英雄无畏，所向无敌，又漂亮又忠实，

总之，他的荣耀什么也不缺了。

你想想看……

克来欧娜

请你把欢心掩藏起来吧，

你的情敌带着哭泣向你下跪来了，

无疑地，是来诉说她的痛苦。

爱妙娜

神哪！难道我不能让心灵尽情的快乐一下吗？

我们出去吧，我跟她有什么可说的呢？

第　四　场

昂朵马格，爱妙娜，克来欧娜，赛菲则。

昂朵马格

你要往哪里躲避，公主？

厄克多的寡妇跪在你脚下悲啼，

在你看来不是一个很可喜的景象吗？

我不是为了嫉妒而流着眼泪到这里来，

我也不羡慕你的美貌降服了一颗心。

唉！我那眼光认为有权注视的唯一的那颗心，

我看见一个残酷的手把它刺穿了。

过去我的爱火曾被厄克多点燃，

但是现在它已经随他一同埋葬在坟墓中。

不过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儿子。

你总有一天会知道，公主，

我们女人对儿子的爱能达到什么地步；

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至少我希望如此，

这种关心会把我们投到如何致命的惊慌里。

当多少使我们喜悦的宝物都失掉后；

给我们留下的只有这一个孩子了，

而人们还要从我们手里夺去！

可叹！当特洛亚人被十年的苦难折磨够了，
满腔怒火要危害你母亲的时候，
我曾叫我的厄克多做她的保护者。
我能够使厄克多做到的事，
你现在也能使卑吕斯做到。
在父亲死后还偷生着的孩子有什么可怕？
容许我把他藏在一个荒岛上去吧。
大家可以相信他母亲的用心，
我的儿子从我这里只能学会啼哭。

爱妙娜

我体会你的痛苦。
不过我的父亲既然发出旨意，
那严厉的义务，叫我不能说话。
是他鼓动着卑吕斯发怒的，
假如要使卑吕斯回心转意，
谁还能比你做得更好呢？
你的眼睛曾经很久地统治过他的心灵。
你叫他说出他的决定吧：
夫人，我必当从命。

第　五　场

昂朵马格，赛菲则。

昂朵马格

这残酷的女人在她的拒绝里带着多少轻视！

赛菲则

要是我，就听从她的劝告，去见卑吕斯。
秋波一转就使爱妙娜和希腊乱作一团……
你看他自己也找你来了。

第　六　场

卑吕斯，昂朵马格，费尼克斯，赛菲则。

卑吕斯（对费尼克斯说）

那么公主在哪里？
你不是对我说过在这里吗？

费尼克斯

我先以为她是在这里。

昂朵马格（对赛菲则说）

你看看我这眼睛的魔力！

卑吕斯

费尼克斯，她说什么？

昂朵马格

嗳呀，一切都抛弃了我。

费尼克斯

走吧，陛下，我们去寻找爱妙娜去吧！

赛菲则

你等什么？打破这僵持的沉默吧。

昂朵马格

他已经答应把我的儿子给他们。

赛菲则

可是他还没有把他交出去。

昂朵马格

不，不，我白哀求了，他是免不了一死了。

卑吕斯

至少她也得看我们一眼哪？她太傲慢了！

昂朵马格

我只是更激怒他。

我们出去吧。

卑吕斯

我们去把厄克多的儿子交给希腊人吧。

昂朵马格

呀！陛下！请停一下！

你要想怎么办？

既然你要把我的儿子交出去，

那么就把母亲也交出去吧。

你刚才还发誓说对我有那么多的友谊！

神哪！难道我还不能感动你的怜悯吗？

你罚我到连被原宥的希望都没有吗？

卑吕斯

费尼克斯回头可以告诉你，

我已经答应人了。

昂朵马格

你为我曾经冒过多少风险！

卑吕斯

我那个时候是瞎了眼了；

现在我的眼睛可睁开了。

对你儿子的赦免，本来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但是你并没有对我要求过呀！

现在晚了。事情已经做了。

昂朵马格

呀！陛下！过去你体会过那唯恐被人拒绝的哀怨。

请你宽恕我那养尊处优的荣耀给我留下的不愿求人的高傲性情。

你不是不知道的：

不是你，昂朵马格永不会去吻一个主人的膝盖。

卑吕斯

不，你恨我；你心里唯恐对我的恋爱欠下什么情义。

就连这个儿子，许多心血集注的儿子，

假如我救他，你或许因此而减少了对他的爱。

怨恨，轻蔑，你把这一切都集中起来对付我；

你恨我比全希腊人恨我还厉害。

现在就请你悠闲地享受这高贵的怒气吧。

费尼克斯，我们走吧。

昂朵马格

我们去追随我的丈夫吧。

赛菲则

夫人……

昂朵马格（对赛菲则说）

你要我对他还说些什么？

这个制造我所有苦痛的人，

你以为他不知道我多么痛苦吗？

（对卑吕斯说）

陛下，你看你把我陷入何种境地。

我曾看见我的父亲死了，
我们的城垣起了火；
我曾经看见我全家的人都丧了命，
我那流血的丈夫被拖拉在尘埃里，
只有他的儿子同我，
留下来做了身受锁链的俘虏。
但是，一个儿子什么事不能让他母亲做到？
我居然还活着，我居然还操作着。
我还做到更难的事：
想到命运把我抛到这里而不是别处，
我的心中对此竟然聊以自慰。
这历代多少帝王的后裔，
既然他命里该做奴隶，
而竟能是在你的法律之下，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曾经相信这所监狱或者成了他安身之地。
从前投降了的伯里亚猛曾被阿西乐所尊敬；
我本想在阿西乐的儿子的身上，
可能得到更多的仁慈。
亲爱的厄克多，请你原谅我过于轻易相信别人！
我没能想到你的敌人会犯罪行，
不管他怎么样，我总相信他是宽宏大量的。
唉！哪怕他只有相当的度量，
肯容许我们在我替你的遗骸建立的坟墓那里，终结我的恨
　　同我的罪，
而不把这样亲切关连的骨肉分散，那也是好的呀！

卑吕斯

费尼克斯，你到外面去等我吧。

第七场

卑吕斯，昂朵马格，赛菲则。

卑吕斯（继续着说）

夫人，请你留下。

我们现在还能把你所哭求的儿子还给你。

是的，我遗憾地感觉到，

当我刺激得你流泪的时候，

只是给予你武器来反对我自己。

我本以为是带着很大的愤恨到这里来的。

但是，夫人，至少请你转过眼来看我一看，

看看我的眼是不是一个残酷的审判官的眼，

是不是一个有心与你作对的敌人的眼。

为什么你自己强迫我对你负义？

看着你儿子的分上，我们不要彼此仇恨吧。

难道反而要我来请求你救他。

还要用我的悲叹来向你替他乞命？

为了替他求恩典要我来吻你的膝盖？

最后一次机会，请你救他，请你救自己吧！

我知道我为你割断的会是些什么样的盟誓的束缚，

我知道我将要怎样地引起怨恨爆发到我身上。

我遣回爱妙娜，我要在她的额上，

不是加上我的王冠，而是一个永久的羞辱。

我领你到给她预备好了婚礼的神庙中去；

我替你戴上为她预备下的王冠。

夫人，这不是一个可以小看的供献：

我对你说清楚，你必须或者是死亡或者是统治。

我的心被一年的负恩搞得绝望了，

不能再忍受我那不可知的命运了，

那是因为恐惧、威吓、叹息得太久了。

假如我失去了你，我活不了；

但是假如我还须要等待着，也活不了。

请你想一想吧。

我现在先离开你。

待一会儿再来找你，带你到庙里去，

你的儿子会在那儿等我。

到那里你可以看见我，或是驯服或是发怒；

或是给你加冕，夫人，或是当你的面把他处死。

第　八　场

昂朵马格，赛菲则。

赛菲则

我早就对你说过了，

不管希腊要把你怎么样，

你总还会是你自己命运的主人。

昂朵马格

唉！谁知道照你刚才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我也只好让我的儿子去受罪了。

赛菲则

夫人，对你的丈夫这样已经是够忠实了；
把贞节看得过高也许能使你变成有罪。
就是你丈夫他本人也要叫你的心软化。

昂朵马格

什么？难道要我把卑吕斯做他的后继者吗？

赛菲则

希腊人要抢去的他的那个儿子要你这样做。
说真的，你想他的神灵会因此而感到羞愧吗？
夫人，一个胜利的国君，
把你扶上你祖先的尊位，
为你把那些愤怒的胜利者践踏在脚下，
为你忘了阿西乐是他的父亲，
否认了他自己的战功把它们看做等闲，
你的丈夫能轻视他吗？

昂朵马格

假如他忘了他的战功，
难道我也应当忘记这些战功吗？
难道我应当忘记厄克多死后不能依礼埋葬，
而绕着我们的城墙耻辱地被拖在战车后面吗？
难道我应该忘记我的父亲被打倒在我的脚边，
鲜血溅满他所吻抱的祭坛吗？
赛菲则，你想想，你想想这惨酷的一夜，
对一个民族永远不能忘怀的一夜。
你想象一下卑吕斯，
两眼冒火，趁着我们宫室焚烧的火光闯进来，
从我所有死去的兄弟的尸堆中打开一条血路，

他满身是血，鼓动着残杀。
你想想那些胜利者的欢呼，
你想想那些垂死者的哀号，
他们在火焰里窒息了，
他们在刀剑下丧命了；
你想象一下，在这恐怖中丧魂失魄的昂朵马格吧；
卑吕斯就是这样的呈献在我眼前；
你看他是由于什么样的战功取得了王冠。
难道这就是你要给我的配偶吗？
不，我绝不能做他的罪恶的从犯；
假如他愿意，就让他把我们当作最后的牺牲品吧。
那样他才能克服我所有的仇恨。

赛菲则

好，那么我们去看你快死的儿子吧。
他们只等着你啦。你发抖吗？夫人！

昂朵马格

啊！你这是用什么样的回忆来打击我的心呀！
什么？赛菲则，我还要亲眼看着儿子被杀死吗？
这孩子活象厄克多，是我唯一的快乐。
这孩子是他留给我的爱情的证物！
唉呀，我记得那一天他勇敢地去寻找阿西乐，
不如说去寻死，
他要来他的儿子，抱在他的怀里，
他擦着我的眼泪对我说：
“亲爱的，我不知道命运将给我的武功什么结果；
我给你留下我的儿子做我忠心的证物；

假使他失去了我，我希望他在你身上找到我。
假如我们这幸福结婚的回忆对你是宝贵的，
你就让儿子看看，你爱他的父亲到了什么地步。”
我能眼看着流洒这么珍贵的血吗？
我能让他的祖先在他的身上绝后吗？
野蛮的国王呀，我的罪过应该牵连他吗？
假如我恨你，我的恨会使他有罪吗？
他对你责问过他全家人的被残杀吗？
他在你眼前怨叹过他还不能感觉到的苦痛吗？
但是，我的儿呀，假如我不挡住这凶神举在你头上的剑，你是死定了。
我本来能够把这剑推开的，
难道我反会把你送去死吗？
不，你绝不会死，我决不能忍受这个痛苦。
我们找卑吕斯去吧！
不能，亲爱的赛菲则，你去替我找他来吧！

赛菲则

我应当对他说什么？

昂朵马格

告诉他我对我儿子的爱相当强烈……
你相信他心里发誓要我的儿子死吗？
爱情能够驱使他做出那么野蛮的事吗？

赛菲则

夫人，他不久就要带着狂怒回到这里来啦。

昂朵马格

那好！你去向他保证……

赛菲则

保证什么？保证你对他的信心吗？

昂朵马格

唉呀！难道许给他的信心还能属于我吗？

丈夫的骸骨呀！特洛亚人哪！我的父亲哪！

儿呀！为了你，你母亲要受多大的罪呀！

我们去吧！

赛菲则

到底上哪里去，夫人？

你决定怎么办？

昂朵马格

我们到我丈夫的坟上去征求他的意见吧。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昂朵马格，赛菲则。

赛菲则

呀！我毫不怀疑：这是你的丈夫，
夫人，这是厄克多在你灵魂中显出的这个神迹。
他要特洛亚还能够复兴，
在他使你保全的这个幸运的儿子手里复兴。
卑吕斯已经答应你这件事了。
你刚才听他说过，夫人，
他只等你一句话就把儿子还给你了。
请你因此而相信他的热情：
父亲、权杖、同盟，他为了得到你的心而满足，
就把这一切都放在你的脚下。
他使你做他的，做他全民族的皇后。
难道这个胜利者值得你那样仇恨吗？
他对希腊人已经充满了侠义的愤怒，
他对你的儿子的爱护有同你一样的关切：
为防范希腊人的愤怒，他把卫队留给你的儿子；
为使你的儿子安全他宁愿自己冒着危险。

但是庙里一切准备就绪，而你也已经答应。

昂朵马格

是的，我就要到那里去。

现在我们先去看看我的儿子。

赛菲则

夫人，忙什么！只要从此不再禁止你去看他，

你不久就能够尽情表达你对他的慈爱了，

而你去拥抱他再也不会受到什么限制。

培养个儿子看他长大成人是多么快乐。

从此不再是为他的主人养活一个奴隶了，

你会看到多少君王复活在他的身上！

昂朵马格

赛菲则，我们去看他最后一眼吧。

赛菲则

你说什么？神哪！

昂朵马格

我亲爱的赛菲则呀，

我对你用不着掩盖我的心思。

我看得很清楚，你是我的患难之友。

但是我这方面也曾相信你应该更了解我。

怎么？你竟能设想昂朵马格会这么不贞，

会对相信在她身上复活的丈夫负心么？

你想我会重新掀起这许多死者的苦痛，

能够为着我的安息去扰乱他们的安息吗？

难道这就是对我丈夫的遗骸许下的热情吗？

但是他的儿子要遭害，我应当救护这个儿子。

一旦同我结婚卑吕斯就会保护他，这就够了。
我很愿意把援助我儿子的事情放在他的身上。
我知道卑吕斯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性情暴烈，但是他心地诚实，
赛菲则，他将来必能做得超过他所允许的。
至于希腊人的恼怒，那更使我安心！
他们的愤恨将使厄克多的儿子得到一个父亲。
既然我应当牺牲自己，
所以我要去向卑吕斯交托我残余的生命。
我要到祭坛上接受他的誓言，
使他同我的儿子永远连结在一起，
但是我这双手只要我一个人的命，
立刻就要了却我这不贞的残生。
这样，在救了我的贞节的同时，
我还能偿还我负于卑吕斯的，
负于我儿子，我丈夫，和我自己的义务。
这就是我的爱情的纯洁妙计；
这就是我丈夫亲自命令我做的。
我将要独自去重会厄克多和我的祖先。
赛菲则，我死后只求你替我闭上眼睛。

赛菲则

啊！你不要指望我还能偷生下去……

昂朵马格

不，不，赛菲则，我不让你跟我死。
我把我唯一的宝贝托给你照顾。
假如你从前是为我活着的，

今后你要为了厄克多的儿子而活着。
全特洛亚人的希望的唯一受托者，
你想想历代多少帝王都很需要你。
在卑吕斯身边监视着，叫他守住他的誓言。
必要时，我允许你对他提起我。
使他看出我同他结婚的价值：
你对他说我在死以前已同他结了姻缘，
他的仇恨应该消散；
把我的儿子留给他，那是对他相当的敬重。
你要使我的儿子知道他种族里的英雄；
尽你所能，教导他遵循着他们的榜样。
告诉他，他们的名字是由什么样的战功而显耀，
要是告诉他他们所处的地位，
你不如告诉他他们所做过的事业。
每天对他说他的父亲的崇高品德，
有时也对他说说他的母亲。
但是，赛菲则，不要叫他再想替我们报仇，
我们留给他一个主人，他应当优待他。
使他对祖先有个谦虚的追念：
他虽是厄克多的骨血，但也只是他仅有的一点；
而为了这点骨血，我自己曾经在一天之内，
牺牲了我的血，我的恨和我的爱。

赛菲则

嗳呀！

昂朵马格

你虽预感到你那惊慌的心不能制止你的眼泪，

你也决不要跟着我死去。有人来了。
赛菲则，收起你的眼泪吧。
记住，昂朵马格的命运已付托在你的忠心上。
来的是爱妙娜，我们走吧，避开她的凶焰。

第 二 场

爱妙娜，克来欧娜。

克来欧娜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敬佩你的沉默了。
公主，你静默无言，
难道这残酷的轻视，一点没有扰乱你的情感吗？
你，大家曾见只要听到昂朵马格的名字就发抖的你，
连卑吕斯看她一眼都不能忍受而感到失望的你，
对这么难堪的打击你竟能保持冷静吗？
他现在要娶她：
他把皇后的冕同刚才对你的誓言都献给了她，
而你对这些痛苦仍然沉默，竟不肯埋怨他吗？
呀！公主，我对这可悲的安静真害怕！
还不如……

爱妙娜

你去叫过奥赖斯特来吗？

克来欧娜

他来啦，公主，他来啦，
你可以断定他不久就要拜倒在你的脚下。
虽然连得到报酬的希望都没有，

他还是永远准备着为你服务，

你的眼睛准能使他神魂颠倒。

他进来啦。

第　三　场

奥赖斯特，爱妙娜，克来欧娜。

奥赖斯特

呀！公主！奥赖斯特真的竟能有一次是奉你的命令到这儿来见你吗？

你没有用虚假的希望来讨我的喜欢吗？

你当真曾经希望我来吗？

我能相信你的眼睛终于除掉了严厉，

要……

爱妙娜

阁下，我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爱我。

奥赖斯特

我是不是爱你？神哪！

我的誓愿，我的违誓，我的逃走，我的归来，我的尊敬，我的诅咒，我的失望，我永远浸在热泪里的眼睛，

这一切的证据假如你都不相信，你要相信什么呢？

爱妙娜

替我报仇，我就全相信。

奥赖斯特

好吧！我们去，公主：

我们再一次让希腊燃起烈火；

使出我的武力，扬出你的大名，

你站在爱兰娜的地位，我就站在阿戛墨侬的地位。

在这个国家内再激起特洛亚的灾祸；

使大家说起我们就如说起我们的祖先一样。

我们走吧，我全准备好了。

爱妙娜

不，阁下，我们留在这里，

我不能把这种侮辱带到远处去。

什么！我能听任我的敌人横蛮无理，

跑到别处去遥遥无期地等待报仇吗！

我能把报仇的事情寄托在变化难测，

也许最后不能成功的战争上面吗！

我要在我走的时候叫全爱比尔痛哭。

但是，假如你替我报仇，

那你就在这一点钟之内替我报仇。

你的任何迟延在我看起来都是拒绝。

你快跑到庙里去。必须干掉……

奥赖斯特

干掉谁？

爱妙娜

卑吕斯。

奥赖斯特

杀卑吕斯吗，公主？

爱妙娜

怎么？你的愤恨已经动摇了吗？

呀！你赶快跑着去吧，

你要提防我会改变主意又把你叫回来。

我要忘记他所应有的权利，

请你千万别再提起；

总不该是你来说他有理吧。

奥赖斯特

我，我能原谅他吗？

嗐，公主，你的爱情把他的罪过刻在我的心里。

我们复仇，我同意，但是要用别的方法。

我们要做他的敌人，而不能做暗杀他的人：

要使他的覆灭成为我们的正义的胜利。

怎么！我将要拿他的头向希腊人复命吗？

难道全国托付给我的使命只能用暗杀来完成吗？

我以诸神的名义，请你容许希腊同他讲理，

要他将来由于人们的公愤而死。

你要记住他是在位的国王，

而一个戴着王冠的头颅……

爱妙娜

我把他判决了，这对你还不够吗？

我的光荣被侮辱，我要让他为我而死，这对你还不够吗？

打倒一个暴君其代价是爱妙娜，这对你还不够吗？

我恨他，总之，阁下，我曾经爱他，这对你还不够吗？

我并不隐瞒：不错，那负心人曾经使我喜欢过，

至于我的爱情还是我父亲的旨意，就别提了；

但是，最后在这上面由你自己去清算吧。

阁下，虽然我的心愿可耻地失望了，

虽然他的罪过理应遭到我的憎恶，

但是只要他活着，你就得提防着我会对他原谅。
在他死以前，你难以相信我的愤怒会很坚定；
假如他今天不死，我明天就可能又爱他。

奥赖斯特

那好！应该要他死，应该预防他被你赦免；
应当……但是我到底应当怎么做呢？
你如此愤怒，我怎样才能立刻为你效劳？
应当通过什么途径使我的打击达到他的身上？
我差不多还是刚到爱比尔，
你就要由我的双手去推翻一个国家：
你要处死一个国王，而为执行他的死刑，
你只给一天，一点钟，一瞬间的期限。
我要在他全国人民的眼前杀死他！
让我带着祭品上祭坛吧，我不再争持了；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认清应当在什么地方杀他。
今天晚上我就要为你服务，今天晚上我就要杀他。

爱妙娜

但是他在今天白天就娶昂朵马格。
庙里已经摆好了宝座。
我的羞辱已经证实，他的罪行可以肯定，
那你还等什么呢？
他已经把他的头献给你了：
没有卫队，没有防备，他走向这个盛会；
他用所有的卫队来保护厄克多的儿子；
他自己投到为我报仇者的手里。
他已经自弃，你还要替他留命吗？

你去把希腊士兵和我的随从全都武装起来；
动员起你的朋友，我手下的人也都由你指挥。
他对我负心，对你欺骗，蔑视我们全希腊的人；
这还说什么呢？
希腊人怨恨他，已经同我的恨一样深：
愤怒会使他们懊悔赦免一个特洛亚女人的丈夫。
你下命令吧，我的敌人不能逃出你的手，
或者说只须让希腊人去向他动手。
你带领着或是追随着这支怒气冲天的队伍；
你要满身染着负心人的血回来。
你去吧，在这境况下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的爱。

奥赖斯特

但是，公主，请你想……

爱妙娜

嗐！这太过分了，阁下。
你那么多的大道理只能使我愈加愤怒。
我是想给你机会使我欢喜，
我是想使奥赖斯特满意；
但是我看明白了，
你老是想埋怨而毫不想求功。
你去吧，你到别处去夸耀你坚贞的爱情，
让我自己在这里设法为我报仇。
我的雄心对我这些懦弱的好意很感惭愧，
在一天之内受了这么些拒绝也够多了。
我一个人到他们预备婚礼的庙里去，
就是你不敢去争取获得我的地方。

在那里，我敢于走近我的敌人的身旁；
我将刺穿那颗我不能感化的心，
然后我沾着血的两手便转向我自己，
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立刻把我们两人的命运连结在一起；
他虽然是那么负心，我同他一起死，
倒比同你一起活要来得甜蜜。

奥赖斯特

不，我要夺去你这个不祥的快乐，
公主，他只能死在奥赖斯特的手里。
你的敌人定要由我替你杀死，
到那个时候如果你愿意，
再酬赏我的努力也不迟。

爱妙娜

你去吧。让我来支配你的命运，
把你的船全都预备好准备我们逃走。

第　四　场

爱妙娜，克来欧娜。

克来欧娜

公主，你这是自己害自己呀；
你应当想想……

爱妙娜

不管是不是我自己害自己，我只想报仇。
他虽然已经答应了我，可我还不知道

究竟是该把这事交给别人还是我自己来办。
卑吕斯的罪恶在他的眼中和在我的眼中并不一样。
我亲手的打击将要比他的打击来得可靠。
要是能由我自己来报复，那是何等快乐。
把我自己染着违誓者的血的手，
从他的身上抽回来，
为了加深他的痛苦和我的快乐，
我还要藏起我的情敌，不让他临死的眼光看见她！
啊！至少也要奥赖斯特在惩罚他的罪恶的时候，
叫卑吕斯懊悔，知道是由我而死的！
你去找他，叫他告诉那负心人：
是因为我的愤恨杀他，而不是为了国家杀他。
亲爱的克来欧娜，跑着去吧。
假如他临死不知道是我杀他，我的复仇就失败了。

克来欧娜

我听从你。可是我看见的是什么呀？
神哪！谁会想到这个，公主？
是国王来啦！

爱妙娜

啊！你快去追奥赖斯特，
克来欧娜，去告诉他，看到我之后再动手！

第　五　场

卑吕斯，爱妙娜，费尼克斯。

卑吕斯

你没有料到我来吧，公主；
我看得很清楚我来到这里扰乱了你们的谈话。
我绝不是带着可鄙的虚伪，
要来在我的罪过上蒙上一幅正义的轻纱：
只须我的心在私下责备着我，
我就说不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话。
我娶一个特洛亚女子。是的，公主，
我承认我献给她的忠心原是属于你的。
要是别人，他可以同你说，
在特洛亚的战场上，我们的父亲定下这个婚约时我们并不
在场，
他们既没有征求你我的心愿，
我们两人就这样被没有爱情的姻约束缚；
但是我既然遵从了这个婚约，对我来说就已经够了。
通过我的使臣们，我的心被许给你了；
这个我不但不否认，倒反而情愿顺从。
我看见你同使臣们到爱比尔来了；
虽然你两眼威力无比，但他人却已胜利占先，
可是我并不满足于这个新的热情：
我仍然一味对你忠诚，以对王后的礼仪接待你；
一直到今天，我总以为我的誓言能替代爱情。
但是爱情毕竟占了上风，
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昂朵马格从我身上取去了她所憎
恶的心。
我们彼此牵引着，我们将要跑向祭坛，情不自禁地宣誓永远
相爱。

这话说完啦，公主，请你对我这负心人怒骂吧，
我痛苦地这样做了，但是我却心甘情愿。
所以我，不但不阻拦这个合理的怒骂，
因为这样或许我能同你一样减轻我的苦痛。
请你把所有痛骂背誓人的话都加在我的身上吧。
我怕的是你的沉默，而不是你的责骂；
我的心，想起了千百件秘密的往事，
你越不骂我，我自己越会把我骂得更厉害。

爱妙娜

陛下，在你这毫不粉饰的自白里，
我倒喜欢看见你至少还公正地批判了自己，
看见你为了要斩断一个如此庄严的结合，
你投进罪恶倒还自认是罪人。
实在说，一个征服者屈服在遵守信约的庸俗的规例之下，那算合理吗？
不，不，背信弃义对你自有吸引力；
而你来找我也只是为了夸耀你的负心。
什么？要不然既无誓言又无义务的约束，
为什么既要找希腊公主又去做特洛亚妇女的情人？
为什么离开了我，又把我找回来，
竟从爱兰娜的皇女身边回到厄克多的寡妇那里呢？
还要轮流着给一个公主又给一个奴隶加冕呢？
为什么为希腊人牺牲特洛亚，
又为厄克多的儿子而牺牲希腊？
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始终能自主的心，
这一切都出于一个绝不能隶从于诺言的英雄。

为要讨你的妻子喜欢，
也许你需要人家拼命骂你忘恩负义。
你是来察看我脸上的苍白愁容，
好去倒在你女人的怀抱里讥笑我的苦痛。
你是想要让人们看见我跟在她的凤辇后面啼哭。
但是，陛下，一天之内要得到这些快乐未免太多！
不必去另找什么借用的名号了，
你所拥有的难道还不够用吗？
厄克多的老父亲打败了仗，
倾倒在他亲眼看见全家丧亡的门前，
而你的手臂还要深入他的胸膛，
寻找些年老变冷了的余血；
狂热的特洛亚浸在血河里；
伯利塞娜也被你亲手扼死了，
连希腊人看着都愤愤不平地反对你：
有这种勇敢作为的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

卑吕斯

公主，我很知道为了替爱兰娜复仇，
极度的狂怒已经压倒了我的勇敢。
对以前流过的血我可以向你表示懊悔，
但是我很愿意把过去忘掉。
我感谢上天，你能够这样无动于衷，
使我知道我幸福地去爱别人是无罪的。
我看得很清楚，我的心太容易受约束了，
应该先把你认识明白也要对自己细细考查。
我的懊悔实在是给你致命的侮辱；

因为要相信自己是个负心人，
首先得相信自己是被人爱的。
你并不曾企图把我关在你的情网里：
我现在怕对你负心，其实也许是在替你服务。
我们的两颗心并非生来就要彼此关连；
我以前不过是尽我的义务，你也是为你的义务屈服。
实在并没有什么强迫着叫你爱我。

爱妙娜

我并没有爱过你，狠心的！
那我做过的都是些什么事呀？
为了你我把王子们的求婚全不放在眼里；
我亲自到你的国里来找你；
虽然你负心，虽然所有的希腊人都因为我对你的恩情而觉得羞愧，
我仍然留在这里。
我曾叫他们把我的耻辱隐藏起来；
我暗地里在等待负义人的回心转意；
我总以为你迟早总要回到你的义务上来，
而把我应得的情义拿回来给我。
你那样反复无情我还在爱你；
你要是忠实我又当怎样呢？
如今你这残忍的口如此安静地来宣告我的死亡，
负心的，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不爱你。
但是，陛下，假如应当如此，
假如愤怒的上天要把能使你欢喜的这个光荣留在别人的眼里，

那就请你完成你的婚礼，我同意。
但是，至少请你不要强迫我亲眼去做见证。
这也许是我对你说话的最末一次：
请你把婚礼迟延一天；明天任凭你作主。
你不回答我的话？负心的，
我看，你在计算因为同我在一起所丧失的时间！
你的心，恨不能立刻就去再见你的特洛亚女人，
你的心，听着别人同你谈话只有烦恼。
你的心是在同她说话，你的眼是在找她。
我不留你了，请你滚出这个地方吧：
你去对她宣誓你曾经对我宣誓过的忠心吧，
你去渎犯诸神的圣灵的尊严吧。
这些神，这些公正的神不能忘记，
这同样的盟誓曾把你同我结连在一起。
你把抛弃了我的那颗心送到祭坛上去吧；
你去吧，跑着去吧。
可是你要提防着在那里碰到爱妙娜呀。

第　六　场

卑吕斯，费尼克斯。

费尼克斯

陛下，你明白了没有？请你当心，
不要轻视一个狂怒而想报复的情妇。
她在这里的帮手实在是太多了：
希腊人的愤怒同她的愤怒是有关连的呀；

奥赖斯特还在爱她；

也许以这个代价……

卑吕斯

昂朵马格等着我呢，

费尼克斯，你去保护她的儿子吧。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爱妙娜。

爱妙娜

我这是在哪里？我做了什么事？
我还应当做什么？什么样的愤怒在激动我？
什么样的忧愁在摧残我？
坐立不安，毫无主意，我在这王宫里乱跑。
啊！我就不能知道我是爱或是恨吗？
狠心的！他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打发我！
没有怜悯，没有痛苦，哪怕是假装的呢！
何曾看见他心乱过或是哀怜过我一会儿吗？
我能够做到使他发一声长叹吗？
他对我的悲叹一声不响，对我的惊慌无动于衷，
对我的哭泣他哪里象有那么一点儿同情？
而我还在怜悯他！但最叫人可恼的是；
我的心，我懦弱的心到如今依然对他关切！
我只要想到那威胁着他的打击我就发抖！
刚准备要报仇，而我却已经宽恕他了！
不，不要收回我愤怒的判决吧；

就叫他死吧！既然他即使活着也不是为了我们。
负心人胜利了，还窃笑我的狂怒。
他想看到这场暴风雨化成眼泪消散；
他相信，永远是柔弱的我，又心意不定，
我即使要用这只手害他，另一只手也会把它拦住。
他还以我旧日的情意来揣度我。
可是不如说负心人是在别有所图：
在庙里满怀着胜利的心情，
他才不管别人是要他活或是要他死呢。
负心的人，他把这凶惨的难题留给我啦。
不，不，再决定一次：
让奥赖斯特做去吧。
让他死吧，既然他早就该料到了，
既然总是他在强迫着我要他死。
要他死吗？什么？
难道说，是我下命令要他死吗？
他的死竟是爱妙娜对他恋爱的结果吗？
这王子，我过去是多么快乐地叫人张扬他的战功，
在这不祥的婚约未定以前，
我就已经暗地里把我的心许给他了，
我越过多少海洋，多少国家，
从那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
难道只是来作成他的死吗？
来暗杀他，来毁灭他么？
啊呀！在他未死之前……

第 二 场

爱妙娜，克来欧娜。

爱妙娜

呀，我做了什么？克来欧娜？
你来告诉我什么？卑吕斯在做什么？

克来欧娜

他达到了他愿望的最高峰，
他现在是人类中最高傲最多情的人了。
我看见他往庙里去，
他的婚礼在那里预备停当，
以胜利者的身份领着他新得来的胜利品；
眼睛里闪耀着喜欢和希望；
走着路还沉醉于对她的美丽的欣赏中。
昂朵马格，在万众欢声里走过，
把对特洛亚的追忆一直带到祭坛；
照旧地没有爱也没有恨，
无欢喜也无怨叹她好象在服从命运。

爱妙娜

那负心人呢？他如此侮辱我，难道竟要做绝吗？
但是克来欧娜，你观察清楚了他的脸色吗？
他确实感受到那安静而完美的快乐吗？
他绝没转回头来向我的宫院看一看吗？
告诉我，你没有被他看见吗？
当那负心人看见你的时候有没有脸红？
他可曾在慌乱中暴露出他的负心？

他真的一直骄狂到底吗？

克来欧娜

公主，他什么也看不见，

他的安全和荣誉都好象跟着你离开了他的记忆。

也不想跟着他的是什么人，是仇敌还是臣民，

他只进行他的新婚的计划。

他吩咐卫队加意保护厄克多的儿子，

他相信只是他一个人有危险。

是费尼克斯亲自担负了这个责任，

他特意把他护送到远离神庙和王宫的一个城堡里。

这就是他在热情冲动中，单单注意的一件事。

爱妙娜

负心的人！他非死不成。

但是奥赖斯特对你说了什么？

克来欧娜

奥赖斯特同希腊人进庙里去啦。

爱妙娜

好！他没有做好准备为我报仇吗？

克来欧娜

我不知道。

爱妙娜

你不知道吗？什么？

奥赖斯特，奥赖斯特也辜负了我吗？

克来欧娜

奥赖斯特热烈地爱你。

但是他痛感悔恨如万箭穿心，

有时听从他的爱情有时听从他的道义。
他尊敬卑吕斯身上那荣耀的王冠，
他在卑吕斯的身上尊敬着阿西乐，
他也尊敬卑吕斯本人；
他怕希腊人，他怕全世界的愤怒；
但是他说，他怕自己甚于怕任何人。
他愿意作为战胜者把卑吕斯的头呈献给你；
但是暗杀犯这个名字使他惊慌，使他止步。
他最终还是走了进去，
但他不知道出来时会成为罪人还是旁观者。

爱妙娜

不，不，他会亲眼看着他们一帆风顺大功告成；
他自己必然会小心不去搅乱这出戏。
我知道他的勇气已被什么样的内疚所摧毁：
这个懦怯的人怕死，他所怕的只有死。
什么！当年我母亲不用哀求就把全希腊武装起来替她效命，
她那双鼓舞他们战斗的眼睛，
曾看到二十个陌生的国王在十年战乱中死去；
至于我，我希望的只是一个背誓人的死，
我把我被侮辱的仇委托给一个情人去报，
他可以用这个代价无危险地征服我，
我把我自己送给人家，还无法复仇！
去，只有我自己来给我自己报仇。
我要叫多少痛苦的呼声在庙里响起。
我们去搅乱他们这场不祥的婚礼吧，
即使他们能结合，也叫他们只能结合一会儿。

在这极端的混乱中我将不加选择：
不论是谁，就连奥赖斯特本人，
我都要把他当做卑吕斯。
我也要死去，但是至少我的死要给我报仇。
我不是独自一人去死，而要有人跟着我死。

第　三　场

奥赖斯特，爱妙娜，克来欧娜。

奥赖斯特

公主，事情是做成了，你的旨意已经遵行：
卑吕斯在祭坛前完结了他背义负心的性命。

爱妙娜

他死了？

奥赖斯特

他断气了。
愤怒的希腊兵士用他的血洗净了负心的耻辱。
这是我答应了你的。
所以，虽然我心里把这个阴谋想象成凶恶的情景，
我还是跑到庙里去，
在那里我们希腊兵士散开跑进人群直到祭坛前面。
卑吕斯看见了我。
可是他并没有变色，好象看见我倒壮了他的胆气，
好象全希腊人都在他们的大使身上被屈服了，
这样更能增加了他的喜事的华丽。
以后，带着热情拿起王冠，

他亲手给昂朵马格戴在头上。
他说："我给你我的王冠同我的誓心。
昂朵马格，请你统治爱比尔并且统治我。
我发誓把做父亲的情谊给你的儿子。
我请诸神做证，我对他母亲立誓。
我宣誓他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
我现在承认他是特洛亚人的皇帝。"
对于这段引起他民众赞成的言语，
我们希腊兵士只以一个狂怒的呼声响应。
负心人眼看着自己被人四面包围了，
我那时要刺他却没地方下手。
大家都争抢着那杀死他的光荣。
我曾看见他在他们的手中争持了一刻，
他被刺中浑身是血却还想逃脱；
但是结果他走到祭坛前倒毙了。
我从惊慌的人丛中穿出来到这里夺取我的公主，
请你到海岸去，不久我们的朋友们就要来的，
他们的身上将要染着我所答应为你取得的血。

爱妙娜

他们做了什么事？

奥赖斯特

请你原谅他们的急躁。
我很明白，他们破坏了你复仇的计划。
你原来是要我的手先去刺击，
使他临死知道是因为你而死。
不过这也是我的激昂做了他们的榜样，

也只是为着你我才把他们引到庙里去。
公主，你真可以把他的死当做你的光荣，
他们的手只不过是在那里执行。
只有你一个人能发动这个攻击……

爱妙娜

不要说了，奸邪的人，
这懦怯的暗杀犯的罪名只加在你自己身上吧。
你去使希腊人赞美你的疯狂吧。
去吧，我否认你这种狂暴，我厌恶你。
野蛮人，你做了什么事？
你竟如此疯狂，斩断了一个何等壮美的生命！
你竟能够，你这残忍的，今天把他杀了，
而你全身的血液竟不为他而沸腾吗？
你说呀：谁叫你做了他命运的判断者？
为什么暗杀了他？他做了什么事情？
以什么名义？谁同你说的？

奥赖斯特

神哪！怎么？难道不是你刚在这里命我杀死他吗？

爱妙娜

嗐！难道你该听从一个神经错乱的情人吗？
难道你不该看到我思想的深处吗？
你没看出来，在激动时我的心时刻否认我的口吗？
即使我当时要这样做，难道你也应当顺从吗？
你不应当叫我给你重说一百次吗？
在未打击之前你自己不应该再来向我请示吗？
重复地来问，或者不如说你有意撇开了我吗？

你为什么不把我的报仇留给我自己去做？
谁领你到我躲避你的地方来的？
看，这就是你的爱情所结的恶果。
残忍的人，你把跟随着你的不幸给我带来了。
你这次出使对我们两人都是致命一击，
使他倾向了我的情敌而丧命。
不然我们还看得见他把他的温存分给我们；
他也许会爱我，最少他也会装做爱我。
永别了。你可以走啦。我留在爱比尔：
我放弃希腊，我放弃斯巴达，
我放弃它的疆土，我放弃我的全家，我真受够了！
忘恩负义的人，希腊怎么会生出象你这样的怪物？

第　四　场

奥赖斯特。

奥赖斯特

我看见了什么？这是爱妙娜吗？
而我刚才听见的是什么话？
我刚才洒的血是为谁洒的？
照她说来，我是一个负义人，我是一个暗杀犯了。
死的是卑吕斯吗？我还是奥赖斯特吗？
什么！我把照耀我的理性压在心里；
我抱憾地杀了一个我崇敬的国王；
一天的功夫，我侵犯了人君的权威，
使臣的权威，人类的权威，

甚至我刚才围攻的祭坛的权威：
我变成弑君者，暗杀犯，渎神者。
我这为的是谁呀？
为了一个负心的妇人，
我曾答应了她这样做，
并且她说假如他不死，她就永远不再见我，
我受了她的狂怒的支配，
而我现在替她服务了，
她反而向我再要回他的生命和他的血！
她爱他！而我却是一个疯狂的怪物！
我眼看她走远了永不能再见了！
而那负心人在逃走时，却给我留下了一个代价，
那就是我因为要博取她的欢心而得到的种种臭名！

第 五 场

奥赖斯特，比拉德，奥赖斯特的兵士。

比拉德

应当走了，阁下。
离开这王宫吧，不然就得决定从此永不出去了。
我们希腊兵士，尽力暂时守卫着这宫门。
全国民众一齐起来，手握武器追赶我们来了。
这里一切都听从昂朵马格的命令。
他们把她当王后看待而把我们看做敌人。
昂朵马格自己，本来对卑吕斯是那样反对，
现在倒为他尽一个忠实寡妇所应尽的本分，

下令叫人替他报仇，

也许在我们的身上还要为特洛亚同她的前夫报仇。

我们走吧。不要等到人家把我们包围了。

我们希腊的兵士就要来同我们会合了；

趁着爱妙娜现在还把民众牵掣在她周围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的路，我们在安全中出去吧。

奥赖斯特

不，不，朋友，我要跟随的是爱妙娜。

经过她最后的判决，我不能再活了。

你走吧，我犯了罪，我应该受罚。

比拉德

爱妙娜吗，阁下？应该忘了她啦。

怎么？永远做她的工具和愤怒的对象，

你在死人的身上还要找寻新的侮辱吗？

难道因为她死了而你就应当死吗？

奥赖斯特

她死了？神哪！我听到了什么？

比拉德

怎么？你不知道她死了吗？

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碰见了她，

她忧愤地仓惶地往庙里跑去。

她遇见卑吕斯被兵士抬着，

他的血激动着人们为他的死报仇。

无疑地是因为看见这个，她的悲愤冲起来了。

以后我们由门的高处看见她，

握着短剑弯在卑吕斯的身上，

眼睛望着天，自杀了，倒下去了。

奥赖斯特

谢谢诸神！我的不幸超过我的希望了！
是的，天哪，我赞美你的恒心。
不间断地专心一致地要责罚我，
你使我达到苦痛的绝顶了。
你的愤恨乐于造出我的苦难；
我生来是为做你愤怒发火的对象，
做一个不幸人的十足的榜样。
好啦！现在我死而甘心了，我的功德圆满了。
这两个情人在哪里？
为要完成我的快乐，我应该浸在他们和我的血里，
我要在临死时看着他们两个。
咱们把三颗不能结合的心凑在一起吧。
但是多么黑暗的深夜忽然间竟包围了我呀？
从哪边出去？我为什么会发抖？
我受了什么样的惊骇！
亏了上天，我仿佛看出来了……
神呀！这是多少血河围着我流转！

比拉德

呀！阁下！

奥赖斯特

什么？卑吕斯，我又碰见你啦？
难道走到哪儿都要遇见我所怕的情敌吗？
受了那些创伤，你怎么会逃出来啦？
来吧，来吧，来试试我给你保留的一刀。

我又看见了什么呀？

爱妙娜在我眼前拥抱他？

她从威胁着他的刺击中把他拉走。

神哪！她以多么可怕的眼光瞪我！

她拉在她的背后的是什么魔鬼，什么毒蛇？

好啦！地狱的女魔，

你们的手已经准备好了吗？

在你们头上呼啸的蛇是为谁来的呀？

你们带来的家伙是预备对谁用的呀？

你们是来把我拉到永远的黑暗里去吗？

你们来吧，奥赖斯特也来投身到你们的狂怒里啦。

但是不，请你们退下，让爱妙娜来做：

那负心的人比你们更会撕裂我；

而我终于能够把我的心送给她吞噬了。

比拉德

他丧失了神志。

时间紧迫，我们赶快利用这阵昏迷留给我们的时间。

朋友们，把他抢救走吧！

要是他的狂怒同他的知觉恢复过来，

我们的心力就无从使用了。

——剧　终

（齐　放译）

勃里塔尼古斯

（一六六九年）

剧 中 人 物

尼禄	罗马皇帝、阿格里比娜的儿子。
勃里塔尼古斯	梅莎丽娜和罗马皇帝格劳迭司的儿子。
阿格里比娜	尼禄的父亲陶米提乌斯·厄诺巴波斯的孀妇，再醮后为罗马皇帝格劳迭司的孀妇。
朱妮	勃里塔尼古斯的情人。
浦路斯	尼禄的太傅。
纳西	勃里塔尼古斯的太傅。
阿碧	阿格里比娜的亲信。
卫兵	

地　　点

罗马尼禄的宫廷内厅。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阿格里比娜，阿碧。

阿碧

怎么？尼禄皇上正酣睡入梦乡，
您何必移尊步跑来等候他起床？
又何必徘徊宫廷、不带宫娥卫兵，
身为太后却独自把他的房门守定？
太后，请您回到自己的宫房里来。

阿格里比娜

阿碧，哪怕一刻工夫我也不得离开，
我要在此等他。他带给我的焦虑，
在他熟睡时分，仍在我的心头盘踞。
一切情况果然如我预言所示：
尼禄已经公开反对勃里塔尼古斯。
任性的尼禄已经不再约束自己；
爱他，他已厌倦；怕他，他倒乐意。
阿碧，勃里塔尼古斯使他苦恼；而每天
我感到这番连我也叫他见了讨厌。

阿碧

怎么？他讨厌您？尼禄是您亲生，
他出身係寒微，皇位全由您擢登；
讨厌您？格劳迭司的嗣子①是您废弃；
是您使幸运的陶米提乌斯②称帝。
太后，一切会替您阿格里比娜申说，
他应该孝顺您。

阿格里比娜

阿碧，他是该孝顺我。
他若高尚，一切向他昭明此理，
他若忘恩，一切叫他对我忤逆。

阿碧

太后，他会忘恩？啊！他的一切行动
表明他内心能深知他责任之重。
三年整，他说的、他做的，哪一桩
不是向罗马保证当个贤明帝皇？
罗马两年以来因他励精图治，
看来已经回到执政官的太平盛世；
他治国象慈父。总之尼禄刚主政，
已具有奥古斯都③晚年诸般德行。

阿格里比娜

不，不，我的焦虑决不使我是非莫辨，
他的初期确实象奥古斯都的晚年；

---

① 此指勃里塔尼古斯。

② 此指尼禄。

③ 奥古斯都本名屋大维，奥古斯都是元老院给他的尊号，有"神圣"的意义。他是恺撒的外甥女的儿子，也是他的义子。奥古斯都是第一个罗马皇帝。

怕只怕他将来一变过去的状况，
到最后却仍象奥古斯都开始那样。
他伪装不了：我从他眉宇间看清
残酷的陶米提乌斯一姓的凶恶与蛮横。①
他从父祖的血中继承了傲气，又加上
从我娘胎中得来的尼禄家的狂妄。
暴虐的君王总是以善政先行，
卡依乌斯②也一度使罗马百姓相庆；
但曾几何时他的伪善转为狂怒，
罗马百姓的欢庆顷刻变成恐怖。
就算尼禄忠于初政、善始善终，
一朝留下典范，毕竟于我何用？
难道我把治国大权交在他手里，
要他听从民众和元老院的旨意？
啊！他真愿意，就让他做国家之父，
只要他想到点阿格里比娜是他的母。
但我们将能用什么名目来称呼
他那个我们刚刚得知的罪恶活动？
他明知勃里塔尼古斯已爱上朱妮，
因为他俩相爱已不是什么秘密。
就是这个尼禄，你说他有德行，
却叫人抢走朱妮，在那半夜三更。
他想干什么？是恨、是爱叫他作恶？

---

① 尼禄的父亲陶米提乌斯·厄诺巴波斯为人十分残酷。例如，他杀戮拒绝饮酒的奴隶；以乘马飞奔、踏死儿童作为游戏等。

② 指卡依乌斯·加力古拉，他是阿格里比娜之兄。

难道他仅仅以陷害他俩为乐？
岂不是更好说，因他用心恶毒，
我支持了他俩，他就对他俩报复？

阿碧

太后，您支持他俩？

阿格里比娜

亲爱的阿碧，且慢说。
我知道促使他俩受害的正是我：
按血统勃里塔尼古斯本该登皇位，
眼看失落帝位，由于我在反对。
朱妮的哥西拉努斯① 因我一人作梗，
跟奥大薇结婚不成而舍掉性命，
他本受到格劳迭司皇帝的青睐，
奥古斯都大帝也是他的列祖先代。
尼禄坐享一切，作为补偿，我便要
在他俩和他之间把天平掌好，
以便有朝一日，在我儿和我之中，
勃里塔尼古斯也得同样权衡轻重。

阿碧

多妙的主意！

阿格里比娜

风暴中得有躲身的港口。
这下若抓不住，尼禄就会逃出我的手。

阿碧

---

① 西拉努斯原为皇后奥大薇的未婚夫。由于阿格里比娜的阴谋诬害，被逐出元老院。他在阿格里比娜和格劳迭司结婚那天自杀。

对付儿子竟要费这么多的心机吗？

阿格里比娜

他若不再怕我，我就要去怕他。

阿碧

您的提心吊胆也许毫无根据，
即使尼禄现在对您不如过去，
至少他不会变得对我们不利，
而这些是皇上和您之间的隐密。
罗马百姓不论给他什么新衔头，
尼禄无不让给他的母亲来接受。
他对您毫无保留，一片孝心，
在罗马，您和他的名字一样可敬。
他几乎把可怜的奥大薇① 忘记掉，
您的先皇奥古斯都给李薇② 的尊荣也少；
尼禄却首先在他的母亲前破例
允许把那些饰有桂枝的钺杖摆起。
您还要他怎样向您表示知恩？

阿格里比娜

但愿少些尊敬而能多些信任。
他的一切恩惠反而使我气恼，阿碧，
眼看我的荣誉增长而威信扫地；
嗯，嗯，今非昔比，那时尼禄还年幼，
他把朝臣对他的称颂全归我有，
那时他把整个帝国交在我手里，

---

① 奥大薇是梅莎丽娜和格劳迭司的女儿，勃里塔尼古斯的姐姐，尼禄的妻子。

② 李薇为奥古斯都第三个妻子。

只要我下令，宫中就开元老会议。
那时我在幕后，不见我而我在，
我就是这个大议会的全权主宰。
那时尼禄尚未得到罗马人心，
他毫不醉心于他的帝皇之尊。
那天，想起可悲的那天，我仍不安，
那天尼禄荣耀无比，得意非凡，
当时各地君王派来许多使臣，
以全世界的名义齐来向他朝觐。
我本想与他一起坐在皇座上头，
不知谁的主意要我当场出乖露丑；
尼禄远远见我，不管他怎么样，
恼怒之情已经显露在他的脸上。
我心里已预感到将是一场凶祸，
忘恩的他以假尊敬掩盖他的怒火，
他慌忙起立，跑来跟我拥抱施礼，
就这样阻止我就位在皇座里。
阿格里比娜经受这致命一击，
权力从此日趋没落、一落到底。
我的权力仅存泡影，在他的心目中
只有辛尼加的大名和浦路斯的效忠。

阿碧

啊！您的心既为此感到迷惑不安，
为何让伤身的疑虑留在心坎？
至少您可去跟皇上讲讲清楚。

阿格里比娜

阿碧，皇上不再单独与我会晤，
只在约定时间他才公开接见。
他答话、甚至沉默都由人指点。
我看到他和我的两位太傅在监视，
我们的一切会谈，二人轮流主持。
他越躲避我，我越紧追他不放。
阿碧，我应该乘其不备，叫他着忙。
听，有响声；门已打开，快快闯入
问他有何理由要把朱妮拘捕？
如有可能，点破他心中的阴谋。
啊？浦路斯正从里面出来了？

第 二 场

阿格里比娜，浦路斯，阿碧。

浦路斯

太后，

我谨以皇上的名义前来向您晓谕
一道圣旨，初听可能使您惊惧，
其实这是一项明智的好措施，
皇上本人愿意叫您知道此事。

阿格里比娜

既如此，就进去。听他好好对我说。

浦路斯

陛下避不见人，然而为时不多。
太后，通过常人所不知的门户，

有两位执政官比您先到一步。

然而请求您允许我专诚回到……

阿格里比娜

嗯，我决不打扰他的神圣机要。

但是您可愿意、不要有所拘束，

我俩开诚布公、互相倾吐肺腑？

浦路斯

浦路斯平生最最厌恶心口不一。

阿格里比娜

您可打算长期不让我见到皇帝？

难道我去见他，总是叫他烦恼？

难道我把您的地位提得这样崇高，

是叫您在我们母子之间筑起鸿沟？

难道您不敢让他有片刻的自由？

难道您要去跟辛尼加争荣誉，

看谁先能从他记忆中把我抹去？

难道我让你们把他教成负恩徒？

而你们借他的名义，反成了国家主？

真的，我越思量，就越不能相信

你们胆敢把我当傀儡，顺从你们。

您啊，我本可以让您空怀壮志，

埋没在军旅中、默默无闻老死；

而我，可以登上皇座、继承先祖，

我啊，您主子们的女和妻、姐和母！①

① 她是日耳曼尼古斯皇帝的女儿，格劳迭司皇帝的妻子，加力果拉皇帝的姐妹，尼禄皇帝的母亲。

您打算怎么样？难道我用权力
扶植一个皇，却在我头上招来三个帝？
尼禄已非孩子，不正是治国的时候？
您要皇上怕您，怕到何时才休？
难道不通过您，他就一无所见？
难道他无祖先可作治理的典范？
他有志，可选奥古斯都，提庇留为圭臬，
他有能，我父日耳曼尼古斯也可学。
我虽不敢自列于父祖英雄间，
但是有些准则尚能向他指点。
我至少可教他：不管多么亲信，
君臣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分寸。

浦路斯

这一次我奉命前来，在此接谒
只为皇上那件事求得您的谅解；
您并不要求我为那件事解释，
只要我对他今后的一切行动负责，
太后，我以军人的豪爽担保责任，
一个军人不会用花言巧语来欺人。
您把年幼的皇上托付给我教导，
我承认此事，且应当时刻记牢。
但我可曾向您起誓把他欺弄，
培养他当皇帝唯您的命是从？
决不。我不再是为您担负责任，
他不再是您的儿，他是世界主人。
太后，我应当为罗马帝国尽力，

国人认为帝国盛衰在我的手里。
啊！如果要把他教得昏庸无能，
难道非辛尼加和我去教不成？
为何不叫谄媚的小人们去开导？
引坏他、何必从充军之地把人找？①
格劳迭司的朝廷，奴隶充满其间，
要两个，就会来一千个供挑选，
人人都要争夺愚弄皇上的殊荣。
致使他悠悠年少时便老态龙钟。
太后，您抱怨什么？人人对您尊敬。
用您的名起誓就等于用皇上的名。
真的，皇上不再每天前来省视，
向您托付国事，使您的宫廷大张声势。
但是，太后，这可应该？难道感恩
只有对您服从，才算表示真心？
难道尼禄只有一直畏畏缩缩，
挂着空名登上奥古斯都、恺撒的皇座？
我还对您说什么？罗马人嘉许他，
长期来他们忍受三个解放奴②的欺压，
他们在重荷下，一口气也难透，
只希望在尼禄治下恢复自由。
我说什么好呢？目下道德重振，
整个帝国再不是独夫的掠夺品。
百姓在马尔斯教场上选举官长；③
皇上根据士兵意见提拔良将；
元老中德拉撒斯，军队里高波隆，④

名声虽显赫，却仍然纯正秉公；
以前许多元老被充军到荒岛，
如今那里只有诬陷他人的原告。
皇上信任我们与否，何足轻重，
只求我们所出的主意为他争荣；
只求处在他的皇朝昌盛时期，
罗马百姓自由，皇上权力无比。
但是，太后，尼禄如今足以自御，
我服从他，岂敢觊觎教导之誉。
他当然只有奉他的祖先为准绳，
尼禄克肖先皇，才能善理朝政。
如果他的德行继续不断增高，
年年象当初一样，那该有多好！

阿格里比娜

这样，您也不敢担保他的前途，
您认为没有您，尼禄就会迷路。
但您至今满足于您对他的培养，
刚才还对我们说他有许多优长。
请您说明为何尼禄变成绑架手，
叫人去把西拉努斯的妹子抢走？
难道他想用这可耻的行为来轻亵

---

① 辛尼加是从充军地方召回的。
② 指巴拉斯，纳西，卡利斯得。他们在格劳迭司皇帝时代掌握大权。
③ 事实上元老院根据皇帝的提名选出官员。在马尔斯教场上开大会，仅是一种形式。
④ 德拉撒斯是斯多噶派哲学家，守正不阿。后以毕松阴谋案割破血管自杀。高波隆是亚细亚总督，为人正直。后被尼禄杀死。

在朱妮身上闪耀着的祖先之血？
他指控她什么？又凭什么罪由
使她在旦夕之间成为国家之囚？
就因为她出身高贵性情淑娴，
不抢走她就不能在尼禄前露脸？
难道是因为她认为圣恩浩荡，
就可以幸福自在、终身不见皇上？

浦路斯

我知道无人怀疑她有什么罪行；
太后，至今皇上也未定她罪名。
在这里没有什么使他触目心伤，
她的宫中到处是她祖先的肖像。
您要知道凭她手中所享之权，
足以使娶她的亲王造反作乱；①
您要知道皇室的子子孙孙们，
只可以跟皇上同意的人结婚；
您自己也会承认那样做不合理：
越过皇上嫁娶奥古斯都的后裔。

阿格里比娜

我明白了。尼禄想借您的口来说明
勃里塔尼古斯徒然信赖我的决定。
为使他的目光从苦难中转移，
我也空许他追求的婚姻如意。
尼禄为了羞辱我，要人们看明白

---

① 朱妮的母亲爱米丽亚·蕾比大是奥古斯都的后裔。但说她所享之权足以使娶她的亲王造反作乱，是过甚其词，女子不能继承皇位。

阿格里比娜的许诺已经越出权外。
罗马百姓原来相信他孝顺我，
他要用这羞辱告诉他们弄错，
并要全世界人都怀着恐惧的心
知道儿子、皇帝不可混淆不分。
他可以这样做，但我还得告诉
他打击我之前，该把政权巩固。
如果一定要逼得我别无它计，
不得不对他试一试我微弱的权力，
他的权力也将靠不住；在天平上
我名字的威力也许超过他的估量。

浦路斯

怎么？太后，您对他的尊敬常抱怀疑？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您的猜忌？
皇上怎会信您跟朱妮结党营私？
又怎会信您去联合勃里塔尼古斯？
怎么？您竟然会去支持您的敌人、
找出理由来对皇上发泄怨恨？
难道您也会被流言蜚语迷惑、
时时刻刻准备分裂罗马帝国？
难道您愿常怀恐惧？母子相抱
不就可以把那疑虑全部打消？
啊！别象监察官那样苛刻严峻，
您当显出是位宽洪大量的母亲；
即使待您冷淡，声张出去也不宜，
切不可使朝廷因此同您背离。

阿格里比娜

有谁还会看重阿格里比娜的支持？

既然尼禄亲自宣告我已失势，

看来他已经决定不肯让我相见，

而浦路斯竟敢在门口把我阻拦。

浦路斯

太后，看来现在我该默不作声，

我说话太直爽，已使您不中听。

苦闷使人偏激，一切善言美语

不但讨不到好，反而徒增疑虑。

勃里塔尼古斯来了，那我就该让开，

让您听他诉苦，为他的不幸悲哀。

太后，也许您会责怪人们的教导，

实际上皇上已对他们很少求教。

第 三 场

阿格里比娜，勃里塔尼古斯，纳西，阿碧。

阿格里比娜

啊！殿下，往哪儿去？您有什么不安；

竟使您盲目地来到敌人这边？

您跑来找什么？

勃里塔尼古斯

我找的？啊，神哪！

太后，我失去的全在这殿宇下。

朱妮被千百个凶恶的兵丁包围，

眼见自己可怜地被拖进这宫闱。
哎呀！她胆小的心灵该多么惊慌，
骤然见到这个从没见过的景象！
我终于失去了她。那命令太厉害，
硬要把一对相爱的苦难情侣拆开。
一定有人不愿我们痛苦相连、
彼此帮助、共同承受我们的苦难。

阿格里比娜

别说了。我同情您所遭受的侮辱，
我的抱怨已经先于您的苦诉；
但我并不以为空发一阵怒气
就可解除诺言，从此把您抛弃。
我不表白自己，若要了解我的心，
就到巴拉斯家去，我在那里等您。

第　四　场

勒里塔尼古斯，纳西。

勒里塔尼古斯

纳西，可以相信她吗？凭着她的担保
她会在儿子和我之间主持公道？
你想什么？莫非就是这阿格里比娜，
我父亲一娶她，我就灾难交加？
依你之言，岂非她加速我父死期，①
好提早去实现她的阴谋诡计？

纳西

没关系。她跟您同样受到轻视。
把朱妮交还您，她已无可推辞。
您要跟她痛苦相连、利害相通。
在这宫里哀声叹气一无所用。
您若在此只会用那哀怜的口气
发发牢骚、毫无令人慑服之力，
您若把您的怨恨随着空言消散，
那么毫无疑问，您将抱恨终天。

勃里塔尼古斯

啊！纳西，你知道，我今受到委屈，
岂能心甘情愿，长期这样下去；
你知道，我虽然受到骇人的打击，
但是对我应得的帝位岂肯放弃。
但我孤独无援。先父的朋友们
见我遭难，却薄情无义形同路人；
而且嫌我年幼无知、大事难办，
连内心同情我的也都把我疏远。
一年以来我的经验虽然还少，
却已经觉察到我的命运不妙。
四周除叛徒外我还能见到谁？
他们密切监视我的一切行为，
尼禄选定他们做这笔黑生意，
我内心隐秘也被他们当成交易。

---

① 格劳迭司吃了阿格里比娜命劳古丝托烹调的毒菌而中毒。当时有御医在旁，恐他不死，阿格里比娜借口帮他呕吐，把蘸有剧毒的羽毛放在喉内，促其快死。

总之，纳西，每天有出卖我的人：
预知我的计划，听到我的议论，
就象你知道我心中的一切底细。
纳西，你看是吗？

纳西

啊！心灵多卑鄙……
殿下，心腹应当由您自已选定，
您的秘密不可随便讲给人听。

勃里塔尼古斯

纳西，你说得对。但对人不信任
本不应该出于心地高尚的人：
实因我被捉弄已久。但相信你，
我还可起誓，独有你，我不怀疑。
曾记得你的诚实受到先父嘉许，
解放奴中只有你是忠诚不渝。
你的眼睛时刻注视着我的行动，
至今你已多次救我于隐患之中。
去探听一下这场新骚乱的信息，
会不会激励起我朋友们的勇气
观察他们的神色，注意他们的谈吐，
看看我能否期待到可靠的帮助。
尤其在这宫中，你要巧妙地探悉
尼禄把公主看守得如何严密；
她的明眸劫后是否依然秀美，
我有没有可能跟她再次相会。
我今去巴拉斯家寻找尼禄之母，

巴拉斯同你一样是先父的解放奴。
我要去见她、刺激她、缠住她。若可能，
超过她的心愿，叫她给我更多的保证。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尼禄，浦路斯，纳西，卫兵。

尼禄

浦路斯，别怀疑：虽然她不讲理，
她是我娘。她发脾气，我不在意。
但我不能装作不知或甘心忍让
那傲慢臣子胆敢把她的私心助长。
这巴拉斯献恶谋，竟把我娘毒害，
又天天把勃里塔尼古斯弟弟引坏。
他俩偏听偏信；谁若跟踪而去，
可能找到他俩在巴拉斯家会聚。
太不象话！不许他跟他俩碰面，
我下最后命令：叫他远远走开！
我要他走，我命他滚！黑夜之前
此人不得在罗马或宫廷出现。
照此办理：此令有关帝国安危。
纳西，你近前来。而你们，都速退。

第　二　场

尼禄，纳西。

纳西

陛下，感谢神道！朱妮一到您手，
那几个罗马人，今后就不必担忧。
您的敌人们白盼一场、希望落空，
都到巴拉斯家去哭诉他们的无用。
但我见到什么？您也忧急惊慌，
神情比勃里塔尼古斯还要沮丧。
这是什么征兆？见您满面愁容、
目光忧郁不定，似有不测之凶。
一切向您微笑，命运由您决定。

尼禄

纳西，全都完了，尼禄害了相思病。

纳西

您？

尼禄

　　为时虽不久，却已定了我的终身。
我爱，说什么我爱？我为朱妮倾心。

纳西

您爱她？

尼禄

　　　　我受到好奇心的驱动，
昨夜里我窥见她来到这宫中，
只是愁容满面、泪眼向天仰望，

火光刀影下她的眼睛分外明亮；
她虽洗尽铅华却显得纯朴可爱，
还带着睡梦中的娇软媚态。
怎么好？我不知是否她衣未整，
是否暗中见火把，静中闻喊声，
以及见强人野蛮绑架凶相毕露，
使她受惊的眼睛反增添了媚妩？
总之，我见美色不觉心荡神怡，
心想跟她交谈，可是舌结口闭：
我已呆立不动，只是惊讶不止，
就这样放过她，让她进入宫室。
一旦回到宫房，只觉孤单冷清，
我总是推不开、抹不掉她的倩影，
她宛然在我面前，我仿佛向她倾诉，
我甚至喜欢她泪汪汪对我啼哭。
我虽数次向她求恕，可已太迟，
我对付她的是哀求与威胁并施。
我被这新相思逗逗得神思恍惚，
整夜合不上眼，直到天明日出。
也许我被迷住，把她想得太美；
她在我的面前显得十分高贵。
纳西，你怎么说？

纳西

啊！陛下！难道说

她能不见尼禄皇上，长期藏躲？

尼禄

纳西，你很明白。她或出于愤恨，
把哥哥的不幸之死全归罪我一人；
或出于一心想保持自己的矜持，
她就拒绝我看看她青春的美姿；
于是她宁愿受苦忍辱、幽居深处，
甚至避开人们对她的颂扬倾慕。
在我的宫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品质，
她坚贞不贰使我的爱火更炽。
奇怪！纳西，所有的罗马女子无不
邀我宠幸为荣，以免青春虚度。
只要谁对自己的秋波敢于自信，
就会用来博取皇上我的欢心。
但贞静的朱妮只在宫中独处，
视其他女子所追求的光荣为辱。
她只知躲开我，也不想弄明白
皇上是否可亲，是否也会恋爱。
告诉我：勃里塔尼古斯真爱她？

纳西

啊？爱她？

　　　　　陛下？

尼禄

　　　　　　　　　　他还小，也会自赏英华？

他可知迷人的秋波使人销魂？

纳西

陛下，爱情总是不顾理性的指引，
别怀疑，他爱她。见她如此娇美，

他的两眼时常倾注爱情之泪。
他知道体贴入微向她献殷勤，
而且他也许已得到她的欢心。

尼禄

说什么？他多少已占有她的心灵？

纳西

不知道。但陛下，我可向您说明，
有几次我发现他离开这场所，
满怀着在您眼前藏起来的怒火，
他哭诉朝臣们没良心背弃他，
他妒忌您有权而不甘居人下，
想反抗又害怕，他拿不定主意，
但每次见朱妮，回来便满心欢喜。

尼禄

他越会取得她的欢心越是不妙，
纳西，他倒不如使她生气的好。
尼禄要吃醋的，非惩罚他不可。

纳西

您吗？陛下，为何你要忧郁不乐？
朱妮过去对他心疼、同他分忧，
因为只见他的眼中泪水倾流。
但是，陛下，现在她的眼睛已睁开，
她能就近看到您的奕奕神采，
将看见君王们脱冕把您簇拥，
她的情人和他们隐没在人群中，
他们紧盯着您，望您看上一眼。

您偶然看谁一眼，谁就光荣非凡；
一旦她见到您享有如此荣耀，
您再向她求爱，说您为她倾倒，
别怀疑，她的心已陶醉而百依百顺，
您下令她爱您，她就会来爱您。

尼禄

不知有多少烦恼，我要去对付！
真叫人烦死了！

纳西

　　　　　　有谁？谁来拦阻？
陛下！

尼禄

　　全了：奥大薇、阿格里比娜，浦路斯，
辛尼加，全罗马和三年好政治。
我对于奥大薇已无半丝柔情
会使我留恋她，或可怜她年轻，
她对我献殷勤，我也早已看厌，
她常伤心流泪，我难得见她面。
如能立刻离婚，那我多么幸福！
这样可给我解除强加的约束。
老天爷也象在暗中对她惩罚，
四年来她祝告上天，未蒙明察，
她的懿德一点也没有感动神灵。
纳西，神灵并不赏他生子蒙宠幸，
帝国要求有个嗣君至今无望。

纳西

陛下，把她离掉！您何必再彷徨？
帝国，您的心都认定奥大薇有罪。
您的祖先奥古斯都爱上了李薇，
他俩离弃原配后结合在一起；
这离婚很吉利，凭此您才称帝①。
提庇留因母亲改嫁进入家门，
敢在后父面前跟他的女儿②离婚。
唯独您至今把您的愿望压抑，
不敢把她离弃使您称心如意。

尼禄

难道你不知阿格里比娜难协调？
我今心神不安，似乎已经见到
她把奥大薇带来，对我怒目相看，
说她操办的婚姻神圣不可侵犯；
她还恶狠狠地打击我的心灵，
唠唠叨叨说我对她忘恩负情。
叫我如何对付她讨厌的谈话？

纳西

陛下，您不是自己和她的主子吗？
难道要常见您在她扶持下战栗？
活着为己做皇，不能为她称帝。
怕她吗？但陛下，您并没有怕她，
您刚才把傲慢的巴拉斯驱逐处罚，

---

① 奥古斯都和斯克里宝娜离婚，李薇与格劳迭司·尼禄离婚。李薇离婚后生下特罗苏斯。他是阿格里比娜的祖父，尼禄的外曾祖父。

② 指奥古斯都和斯克里宝娜所生的女儿朱丽亚。

您清楚巴拉斯的放肆是她在支持。

尼禄

在她背后我会发号令、摆威势，
我会听你的意见，也敢加以核准，
我渴望反抗她，极力向她挑衅，
但（我在此披露心迹、毫不遮掩）
只要我不幸地来到她的面前，
或因我还不敢反抗她的威力：
她的目光逼我对她表示孝意；
或因我忘不掉她的如许恩惠，
把取之于她的，暗中归她支配。
总之，我的努力对我一无所用，
我的司命神①见了他的就万分惶恐。
我为了想摆脱她对我的束缚，
到处把她躲避，甚至惹她恼怒。
我不断地惹她，使她见我心伤，
好叫她离开我，象我躲她一样。
但我已留你太久。纳西，你退下：
勃里塔尼古斯可能看出你的虚假。

纳西

不，不。勃里塔尼古斯把我当作心腹，
他相信我来此，出于他的吩咐，
专来此探听他所关心的消息，
想从我的口中得悉您的秘密；

---

① 罗马人认为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位司命神随身保护。

尤其他渴望能与他情人再见，
要我殚精竭虑设法帮他实现。

尼禄

那好吧。你去告诉他这好消息，
他将见她。

纳西

陛下，他该跟她远离！

尼禄

纳西，我有我的道理。你会知道
让他见她，我索取的代价将很高。
去夸耀你的机智给他带来了幸福，
对他说，为了他，竟把我也瞒住，
他可私下见她。门开了：就是她！
快去找你主子，把他带到这里吧！

第 三 场

尼禄，朱妮。

尼禄

公主，您惶恐不安，脸色也突变。
莫非在我眼中预先看到了灾难？

朱妮

陛下，向您直说，我弄错了地方，
我来见奥大薇，并非觐见皇上。

尼禄

公主，我很明白。然而我要嫉妒

您对幸运的奥大薇如此惠顾。

朱妮

陛下，您？

尼禄

公主，您想在这宫廷里，

难道仅奥大薇把您认作知己？

朱妮

陛下，除她以外，我向谁求同情？

又向谁去问我莫须有的罪名？

您既惩罚此罪，就不会不知道。

陛下，就请您把我的罪状相告。

尼禄

怎么？公主，难道这罪过还算轻？

您长期躲开我、隐藏您的倩影。

您的天生丽质真是人间瑰宝，

难道得此至宝要您暗中埋掉？

幸运的勃里塔尼古斯可以毫无顾忌

背着我发痴情、看您日益美丽？

为什么到现在您不给我赏光，

硬着心肠任凭我冷落在宫房？

不仅如此，公主，据说您并不生气，

任凭他大胆向您表白他的情意；

而我决不相信，没有同我商讨，

谨严的朱妮竟然会跟他相好，

还会答应爱他，接受他的爱宠。

若非有人传说，我还蒙在鼓中。

朱妮

陛下，我不否认。在他的叹息里，
有时他就向我表白他的心迹。
他始终如一地把他目光停放
在家威败落后遗下的孤女身上。
也许他常记起那幸福的时候，
他父亲曾把我提名作他的配偶。
他是爱我的。他唯父皇之命是遵，
我敢说，他也听从了您和您母亲。
您的意旨常和她的愿望一致……

尼禄

公主，我娘有她的主意，我有我的心思。
现在别提格劳迭司和阿格里比娜，
不管他们的决定，此事由我作伐。
公主，您的终身只有我能干预，
我要亲手给您挑选一位夫婿。

朱妮

啊！陛下，您可曾想到过别的婚姻
都将有辱于生我的先祖皇亲？

尼禄

不！公主，这夫婿既由我来挑选，
不会有辱您的祖宗和我的祖先，
您接受他的爱情不会感到羞辱。

朱妮

那末陛下，夫婿是谁呢？

尼禄

我。公主！

朱妮

您？

尼禄

公主，我自然会把别的名儿提，
只要我知道有人超过尼禄帝。
为了找个郎君使您能够赞成，
我已环顾宫廷、罗马和帝国全境。
公主，可是我越极力百般寻找，
该把这珍宝交在谁手里才好，
我越认为唯有皇上才配得上您，
也唯有他有福来承当这保管人。
唯独把您托在他手中才相称，
因为罗马帝国委托他掌管众生。
那当初的情景您自已可以深思：
格劳迭司当时把您许给他的儿子，
因为那时他想到了一定的时辰
就可以立他为整个帝国的嗣君。
但神宣告我继位。神意决不可违，
归随帝国皇室，您已无可推诿。
神道们将白白使我荣获帝国，
如若您的芳心不肯归附于我；
如若您不能用美色来消我愁；
如若我黑夜里长相思、心担忧，
生活里常怨恨，老是满腹嫉妒，
又不能来到您的脚下把衷情吐。

不要因奥大薇在眼前而疑虑，
罗马百姓和我一齐把您推举，
把奥大薇休弃，而且给我解决
上天根本没承认过的那个婚约。
公主，请您思量，并考虑这决定，
这对得起皇子爱您的一片深情，
这不辱没您久藏的动人目光，
也不辜负世界对于您的期望。

朱妮

陛下，这不能不叫我感到惊奇。
在这同一天里，我看到我自己
就象个罪犯被押送到这宫中，
我不期而遇到您正非常惶恐；
等我刚刚相信自己并无罪过，
您突然把奥大薇的地位献给我。
然而我敢直言，当不起、受不住
这过分的荣耀和昨夜的羞辱。
陛下，您怎么能期望一个姑娘，
刚刚降临人世就几乎家破人亡，
常忍受人们所不知道的苦痛，
全凭着勇气去对付种种灾凶，
处在这样深深的黑暗境地内，
突然去登上那众目睽睽的高位？
就在远处，我也受不住这光芒，
况且已另有人在那高位之上。

尼禄

我已对您说过，我要跟她离婚，
您不要太害怕，也不要太谦逊；
更不要以为我盲目把您选定，
我保您有资格，只要您满口答应。
请您别忘记，您出身帝皇之家，
切不可放弃那可靠的富贵荣华，
皇上一心想把这些宠恩给您，
别以拒绝为荣以致遗恨终身。

朱妮

陛下，我内心的真情上天洞察，
我决不贪图不正当的富贵荣华。
我知道如何衡量您的圣恩浩荡，
但是这地位越使我无上荣光，
就越使我蒙受耻辱、出乖露丑，
竟然犯罪去把合法的皇后赶走。

尼禄

公主，您对她的利益无比关心，
您对她的友谊实在不能再深。
但我们别装腔，不如揭开秘密，
您关心的并非姐姐而是她弟弟；
为了勃里塔尼古斯……

朱妮

他会打动我心，
陛下，我不想把这真情隐瞒您。
这样坦白直说，当然有些放肆，
但是我的心口如一绝无二致。

我既不在朝廷，我就不去考虑
该学哪种伎俩、如何花言巧语。
我爱勃里塔尼古斯，我已许他终身，
当时他一结婚，本可位居至尊，
就因遭受那些祸患，帝国失去，
荣誉被人剥夺，宫廷好象废墟，
他的权势衰落，朝臣日益稀疏，
这一切却把朱妮的情丝牵制住。
您在此所见到的无不称心如意，
您的日子常美好、生活在欢乐里，
帝国是您取之不尽的幸福源泉，
若有不如意事把您的幸福中断，
世人都会来费心使您重新欢喜，
他们争先恐后叫您把它忘记。
勃里塔尼古斯忧愁悲愤、孤苦伶仃，
他只有我一人关心他的命运。
陛下，他仅有的欢乐便是我的泪珠，
这泪珠有时使他忘记了苦辱。

尼禄

我就为您的泪珠、他的欢乐而妒忌，
若是别人，我早把他的生命了结，
但我对待这位皇子还很友善，
公主，他很快就要来到您的面前。

朱妮

啊！陛下，仰赖您盛德，我很放心。

尼禄

我本可禁止他到这里来见您。
但是，公主，我要防止他去惹祸，
因他在仇恨中很可能这样做，
我不愿他丧亡。最好让他亲自
从他心爱的人口中听到宣判词。
您若爱他生命，叫他跟您远离，
别让他看出来我有什么妒忌。
赶他走，这责任全由您来担负，
或用您的言语，或用您的沉默，
至少用您的冷淡无情使他明白
不该在您身上寄托希望与爱。

朱妮

我？要我向他宣告如此严酷的判词？
我的口千百次向他起过相反的誓。
陛下，那时纵然我能隐藏真情，
但我不能控制住我的那双眼睛。

尼禄

公主，我将躲在附近监视你们，
您要关紧您心里爱情的闸门，
不论怎样暗通款曲，我全知道，
即使不讲话、丢眼色，我也明了。
您若讨他欢喜，他将必死无疑，
一个手势、一声叹息都不可以。

朱妮

哎呀！假如我还敢有所要求的话，
陛下，那末请许我永远不再见他。

第　四　场

尼禄，朱妮，纳西。

纳西

陛下，勃里塔尼古斯现在请见公主。

他来了。

尼禄

他来吧！

朱妮

啊！陛下！

尼禄

我退出。

如今您比我更掌握他的命运。

公主，见到他别忘了我监视你们。

第　五　场

朱妮，纳西。

朱妮

啊！亲爱的纳西，跑到您主子前

对他说……我完了，我已经把他见。

第　六　场

朱妮，勃里塔尼古斯，纳西。

勃里塔尼古斯

公主，能亲近您，真是何等洪福！

怎么？我还能有如此甜蜜的会晤！

但在这欢乐中我仍忧心如焚，

唉！不知我能否希望再见到您？

难道必须费尽心机、偷偷摸摸

才能得到您往常暗许我的幸福？

夜漫漫！难入眠！您的珠泪玉容，

可否使恶人们未敢轻举妄动？

您的情郎怎么办？是哪个嫉妒鬼，

不让我有福在您面前把命催？

唉！当您在遭受那惊恐的时候，

可曾暗中向我诉说您的哀愁？

我的公主，您可曾甘心盼我来见？

您可曾想到我为您受多大的苦难？

怎么不说话？就这样待我！冷冰冰！

您以这样的表情来安慰我的不幸？

说吧！只有我俩在，敌人已经瞒住，

我今跟您说话，他有事在别处。

莫把他不在场的幸福时刻错失。

朱妮

您今所在的地方充满他的权势。

殿下，连这墙上也可能长着眼睛，

皇上也始终没有离开这宫廷。

勃里塔尼古斯

公主，您何时起变得这样惊恐？

怎么？您也让人禁闭住您的爱情？
您变心了？您对我一直信誓旦旦，
我们的爱情就连尼禄也在妒羡。
公主，请您去掉这不必要的恐惧，
大家心中对我仍然忠诚不渝；
我的愤怒，人们以目光表示赞同，
尼禄的母亲也跟我们联合相通。
罗马百姓对他的行为也不满……

朱妮

啊！殿下！您说的与您想的正相反，
您曾亲口对我说起过千百回：
罗马百姓异口同声把他赞美；
您对他的德政一直十分敬仰，
您说出那些话实因痛苦失常。

勃里塔尼古斯

我不得不承认，您的话使我惊讶，
我找您不是为了听您来歌颂他。
怎么？为了向您细诉折磨我的苦恼，
我好不容易才把这良机窃到，
公主，难道您用这宝贵的光阴，
一味去歌颂那欺压我的敌人？
谁使您一天内变得如此令人吃惊？
怎么？连您的眼睛也不会传情？
我看见什么？您怕与我的眼睛接触？
尼禄讨您喜爱？我已叫您厌恶？
啊！我若这么想……谨以神道的名义，

公主，请消除我心中产生的怀疑。

说吧！难道您已不把我记在心？

朱妮

殿下，快出去吧！皇上就要莅临。

勃里塔尼古斯

纳西，受此打击我还能把谁信任？

第 七 场

尼禄，朱妮，纳西。

尼禄

公主啊……

朱妮

不，陛下，我什么也听不进。

您的命令我已经服从，至少让我

在他的背后，暗暗把我泪珠洒落。

第 八 场

尼禄，纳西。

尼禄

好啦！纳西，你看他俩热烈相爱，

甚至在沉默中也都表现出来。

她爱我的对手，我怎能不知道；

我要叫他失望而我因此欢笑。

用他的苦恼制作我的行乐图，

他猜疑情人的心，我已亲眼目睹。

我跟她去。我的对手正等你去听他号泣，

去，快走，折磨他，给他添些新猜疑。

当她在我面前哭泣他、爱慕他，

我却要他为这不知之福付高价。

纳西（独自一人）

命运之神又要把幸福赐给你，①

纳西，难道你要去把神意违逆？

神道的美意我要不折不扣地遵循，

为了自己幸福，就该牺牲受苦人。

① 纳西曾在格劳迭司皇帝手里得势一时，后因巴拉斯得宠而失势，如今又有希望在尼禄皇帝前得宠。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尼禄，浦路斯。

浦路斯

陛下，巴拉斯将遵命。

尼禄

我娘目睹

压服他的傲气时神情如何表露？

浦路斯

陛下，毋庸置疑，这下子打击了她，

她当即把她的痛苦化为怒骂。

她的脾气发作，为时已经很久，

但愿这不过是她徒然的怒吼。

尼禄

怎么？您想她还能有什么对策？

浦路斯

陛下，对阿格里比娜始终轻视不得。

全罗马和您的士兵都尊敬她的先祖，

至今仍缅怀日耳曼尼古斯、她的先父。

她知她有权力，您知她有胆量，

但使我见到她更为害怕的情况，

正好是您自己助长了她的怒气，

并亲自授与她对抗您的武器。

尼禄

浦路斯，我？

浦路斯

陛下，是您的那份痴情……

尼禄

我明白，浦路斯，但无药治心病。

我内心说的比您要说的更周详。

但我不能不爱。

浦路斯

这是您的想象，

陛下。您只挣扎几下已经停止，

毛病开始还轻，您就害怕去治。

但您若有决心要尽好您的责任，

决不愿纵容那个陷害您的敌人；

您若想起初期获得的光荣政绩，

陛下，您若愿意唤起您的回忆，

想想奥大薇的懿德不该受此报答，

想想她不顾轻慢、爱情忠贞不拔，

尤其是您若能避开朱妮的倩影，

数天不去见她，苦一下您的眼睛，

相信我吧，即使相思病把您害，

陛下，您若不愿，就根本不会去爱。

尼禄

浦路斯，听信您须到紧急关头、

要用军队来维护那荣誉的时候，
或者坐在元老院里相安无事、
应当对国家的命运作出决议时，
我才对您的经验完全依赖信任，
但相信我，爱情不是一般的学问。
浦路斯，我确实感到困难重重，
对于您的教训我不能俯首听从。
再见吧！离开朱妮，我实在太痛苦。

第 二 场

浦路斯。

浦路斯（独自一人）

浦路斯，尼禄的本性终于暴露。
你以为已把他的野蛮性格束缚，
他却准备挣脱你这脆弱的绳索。
他的本性一发展也许不可收拾。
神哪！祸患临头，我有什么法子？
辛尼加本可以把我的忧虑轻减，
但他有事离罗马、尚不知这危险。
啊！我若能激起阿格里比娜的母爱，
我就能……正是她，我有幸见她来。

第 三 场

阿格里比娜，浦路斯，阿碧。

阿格里比娜

好啊！浦路斯，我不该那么猜疑？
您教导得真好、使您名声四溢！
罚巴拉斯去充军，也许他犯的罪
就是曾把您的主子捧上了帝位。
您心里很明白，全凭他的意思，
格劳迭司就听他收我的儿为子。
我怎么说？有人给皇后树对手，
教唆尼禄抛弃夫妻间的操守。
好一个尽职的太傅！本当仇视佞臣、
做一个约束他少年血气的人，
反亲自奉迎他，致使他在心里
把他母亲轻蔑，把他妻子遗弃！

浦路斯

太后，现在您把我责备还过早，
皇上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宽饶。
罚巴拉斯充军，您也得这样决定，
他为人太傲慢，早该得此报应。
皇上不过忍痛加以执行而已，
朝臣们也早就这样窃窃私议。
至于那不幸的事①，并非不可挽回，
也能叫奥大薇不必再流眼泪。
但请您消怒气，采用温和手段，
就可使皇上与皇后重新言欢；

---

① 指尼禄劫走朱妮一事。

用威胁、用吵闹，皇上将更凶暴。

阿格里比娜

啊！您竭力想堵住我的嘴，办不到！
我看我的沉默反助长您的轻视心，
人们未免太尊敬我所提拔的人。
阿格里比娜在巴拉斯外尚有靠傍，
上天还给我足以挽回颓势的力量。
格劳迭司的嫡子已经开始弄清
我只有表示后悔的那种种罪行。
您别不信，我要把他显示给军队，
向士兵们诉说他自小就吃苦受罪，
要他们学我的样，一起弥补过失。
这一边，他们将见到皇帝的亲子、
要求他们对于皇室矢志忠诚，
他们将听从日耳曼尼古斯女儿的命令；
另一边，他们看到厄诺巴波斯的儿子①
却由辛尼加和武官浦路斯扶持。
这二人由我从流放的地方召回，
竟然在我眼前分享至尊的权威。
我们共同的罪恶要公诸于世：
人人皆知我用什么手段把他扶植。
为使大家痛恨他和你们的擅权，
我将承认那些最最恶毒的谣言，
我要坦白一切罪行：流放、杀人，

---

① 指尼禄。尼禄是阿格里比娜与厄诺巴波斯所生之子，参见人物表。

甚至下毒！……

浦路斯

太后，人们不会信您。

人们将会否认那些阴谋诡计，
不会相信激怒的证人控告自己。
至于我，第一个帮您完成了计划，
并使军队宣誓效忠于他的麾下，
我对他忠心耿耿一点也不后悔。
太后，事实上这不过是子继父位，
格劳迭司既已承认尼禄为义子，
他的子、您的儿权利不分彼此。
罗马选他，天经地义，史有前例：
奥古斯都的义子提庇留就曾称帝。
年轻的阿格里巴原是皇裔嫡生，
竭力要求也不能把帝位继承。
尼禄的权力已建在雄厚的基础上，
如今要削弱它，就是您也休想；
再者，太后，他若还肯听我的意见，
他的善意不久可使您的主意改变。
我已开始，还要继续做这工作。

第 四 场

阿格里比娜，阿碧。

阿碧

太后，您的痛苦竟使您这般恼火！

但愿皇上不知这个情况才好！

阿格里比娜

唉！但愿他亲自跑来把我找！

阿碧

太后，以神的名义，把您的怒气藏起。
怎么？难道为了姐弟二人的利益，
您该牺牲休息、惶惶不可终日？
难道皇上的恋爱您也想去控制？

阿格里比娜

怎么？阿碧，没见轻视我到何境地？
全为了对付我才给皇后树情敌，
这关系对我不利，我若不破坏掉，
就会失去我地位，从此微不足道。
奥大薇至今空有那皇后的虚名，
在朝廷不起作用，她尚不知那事情。
恩宠与荣誉本由我一人封赏，
人们求利之心集中在我身上。
不意另有女子赢得皇上的宠眷，
她将掌握妻子和皇后的大权。
我处心积虑所求得的至尊荣光，
只要她一顾盼，全成为她的恩赏。
我说什么好？他避我，我受冷遇……
唉！阿碧，我不能再这样想下去。
到我该催上天判我死刑之时，
尼禄，不孝的尼禄……他的情敌到此。

第 五 场

勃里塔尼古斯，阿格里比娜，纳西，阿碧。

勃里塔尼古斯

太后，我们的共同敌人尚可战胜，
我们的苦难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
您和我的朋友至今虽无表示，
但当我们空悲切、坐失良机时，
他们已因那不义之事满腔怒火，
刚把内心的怨恨在纳西前诉说。
尼禄想娶朱妮，不能安然无事，
他竟不顾我姐，爱那负心女子。
假如您对我姐受辱深表同情，
一定能叫薄幸的尼禄安守本分。
元老中间同情我们的为数尚多，
西拉，毕松，包都……①

阿格里比娜

殿下，您说什么？
西拉，毕松，包都！那些贵族首领！

勃里塔尼古斯

太后，我深知这话叫您不高兴；
我知您虽震怒，但还犹豫不决，
对所希望得到的还有所恐惧。
嗯，您早已使我陷入困苦境地，

① 西拉是格劳迭司的女婿，后被尼禄充军杀害。毕松后为首反对尼禄。包都是奥古斯都的曾孙，后也为尼禄所杀害。

不必怕尚有人胆敢为我出力，
我已没有朋友，您安排得多周详，
他们早已被您驱逐完、收买光！

阿格里比娜

殿下，别太相信您自己的猜疑，
我们的出路全靠我们同心协力。
我说话就算数。即使敌人阻难，
我许给您的一切，决不自食其言。
尼禄作恶多端，躲不过我的怒罚，
迟早应当叫他听从他老娘的话。
我要想方设法，对他软硬兼施，
否则带领您的姐姐，我就亲自
到处诉说我的惊恐，她的忧急，
使大家都同情她的流泪哀泣。
再见！我要到处下手攻击尼禄，
您若信任我，那就暂避他的耳目。

第　六　场

勃里塔尼古斯，纳西。

勃里塔尼古斯

你没把虚假的希望来哄骗我吗？
我能否相信你对我所说的话？
纳西。

纳西

可以相信。殿下，但在此地

我却不能向您揭露其中秘密。

走吧！您还等谁？

勃里塔尼古斯

纳西，我等的那人？

哎呀！

纳西

请您说吧！

勃里塔尼古斯

假如由您操心，

我还能见到……

纳西

谁？

勃里塔尼古斯

说出来，我脸红。

但我要等运气，心不能太激动。

纳西

您听了我的话，还认为她忠贞？

勃里塔尼古斯

不，纳西。我认为她有罪又负恩，
应当受我怒斥。但是由不得我，
我总不能认为她会这样去做；
我的心神迷惘，简直顽固不化，
总是找出理由原谅她、爱慕她。
但无论如何我却不能不相信，
我要冷静下来，对她加以痛恨。
谁会信？她的心看起来如此高大，

自小就厌恶朝廷里的尔虞我诈，
竟然舍弃这诚实的美誉，一天里
便干出宫中也罕闻的背信弃义。

纳西

谁知这负心女子长期躲藏之后，
不会去盘算把皇上勾引到手？
她深知她花容玉貌总难遮掩，
也许她正要人追求，她才躲闪，
好激起尼禄争取这难得之誉、
赢得这无人能赢得的骄纵之女。

勃里塔尼古斯

我不能见她了？

纳西

殿下，正在此时，
她在接受那新欢的山盟海誓！

勃里塔尼古斯

那末，走吧！纳西。但我见谁？是她！

纳西（旁白）

神道啊！我快把这情况报告陛下！

第　七　场

勃里塔尼古斯，朱妮。

朱妮

殿下，您快走吧！您要避避风头，
因我坚贞不拔，使他视您为仇。

尼禄正在发怒。我刚乘机逃出，
正好那时他娘死死把他缠住。
再见！您等着吧！别怀疑我的爱情，
日后您会见到我的忠贞而高兴，
我心上永远留着您的音容笑貌，
怎么也除不掉。

勃里塔尼古斯

公主！我全知道。
您要我躲开、好叫您称心如意，
并让您的新欢有个自由天地。
当然有我在此，您要暗中羞愧，
就是寻欢作乐，内心也受责备。
好吧！我该走了。

朱妮

殿下，别错怪我……

勃里塔尼古斯

唉！您至少得多反抗一阵才妥。
您若对我薄情，我决不会抱怨
您被富贵吸引而倒向那一边，
我也不怪您被帝国的荣华迷住，
或为了享乐竟不顾我姐受苦。
但我抱怨您求虚荣、判若两人，
而您曾表示过，对此早已厌恨。
嗯，我还得承认，我那失望的心灵
真没有想到过还会遭受此不幸。
眼见因我衰落，别人多行不义，

眼见上天和害我者串通一气，
如许骇人听闻之事未息天怒，
公主，到头来我还要被您背负。

朱妮

时来运转之际，我将情不自禁
说明原委，叫您后悔对我不信任。
但尼禄想害您，在此紧急关头，
殿下，我只有为您的安全担忧。
走吧！请您放心！不要再抱怨我，
当时他在窃听，不许把真话说。

勃里塔尼古斯

啊？残忍的……

朱妮

我们说话他都在听，
他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表情，
他随时都准备在您的身上报仇，
只要我一个手势暗把情意交流。

勃里塔尼古斯

公主，尼禄他在窃听！哎呀！但是
您的眼睛可瞒过他而向我暗示。
至少使个眼色说明有人操纵。
难道只有说话才能表明心衷？
看我一眼，就可免我多少忧愁！
您本该……

朱妮

我本该沉默好把您救。

唉！该向您说明了。有多少次数
我想把心里的不安向您细诉。
几次三番我只得忍住我的叹息，
想看您的眼睛又把视线转移。
多么痛苦！看到情人不能开口，
只能听他叹气，增添他的忧愁！
我看情郎一眼就可给予安慰，
但这一眼不知要惹出多少泪！
唉！一想到这些，我就惶恐不安，
我只觉得我的真情难以掩盖。
在此惊恐之下，我怕脸色发白，
我感到我眼中充满痛苦悲哀。
我好象总看见尼禄正在发怒，
斥责我太体贴，对您暗加鼓舞。
深怕我的爱情再也压制不牢，
我竟希望从未把您爱过才好。
唉！殿下，事关他和我俩的幸福，
他对您我的心了解得很清楚。
我再次劝您走，躲着别让他见，
等到安定之时，我要跟您细谈，
还有许多秘密我要讲给您听。

勃里塔尼古斯

啊！公主，这已不少！足以使我认清
我的幸福、我的罪过、您的恩德！
知否为我，您已把一切都弃舍？
我何时伏脚下，求您恕我错怪？

朱妮

您干什么呀？唉！您的对手已经前来。

第　八　场

尼禄，勃里塔尼古斯，朱妮。

尼禄

殿下，请继续表示如此动人的爱慕。
公主，他感激您，足见您的爱护。
刚才我撞见他在您的脚下拜倒，
但他该向我表示些谢意才好：
您喜欢这地方，我就把您留住，
便于他和您在此幸福地会晤。

勃里塔尼古斯

我可以在她的脚下诉苦或言欢，
不论哪里只要她肯让我见面。
您把她扣在这里，但这里的景象
并没有什么能使我受惊着慌。

尼禄

难道这里的景象还不向您表明
应当对我尊敬并听从我命令？

勃里塔尼古斯

在这里不见得一旦你我长大，
要我来听从您，您来把我欺压。
我们生下时谁料到有朝一日
陶米提乌斯对我说话象个主子。

尼禄

我们的愿望无不由命运所决定。
我曾膺受天命，您也该听天由命。
如果您不懂那顺从天命之理，
好在您还年轻，可以教您学习。

勃里塔尼古斯

谁来教我学习？

尼禄

整个帝国，还有
罗马。

勃里塔尼古斯

罗马百姓给的皇权也任由
那些残酷不仁之事：强凶霸道、
兴冤狱、抢妇女，还把皇后离掉？

尼禄

罗马百姓并不以好奇的目光
窥探我隐瞒他们的私人行藏。
学他们尊敬我！

勃里塔尼古斯

我知他们想什么！

尼禄

至少他们不说。学学他们沉默！

勃里塔尼古斯

看来尼禄已对自己失去控制。

尼禄

尼禄已讨厌您在此大放厥词！

勃里塔尼古斯

谁都希望自己的统治为民造福。

尼禄

只要大家怕我，福与祸不在乎。

勃里塔尼古斯

除非我过去对朱妮不甚了解，

您这种情绪不能使她心惬。

尼禄

我若不懂用什么秘诀讨她欢喜，

可我会有办法惩罚大胆的情敌。

勃里塔尼古斯

对我，若有什么吓倒我的灾难，

那只有她恨我，才能使我胆战。

尼禄

我只能对您说：就等她来恨您！

勃里塔尼古斯

我只盼望有福去博取她的欢心。

尼禄

她许过您了，您将永远叫她喜欢。

勃里塔尼古斯

我至少不会去窃听她的言谈。

我任凭她表白对我的一片爱情，

决不躲在一旁使她不敢作声。

尼禄

我明白了。来啊，卫兵！

朱妮

您干什么？

他是您弟。唉！他爱我才生妒火。

陛下，他的一生受尽灾难困苦，

难道做我情郎的福份您也嫉妒？

为了恢复你们兄弟间的感情，

请让我躲开您的目光，他的眼睛。

我出走才能制止您俩的激烈争吵，

陛下，我要出家进入菲斯大庙①。

您别同他争夺我那颗不幸的心，

请您让我把它奉献给神道们。

尼禄

公主，您这决定既奇怪又突然。

卫兵，快把她带进她那个房间。

把勃里塔尼古斯押在他姐姐的宫室。

勃里塔尼古斯

尼禄争夺爱情的手段原来如此！

朱妮

殿下，别再惹他。要忍受他的狂怒。

尼禄

卫兵，执行我的命令不得延误！

---

① 菲斯大神庙有女巫十八名，矢志守贞，共同生活。她们的职责是守护庙内"神火"不熄。这里是拉辛对全剧结局的一个伏笔。古典悲剧中往往以神谕托梦等预示结局，几乎成为一种规律。

第 九 场

尼禄，浦路斯。

浦路斯

天哪！我看见什么？

尼禄（没见浦路斯）

这样他俩更加相爱。

我明白了，他俩的相会是谁的安排，

刚才阿格里比娜过来与我见面，

跟我唠唠叨叨谈个没了没完，

原来是为了玩弄这可恶的一手。

（看见了浦路斯）

去了解一下我娘还在此没有？

浦路斯，我要把她拘留在宫内，

用我的卫兵去撤换她的卫队。

浦路斯

啊？陛下！不听听她？您的娘？

尼禄

住口！

浦路斯，我不知您在想什么计谋；

这几天我感到我的一切心思，

您总象监察官那样加以抵制。

告诉您，我妈要由您来负责，否则

她和浦路斯就由别人来负责。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阿格里比娜，浦路斯。

浦路斯

嗯，太后，您可以从容地为您辩明，
皇上同意亲自来此洗耳恭听。
他下令要把您在这宫内留下，
也许他打算要跟您在此谈话。
恕我冒昧直抒己见，不管怎样，
请您忘记他过去得罪您的地方。
您倒不如准备伸臂来拥抱他，
太后，您只须自辩，别对他告发。
您知道朝廷只对他一人崇钦，
他虽是您儿且由您栽培成人。
但他是皇上。您跟我们并无区别，
您虽给他权力，也得服服帖帖。
根据皇上对您和善或是凶狠，
朝臣们便奉承您或是怠慢您。
人们求助于您，实际上是在求他。
看，皇上已来了。

阿格里比娜

让我和他留下。

第二场

阿格里比娜，尼禄。

阿格里比娜（坐下）

尼禄，您过来吧！请在这里就座。
有人要我解除您对我的疑惑。
我不知人家能告我什么罪名，
我要把我所做的事向您讲明。
您今当了皇上。您知道您自己
生下来与帝位可有多大距离。
罗马百姓视我祖先受权于天，
但再高贵，无我策划也属徒然。
勃里塔尼古斯的母亲被处决以后，
谁能嫁给格劳迭司便竞相追求，
如许名媛淑女争取邀宠入选，
央求他宠幸的解放奴美言推荐。
我也想嫁给他，但我唯一的愿望
是把我将践登的高位向您转让。
我就纡尊就卑恳求巴拉斯帮助。
他主子受到我每天拥抱爱抚，
不知不觉爱上了自己的侄女，
我把他的感情导致成男女爱欲。
但由于我俩是同血统的原因，

格劳迭司便不可能乱伦结婚姻。
他不敢把自己哥哥生的女儿迎娶，
元老院就曲意逢迎、放宽法律，
使他做我夫君，罗马由我左右，
如此，我足够有余，而您一无所有。
后来我叫您跟我进入他的家，
我把他的女儿嫁您，使您当上驸马。
爱她的西拉努斯眼见断了缘分，
就在那不幸的日子流血自尽。
这还不算什么。您怎么会指望
格劳迭司爱他的女婿胜过儿郎？
我还是求这位巴拉斯成全此事，
格劳迭司听了他话就认您为义子。
赐您名叫尼禄，更以最高皇权
预先许给您而亲口表此心愿。
这时大家回忆起过去的情况，
才觉察我的计划早已布置停当。
由于勃里塔尼古斯将来不能位居至尊，
他父皇的朋友们便发出声声怨恨。
我以诱人的许诺笼络了一批权贵，
为了自身安全又把最危险的人发配。
格劳迭司受不住我的絮聒不休，
把儿子身边忠信的人一一驱走，
这些人一直关注着他的前程，
可能为他开道、重把帝位继承。
不仅如此，我还从我的扈从中

选出一批人来管制他的行动；
对于您，我的选择却绝对不一样，
为您选定的太傅，全罗马一致赞扬。
我拒绝钻营，只信任美德令誉，
我从充军处找，从军队里推举，
找到了辛尼加，推举了浦路斯，
从此……他俩的德行全罗马推崇备至。
我从格劳迭司那里取得了财富、
以您的名义亲手向人慷慨散布，
看戏啊，赏赐啊，足以诱惑人心，
借此，我使百姓、士兵归顺于您，
唤起他们当年对皇上的拥护，
由您体现日耳曼尼古斯①、我的先父，
这时格劳迭司已经生命危殆，
他蒙蔽已久的眼睛终于张开，
他发觉自己错了。虽然心怀恐惧，
仍不禁为自己的儿子抱怨几句，
他还想召集他的朋友，但已太迟。
他的卫兵、宫室、病榻全由我控制。
我使他为儿子空表一片爱意；
我严密监视他，一直到他断气。
我用尽心思、假装减轻他的痛苦，
临死也不让他知道他儿子的哀哭。
他一死，传出各种谣言中伤我。
我便把不胫而走的死讯加以封锁。

① 日耳曼尼古斯在世时颇受百姓爱戴，阿格里比娜常以此炫耀自己。

而正当浦路斯秘密地前去唆使
所有军队宣誓效忠于您之时；
正当您遵照我的指示来到中军，
罗马的神坛上却燃烧起祭品。
我骗人的谕令使百姓大为激动，
为那已死的皇帝吁求康复圣躬。
直到禁卫军已全部服从命令，
您的皇权已完全得到巩固稳定，
百姓才见格劳迭司而震惊其驾崩，
他们同时得知您的登位、他的死讯。
这就是我要向您作的真诚的供词。
我的罪状如彼而我的报酬如此：
您享受我费尽心机的成果，
仅短短六个月，您表示感激我，
但已感到孝敬我对您有些碍事，
您就装出那种不再认我的样子。
我见浦路斯、辛尼加增添您的猜疑，
还教导您对我如何忘恩负义，
您比他俩高明，他俩为之高兴。
我又看到了您既信任又宠幸
年轻的花花公子奥东和塞内西翁，①
他们投您所好、装得十分敬重。
您藐视我，使我不得不出怨言，
我责问您为何这样对我轻慢，

① 奥东后为罗马皇帝。尼禄曾娶其妻波贝为后。塞内西翁是一个解放奴的儿子。

（忘恩人在窘困时只有这样做）
您反而以新的凌辱来回答我。
如今我把朱妮许配给您兄弟，
您娘这样决定，他俩非常欢喜。
您又做了什么？把朱妮劫进宫，
一夜工夫她又受到您的爱宠。
我见您把奥大薇从心中抹掉，
我把她作您妻，您却要把她赶跑；
我见巴拉斯流放，您兄弟被拘留；
到最后您还要侵犯我的自由；
浦路斯竟敢大胆动手拘捕我。
我不得不承认您已作恶甚多，
本当您来见我，向我表示忏悔，
您倒来命令我、要我自我辩白。

尼禄

我永远铭记是您使我当了皇上，
您不必费精神为我再三细讲，
母后，请您不必再为此不放心，
您可以信赖我对于您的知恩。
至于您的猜疑和无休止的怨怼，
使听到的人心中反而产生误会。
我今私下敢对您直说，过去的日子，
他们认为您借我名义为己行事。
他们说："这么多的荣誉和尊敬
难道还不足以报答她的恩情？
这儿子有什么罪要如此惩罚？

她给他戴皇冕为了要他听话？
难道皇上只是她权力的代理人？”
母后，过去我一直博得您的欢心。
我并非不乐意答应向您归还
您喊叫着要我交出来的皇权。
但罗马百姓要皇帝不要女皇。
您听听因我软弱而引起的喧嚷：
元老院和百姓因为从我口里
只听到您的旨意而充满着怒气，
总是宣称格劳迭司临终传位时
也传给我怎样听凭别人指使。
您千百次看到我的士兵在恼怒，
擎着鹰徽口出怨言为您开路。
他们感到羞愧，妄用这种仪仗
实在有辱于鹰徽上的英雄形象。
换了别人定会接受这些意见，
但您掌不到权就要不停抱怨。
您反对我，与勃里塔尼古斯勾结一起，
您还袒护朱妮从而助长他的势力。
这一切阴谋由巴拉斯一手布置，
为了我的安全，我将采取措施。
我看您已充满愤怒、仇恨难消，
要把我的敌人向禁卫军介绍。
这个风声已经在军营里传闻。

阿格里比娜

我？我叫他称帝？没良心的，您也信？

我有什么计划？能有什么愿望？
在他朝上我能求什么地位、荣光？
唉！在您统治下尚不免受人煎迫，
告发我的人监视我每一个动作。
皇帝的母亲也有人敢来侵犯，
那在别人朝上我更将怎么办？
谴责我的不是那些无力的叫骂，
也不是刚一诞生就流产的计划，
而是我为您作的恶；这您也知道。
但要我现在就认罪，为时过早。
您休想瞒我，我识破您一切奸计。
您这没良心的，一直忘恩负义。
从您幼小时起，我爱您、关心您，
但是只换得您的一片假殷勤。
您始终不动心，您的心肠好硬，
我早就该对您断绝慈母之情。
我多么不幸啊！我遭了什么祸，
我的一片苦心反叫他讨厌我？
我只有这个儿子！天哪！唯尔明察，
我所许的愿都不是为了他吗？
内疚、恐惧、危险我都不介于怀，
我忍受了轻慢，我也不去理睬
巫师向我预言过的那些不幸。
我尽力而为，只要您称帝就行。
您现在竟然想剥夺我的自由，
真如此，就连我那老命也夺走。

但愿因我死亡而震怒的百姓
不夺去您由我费心弄来的朝廷。

尼禄

那好吧！您就说！您要我干什么？

阿格里比娜

我要您处罚胆敢诬陷我的告发者，
我要您使勃里塔尼古斯的怒气平服；
我要朱妮能够自己选择丈夫；
我要他俩得自由，并把巴拉斯挽留；
我要您许我会见，不限定时候。
（瞥见浦路斯在台底）
我要这个来听我们说话的浦路斯
再也不敢在您的门口把我阻止。

尼禄

好的。母后，我愿以我的报德感恩，
使人们从此把您的权力铭记在心。
我已祝福我们的冷淡化为欢喜，
它将把我们间的热情重新燃起。
不管巴拉斯做过什么，我全忘掉，
我也要跟勃里塔尼古斯重归于好。
至于使我们二人不和的爱情，
请您当仲裁人，全凭您来决定。
去吧！把这喜讯向我的兄弟传送。
卫兵们，我母后的命令必须听从！

第 三 场

尼禄，浦路斯。

浦路斯

陛下，愿这和好和这拥抱言欢，
把美好的前景展现在我的眼前！
您知道我可曾用恶言把她攻击，
也可曾叫您把她的母爱丢弃，
以及我是否该受到她的怨恨。

尼禄

浦路斯，老实说我一直在怨您，
过去我总想您跟她串通一起；
她恨您反使我对您深信不疑。
浦路斯，她庆幸她的胜利还太早；
我拥抱对手不过是为了把他干掉。

浦路斯

什么？陛下。

尼禄

　　　　　　太过分了。只有他死，
才能使我摆脱阿格里比娜的仇视；
他一息尚存，我只算半死半活。
她老是用我敌人的名字折磨我；
我不愿意叫她如此胆大妄为
再去许给他我已践登的皇位。

浦路斯

她哭勃里塔尼古斯的死亡就在眼下？

尼禄

到不了今晚上，我就不用再怕他。

浦路斯

您如此筹划究竟为的什么事情？

尼禄

我的荣誉，我的爱情，我的安全，我的生命。

浦路斯

不，陛下，任凭您怎么说，这恶谋

决不可能产生于您自己的心头。

尼禄

浦路斯！

浦路斯

天哪！这怎能从您口中听到？

您自己听到了能不心惊肉跳？

您可想过您的手将沾满谁的血吗？

难道陛下已不耐烦治理天下？

百姓将怎样说您？您究竟在想什么？

尼禄

怎么？老用过去的荣誉来困住我？

我不知在百姓前得到什么拥护，

旦夕之间可得可失，全凭运数。

要我顺从民意、违抗自己的心愿，

难道我当皇上只为求百姓喜欢？

浦路斯

陛下！实现您的愿望，百姓的幸福

即是您的恩泽；难道还不满足？
凡事由您定夺，您是帝国主人，
至今您是圣皇，可以继续保存：
没什么阻拦您，道路已经开通，
您只须向前进就可德化日隆。
但是，您若把佞臣的话奉为圭臬，
陛下！您就会不断地作恶造孽，
用残酷的手段维持您的暴戾，
用鲜血来浸洗您血污的手臂。
勃里塔尼古斯的死将激励他的朋友
矢志忠诚而准备为他伸冤报仇。
复仇的人们会得到新的声援，
即使他们倒下，后继者源源不断。
您燃起的复仇火焰无法扑灭。
全世界怕您，您也得怕全世界。
只有常用刑罚，做事也总不放心，
连自己的臣仆也全都当作敌人。
啊！陛下，您初政时所享的幸福，
竟会叫您悔恨自己的纯洁无辜？
难道您不想想幸福的初政时期？
天哪！那几年您是过得多安逸！
您自己想起来、讲起来多快活！
“那时人们到处祝福我、爱戴我。
看不见有人见到我的名字而胆战；
百姓白天哭诉也从不把我怨；
在我面前也不隐瞒内心的怨恨，

到处看到他们对我的一片真心！”
这是您的喜乐。神哪！变化多快！
过去连最卑贱者的血您也珍爱。
我记得有一天，公正的元老院
催您签字批准处死一个罪犯，
陛下，您却反对他们这样严峻，
您认为判死刑未免过于残忍。
您痛心帝国有这些不幸的事，
您说：“巴不得我不会签名写字。”
不！请听我的话，否则让我死去，
免得我见此凶祸而痛苦焦虑。
我不愿在您光荣消失后再偷生。
您若真要去干那丑恶的罪行，
（伏在尼禄脚下）
陛下，我已准备停当，您去之前，
叫人先把我这不同意的心刺穿；
把引您做坏事的恶徒们都叫来，
叫他们伸出颤抖的手把我杀害……
我发现我的哀哭感动了皇上，
圣德的陛下对此罪恶也在发慌。
您莫错失时机，把坏蛋都指出来，
他们胆敢唆使您把亲人暗害。
把您兄弟请来，拥抱中要忘记……

尼禄

啊！您有什么要求？

浦路斯

嗯，他对您并无敌意，
陛下，他被人出卖。我知道他无辜，
我向您保证他对您俯首顺服。
我跑去见他，促成这愉快的相会。

尼禄

叫他跟您一起等候在我的房内。

第 四 场

尼禄，纳西。

纳西

陛下，他合该死，一切我已办妥。
毒药准备好了。有名的劳古丝托①
为我配制此药加倍费心尽力，
当我面她亲自毒死一个奴隶。
用钢刀来杀人虽然疾快急促，
但哪里有她给我的毒药更神速。

尼禄

纳西，这就行了。感谢您的费心，
但我不愿您把这事往前推进。

纳西

啊？您对勃里塔尼古斯的仇恨已消？
阻止我……

尼禄

嗯，纳西。有人使我们和好。

① 劳古丝托是宫廷里专司毒药的女官。

纳西

陛下！我并非叫您去改变主意，
但他刚才还被您拘留在宫里，
这侮辱在他心上永不会磨灭。
时间一长任何秘密都会发觉。
他会知道从我手中给他送上
那种毒药，是您命我准备停当。
神道啊！但愿这密谋不出漏子！
只怕他倒敢做您所不敢做的事。

尼禄

他的心，有人担保；我的心，却要容忍。

纳西

使你俩联合的可是朱妮的婚姻？
陛下！这个您也甘愿为他忍让？

尼禄

您太关心我了。纳西，无论怎样，
我已经不把他当作冤家对头。

纳西

陛下！这正是阿格里比娜的预谋，
她在您身上恢复了最高统治。

尼禄

怎么？她说过什么？您的话什么意思？

纳西

她曾经相当公开地自卖自夸。

尼禄

夸什么？

纳西

她自夸她只要见您一下，
您即使是赫赫威严、愤怒发火，
也会使您变得十分驯良静默。
您会首先亲自要求跟她和好，
庆幸她肯把您的一切全忘掉。

尼禄

纳西，你对我说，你要我怎么干？
我实在禁不住要惩罚她的大胆。
但是依我看来，轻率获得的成功
立刻就会给我带来悔恨无穷。
将来全世界要对我怎样评论？
难道你要我去步暴君们的后尘？
要罗马百姓把我的荣誉扫净，
只给我遗留下毒死人的恶名？
而把我的复仇列为弑亲的罪恶。

纳西

陛下！难道您把百姓的偏见当准则？
难道您要他们永远缄口不言？
难道您该倾耳听从他们的意见？
难道您把自己的主意全忘记？
难道您唯独不敢相信您自己？
但陛下，您还不了解罗马人民，
嗯，嗯。他们十分克制自己的言论。
您顾虑重重反要削弱您的统治，
您怕他们，他们认为理该如此。

忍受压迫，他们已经长期形成，
束缚他们的人反而受到敬奉。
您将看到他们竭力讨您喜欢，
他们的殷勤逢迎曾使提庇留厌倦。
我自己，当我借助于主子的权势
从格劳迭司处获得自由解放时，
在我那光荣时期，我曾千百趟
试过他们的耐心而屡试不爽。
您对下毒杀人的罪感到胆怯？
弄死您的兄弟，休弃他的姐姐！
罗马百姓把赎罪牺牲供上祭台，
即使他俩无罪也能找出罪来。
您将看到列为不吉利的日子
即将是这姐姐与弟弟的生日。

尼禄

纳西，我还是说，我不能这样干。
我已许过浦路斯，我要承担诺言，
而且我决不愿对他背信弃义，
以致他能抓住把柄向我攻击。
他的理由充足，我无法驳倒他。
我老是惴惴不安地听他讲话。

纳西

陛下，浦路斯的心口并不一致，
他的名望全靠他的精明得以保持。
痛快地说，他跟您敌人一鼻孔出气，
受此打击，他们都要失去势力，

而您陛下将获自由。在您面前
这些大人物将屈服得跟我们一般。
怎么？他们大胆的攻击，您全不知？
据他们说，“尼禄生来不配统治。
他的一言一行全听别人主张：
浦路斯管他的心，辛尼加支配他思想。
他无雄心壮志，也无出众才能，
他只会在跑马场上驾车驰骋，
只会夺取与他不相称的奖赏，
只会在罗马人面前露脸亮相，
只会在舞台上唱戏放开喉咙，
只会吟诗唱歌叫人胡乱吹捧，
就在这时他的士兵们就一再
给他拉拢观众为他拍手喝彩。”
唉！难道您还不愿叫他们住口？

尼禄

纳西，来吧！看看我们该怎么下手。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勃里塔尼古斯，朱妮。

勃里塔尼古斯

嗯，公主。这情况谁能预先料到？
尼禄在他宫中等着把我拥抱。
他把朝中青年都邀请在那里，
他要大摆欢乐而丰盛的筵席，
由他们来证实我们间的和盟，
并再燃起我们间友好的热情。
他对您的爱、仇恨之源已经消除，
又让您对我的命运掌握作主。
至于我虽然与祖先的高位隔绝，
虽然他当我的面统御我的祖业，
但自从他不再来反对我的恋爱，
能让我荣幸地博您欢心以来，
老实说，我心中已暗暗把他原谅，
甘愿把其余的一切给他转让。
啊！我再不会见不到您的美貌！
啊！此刻我竟能毫无惊恐，看到

哀求与威胁所打不动的眼睛，
这双眼睛使我甘愿把皇权牺牲。
啊！公主，怎么啦？还有什么惊慌，
在我高兴之时使您不能欢畅？
为什么听我谈话，您眼中充满忧愁，
您只是向着苍天、久久凝眸？
您还害怕什么？

朱妮

我也说不出原因来，
但我怕。

勃里塔尼古斯

爱我吗？

朱妮

唉！我怎能不爱？

勃里塔尼古斯

尼禄对我们的幸福已不再干扰。

朱妮

但对他的诚意，您能否向我担保？

勃里塔尼古斯

怎么？您怀疑他心中还有敌意？

朱妮

刚才尼禄爱我，发誓置您于死地；
而今躲我找您，变化实在太大，
殿下，顷刻之间能这样转变吗？

勃里塔尼古斯

公主，这转变是阿格里比娜的功绩，

她认为我的丧亡必导致她的衰替。
全亏嫉妒心理所生的偏见私情，
我们的大敌① 反而帮助我们斗争。
我相信她在我面前显出的激奋；
我相信浦路斯，也相信他的主人；
我认为他跟我一样不会诈欺：
或把仇恨暴露，或把仇恨消弭。

朱妮

殿下，莫把您的心来比他的心，
你俩行为大相径庭不可并论。
我认识尼禄和他的朝廷仅仅一天，
但我敢说，哎呀！在这朝廷里边
大家嘴说一套，心里又想一套，
心和嘴巴素来不会统一协调。
大家言而无信，反而洋洋得意。
这种地方真使您我感到惊奇！

勃里塔尼古斯

但是不管他的友谊是真是假，
您怕尼禄，难道尼禄自己不怕？
嗯，嗯。他决不会以卑鄙的行为
激起百姓和元老院对他的反对。
我役说的。不久前干的坏事他已承认，
就是在纳西前他也表示过悔恨。
啊！公主！他若对您说他多么懊恼……

① 阿格里比娜原是勃里塔尼古斯和朱妮的敌人。

朱妮

殿下！纳西绝对不会把您出卖掉？

勃里塔尼古斯

为什么您要我对他怀疑猜嫌？

朱妮

我怎么说？殿下，这与您生命有关。

我觉一切可疑，我怕都要上当，

我怕尼禄，我怕紧跟着我的是祸殃。

不吉利的预感萦绕在我心头，

要我让您离开总感到很难受。

唉！如若您引为快事的那和盟

却掩盖着暗害您性命的陷阱，

如若我俩相爱以致尼禄发怒、

而决定要在今夜暗中对您报复，

如若我见您时，他把阴谋布置，

如若我俩谈话这是最后一次，

殿下啊！

勃里塔尼古斯

您哭了！啊！亲爱的公主！

您对我的关心竟到如此地步！

怎么？公主，同一天内那赫赫至尊

尼禄认为可用荣华来迷惑您，

您在人人躲我、尊敬他的地方

却爱怜我的苦难，拒绝宫中的荣光！

怎么？就在这同一天，同一境地

您拒绝了高位，在我眼前哭泣！

但公主，请收起这些宝贵的泪珠，
我一回来就可把您的惊恐消除。
我在此多逗留要引起人的猜疑，
再见。我心中充满着对您的情意，
我沉浸在年青无知的一片激情中，
只想看着我美丽的公主吐尽曲衷。
再见。

朱妮

殿下……

勃里塔尼古斯

公主，人等我，我该走。

朱妮

您走，至少也得等人来通知之后。

第　二　场

阿格里比娜，勃里塔尼古斯，朱妮。

阿格里比娜

殿下，您为什么延俄？快去赴宴，
尼禄怪您未到已有些不耐烦。
客人们都高高兴兴，热热闹闹
等候您去，准备欢庆您俩相抱。
应该如此，莫使他们败兴没趣；
去吧！公主，我们同见奥大薇去。

勃里塔尼古斯

美丽的公主，您去吧！您要满心喜欢

与我姐姐拥抱，她等着与您相见。
太后，我一有空，立刻回来找您，
我要感谢您对我的深情大恩。

第 三 场

阿格里比娜，朱妮。

阿格里比娜

公主，不是我看错，便是分手时候
您流过几滴泪，眼神有些忧愁。
能否告诉我什么事引起这愁云？
您对我玉成的和好还不相信？

朱妮

今天我遇到了如许烦恼的事情，
我惊恐的心魄怎么就能安定？
唉！我几乎不能相信有此奇迹，
我怕连您的好意也会遇到阻力。
太后，风云变幻，宫廷中很普通，
况且爱情之中难免带有惊恐。

阿格里比娜

行了，我说了话，一切会改变情况，
我操办的事不容您有置疑的地方。
在我手中起誓的和盟，我可担保。
尼禄许给我的保证非常可靠。
唉！您若见到那时亲热非凡，
一再声明他决不会自食其言！

您若见他如何拥抱我把我挽留！
在分别的时候，他抱住我不放手。
他的一片孝心流露在眉宇间，
甚至把琐碎的私事跟我先谈，
然后就象儿子那样表露真心，
在他母亲膝下放下帝皇之尊；
但不久又恢复了脸上的尊严，
象皇帝那样向母亲咨询意见。
他怀着崇高的信心，在我手里
托付了有关人类命运的秘密。
我应当在这里宣扬他的光荣，
嗯，他没有一点阴险隐藏在心中。
我们的一些敌人斲伤他的天性，
利用他的宽厚专与我们作梗。
但现在该是他们丧失权力之时，
罗马百姓将重见阿格里比娜得势。
人们已很欢迎我获宠的喜讯。
但我们别在此等到黑夜来临，
且去奥大薇那儿共度最后时刻，
我以为今日不吉利其实很快乐。
但我听到什么？骚扰之声不止，
出什么事？

朱妮

天哪！救救勃里塔尼古斯！

第　四　场

阿格里比娜，朱妮，浦路斯。

阿格里比娜

浦路斯，往哪跑？站住，到底为什么……

浦路斯

太后，完了，勃里塔尼古斯已断气了。

朱妮

啊！殿下！

阿格里比娜

他断气了？

浦路斯

明确说，他已死。

太后！

朱妮

太后，原谅我的激情难抑止，

若可能，我要救他，不然，就跟他走。

第　五　场

阿格里比娜，浦路斯。

阿格里比娜

浦路斯，什么罪恶！

浦路斯

我不能在此苟留，

太后，我不得不离开宫廷、皇上。

阿格里比娜

怎么？他见到兄弟的血毫不惊慌？

浦路斯

这阴谋进行得真是非常出奇。
皇上刚刚见到他兄弟来入席，
便起来拥抱他，大家静默；忽然
皇上首先在手中拿起了杯盏，
祝道："为使今天结束，百事吉祥，
我亲自将几滴酒泼洒在地上。
神道啊！我用这灌奠礼来祷告，
求你们祝福我们的重归于好。"
勃里塔尼古斯同样祝告两相言欢。
他手中的杯子由纳西把酒斟满，
但是他的嘴唇刚刚接触到杯沿，
太后，连凶器也没有如此效验，
他的一双眼睛顿时失去了光芒，
全身冰冷，毫无气息倒在床上。①
您想想这一下令人多么惊恐，
大半客人吓得叫着逃离皇宫，
但那些宫中人对此习以为常，
看着皇上眼色，脸上装模作样。
那时尼禄斜欹在自己的床榻上，
他丝毫也没显出有什么惊奇，
他说："这病发得厉害，你们就怕，

① 罗马人宴会时躺在床上进餐。故云：倒在床上。

其实并无危险，幼时他也常发。”
纳西假装忧伤，只是装不出来，
虽然强自克制，仍然喜露于外。
至于我，皇上会罚我放肆不忌，
竟从那可恶的人群里往外挤。
这个谋杀事件使我难过，我要为
勃里塔尼古斯，皇上和整个帝国流泪。

阿格里比娜

他来了。您看可是我教唆了他？

第 六 场

阿格里比娜，尼禄，浦路斯，纳西。

尼禄（见了阿格里比娜）

神哪！

阿格里比娜

尼禄，站住！对您说两句话。
勃里塔尼古斯已死，我知其中原因；
我知谁是凶手。

尼禄

母后，是谁啊？

阿格里比娜

您。

尼禄

是我？看您竟然会起这样的疑惑。
把所有的坏事，您全部归罪于我。

太后，假如人家愿意听信您的话，
连格劳迭司也是由我亲手谋杀。
您爱他儿，他的死竟把您也气昏；
但他死于天命，我不能负责任。

阿格里比娜

不，不，勃里塔尼古斯是死于中毒，
毒由纳西所下，命令由您所出。

尼禄

母后！……可是谁会向您捏造这话？

纳西

嘿！陛下，这猜疑对您侮辱太大！
太后，勃里塔尼古斯早就心怀阴谋，
这将使您真正感到痛心疾首；
他的要求不仅要和朱妮结婚，
还要利用您的好心来陷害您。
他把您也骗了，他既受过欺侮，
迟早会想起他过去所受的凌辱。
且不管命运之神如何把您保佑，
且不管如何获悉弑君的阴谋，
陛下因而又相信我忠信可靠，
太后，您就让仅存的敌人去哀号，
让他们把这视为最大的灾难。
但您……

阿格里比娜

尼禄，你和乱臣们一起去干！
你将建立丰功伟业，流芳百世！

干下去吧！既已开步就不可停止。
你从你兄弟的流血开始下手，
我预料你害死母亲才肯罢休。
我从心底深处知道你在恨我，
一心想摆脱你对我感恩的束缚。
我即使死，也不让你得到便宜，
别指望我死后会让你安安逸逸。
你从我处取得的罗马，生命，上天
随时随地会把我显现在你面前。
你一做暴虐事就受到良心煎熬，
你想使良心平静又行别的残暴，
这样就会不断增加新的暴行，
活着就得天天有人流血牺牲，
最后我愿上天因你恶贯满盈，
害了许多人后自己也得送命，
你沾满了他们和我的血之后，
会有别人来逼你把鲜血倾流。
在后世人看来你的那个名字
加给最凶恶的暴君也觉可耻。
这是我对于你将来所作的诅咒。
再见，你可走了。

尼禄

纳西，你跟我走。

第　七　场

阿格里比娜，浦路斯。

阿格里比娜

天哪！我的猜疑多么不切实际！
我责怪了浦路斯而去听信纳西。
浦路斯，您可见尼禄两眼多凶邪，
离开我时竟以这种目光告别。
事已至此，残暴的他不会罢休，
有人给我预言的大祸即将临头。
将来还要轮到您受到他的压迫。

浦路斯

啊！太后，我再活一天也感到太多！
愿上天能使我有幸遭他的毒手，
让他的新暴行就在我身上挨受。
但愿这不幸的罪行使我能避免
见到他使国家蒙受的种种灾难！
单是他的罪恶还不叫我失望，
他是出于嫉妒才使兄弟丧亡。
但太后，该把我的痛苦向您表白，
尼禄见他兄弟死去脸色居然不改。
看他那无动于衷的眼光就好象
暴君自小犯罪养成了铁石心肠。
太后，让他作恶到底，让他杀死
我这个难容忍、不讨好的臣子。

唉！我不但不去躲开他的残暴，
我倒希望自己死得越快越好。

第 八 场

阿格里比娜，浦路斯，阿碧。

阿碧

啊！太后！啊！阁下！快跑去见皇上，
快去救救他吧！不要让他发狂。
因他看见自己和朱妮已永别。

阿格里比娜

怎么？朱妮也把自己的生命了结？

阿碧

太后，为使皇上终身悲痛失望，
她虽未死，对他等于已经身亡。
您知道她怎样脱身离开此地，
她装着去忧郁的奥大薇那里，
但她立即转变方向，走入小道，
我远远盯着她，见她加速奔跑，
她奔出宫门时显得慌慌张张，
劈面先见到了奥古斯都的石像，
她的眼泪沾湿了大理石的脚，
她的双手已把石像的腿紧抱。
哭道："先帝啊！我扶住您的双膝，
求您此刻保佑您仅存的后裔，
罗马百姓方才见到宫中杀死

您唯一的可以继承您的后嗣。
有人要我在他死后背弃誓言，
但先帝啊！为他保持忠贞起见，
我愿把我终身献给永生之神；
因您有德列入神坛，咸受崇钦。①
那时候百姓被这景象所激动，
四面八方涌来，紧紧把她围拢，
哀怜她的泪水，叹息她的痛苦，
异口同声地要把她加以保护，
把她送进神庙；那里从古至今
贞女们为主持神坛礼仪而献身。
她们忠诚地守候着神圣的付托、
那为神道们点起而不灭的圣火。
皇上眼见百姓上前不敢阻止，
纳西急于讨好皇上竟敢放肆
飞奔到朱妮前，不怕冒犯众怒，
伸出罪恶之手，妄想把她抓住。
百姓罚他狂妄，当场把他击毙，
这个奸贼的血还溅污了朱妮。
皇上当时看到眼前种种举动
只得听凭他落在人群的手中。
他回宫后闷闷不乐无人敢前，
他口中只是把朱妮的芳名呼唤。
他没主意地踱着步、眼神惊慌，

① 罗马皇帝死后，均被作为神道而受到敬拜。

目光昏迷，不敢抬头向天仰望。
人家怕他夜阑人静，只身孤独
就会更加增添他的失望痛苦。
您若再不救他，让他孤孤单单，
他的痛苦就会使他自寻短见。
时候紧急，快去！只要他一急躁，
太后，他会自杀。

阿格里比娜

自杀倒也公道。
但浦路斯，去看看他激动到什么地步。
看看他良心发现后有什么悔悟，
看看他是否从此肯听别人的话。

浦路斯

神哪！但愿这是他最后的罪行吧！

——剧　终

（张廷爵译）

费　德　尔

（一六七七年）

剧中人物

忒赛	爱琴的儿子，雅典王，
费德尔	忒赛的妻子，米诺斯和帕西法厄的女儿。
依包利特	忒赛和阿玛宗族王后昂底奥帕的儿子。
阿丽丝	雅典王族血统的公主。
厄诺娜	费德尔的乳母和心腹。
伊斯曼娜	阿丽丝的心腹。
德拉曼尔	依包利特的太傅。
柏诺帕	费德尔的随从女伴。
卫兵数人	

地　点

特列樹，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城市。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依包利特，德拉曼尔。

依包利特

亲爱的德拉曼尔，我已打定主意马上动身。
我要离开特列榭这令人留恋的行宫。
致命的疑虑使我日夜不宁，
无所事事又令我羞愧满面。
父王远离而去已逾半载，
我却丝毫不知他的命运好歹，
甚至连他在哪儿我也茫然不知。

德拉曼尔

王子，您要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
为了解除您应有的忧惧，
我已找遍科林斯湾两边的大海，
在望见阿克龙河消失在下界的海边，
我也向居民们寻访忒赛。
访遍了欧利德海，走过了德那尔海岬，
一直走到伊加尔殒身的大海，
有什么希望？有什么佳象？

您能发现他的足迹行踪?
再讲,谁知道您父王会愿意
别人知道他出外的隐情原由?
也许,正当我们同您在为他忧虑,
这位英雄却把爱情瞒着我们,
只是安静地在等待情人来上钩……

依包利特

亲爱的德拉曼尔,快住嘴,应当尊重忒赛。
对年轻时的风流韵事他早已悔改,
决不可能再有什么值得他淹留,
他朝三暮四的生性已被誓言所约束,
费德尔再不用担心会争风吃醋。
而我就要尽义务出外去察访,
我也可以躲开这不敢再滞留的地方。

德拉曼尔

唉! 从何时起,王子,您厌恶了这静谧的地方,
而您年少时是多么地喜欢它。
我常看您避开雅典、王宫的繁华喧嚣,
宁愿待在这安静的行宫。
是什么不幸或忧伤又把您从这里赶跑?

依包利特

良辰美景一去不返,这里一切都已变样,
自从米诺斯和帕西法厄的女儿
受神意驱遣来到这块地方。

德拉曼尔

我明白了,您的痛苦我深知原由,

在这里，费德尔使您痛苦，触目神伤。
真是暴虐的后母，刚刚相见，
她就把您驱逐，显露她的淫威。
但以往对您的刻骨仇恨，
现在或许已经冰释，或者不再那么激烈。
再说，一个在寻死的妇人，
难道会使人罹致什么了不起的灾难？
费德尔，对自己的心病只字不露，
已厌弃了普照的阳光，已厌弃自身，
她难道还会有心思来设计将您陷害？

依包利特

我并不是害怕她的无名怒火，
依包利特离去是为了避开另一个敌人。
我要避开，点穿了吧！这个年轻的阿丽丝，
我家宿世冤仇留下的唯一后代！

德拉曼尔

什么？连您，王子，连您也将她迫害？
残暴的勃朗特弟兄们的妹妹
从未参与她无信义的弟兄们的阴谋。
您怎么能恨这样一个无辜的窈窕淑女。

依包利特

要是我恨她，我就决不会逃之夭夭。

德拉曼尔

王子，您可允许我讲您要走的道理？
难道您不再是这高傲的依包利特？
您始终不为男女爱情所动，

但是忒赛多少次受爱情羁缚。
维纳斯，您高傲得不屑一顾，
难道她终于证明做得对的是忒赛？
您厕身于这凡人的世界，
爱神竟也使您去进香膜拜？
您在爱吧？王子！

依包利特

朋友，您怎么能这样讲？
从我一出世，您就洞察我的心灵。
当您问我，难道我会矢口否认
尊贵和倨傲的心情？
我吮吸了阿玛宗族母亲的乳汁，
却更多地汲取了惊人的傲气，
当我到了更为成熟的年龄，
我会为认清自己而自我庆幸。
从前，紧靠着我，怀着诚挚的热情，
您向我述说我父亲的种种业绩，
我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您的声音，
他的丰功伟绩使我血液沸腾。
当您给我描述这位大无畏的英雄，
在阿尔西特外出时慰藉天下苍生，
他扼死怪物，惩治大盗，
处置了柏劳斯特、塞尔西翁，还有西翁同西尼斯，
欧毕台尔的庞然怪物被他斩尸万段，遗骸遍地，
在克里特，米诺都尔的鲜血还在蒸腾着热气。
但是当您叙述到略为逊色的事迹时，

他到处发出忠贞不渝的誓约又随意变卦，
在斯巴达，他把爱伦从她父母那里劫走，
培利贝泪水涟涟，萨拉米纳可以作证。
还有多少人被这样遗弃，连他也记不清姓名，
他的情话欺骗了多少幼稚的心灵。
阿里亚纳在岩石下述说她的冤愆，
费德尔总算在最后得到了他的垂爱；
您可知道听着这番话，我是多么惋惜，
我常逼着您讲得简短一些。
要是我能消除这壮史中不光彩的一页，
那我真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而我，如今也轮到要受爱情的支配，
这难道是神灵们给我的羞辱？
忒赛功绩赫赫，他还情有可原，
而我为爱情烦恼就显得更加可怜。
直到如今我还未降服过妖物鬼怪，
我无权象他那样情思盈怀。
即使我倨傲的心理会松弛，
我也不能拜倒在阿丽丝的脚下。
纵然我神志恍惚，难道会忘记
隔开我们的那个永久的障碍？
父亲压迫着她：颁布了严峻的法律，
不许她的兄弟们能有侄辈。
他担心老根上会穿出新的枝芽，
他要让他们的名字随妹妹湮没。
一直到死，他也要把她置于羁轭之下，

婚姻的喜烛永远不会为她燃烧。
难道我能触怒父亲而去娶她？
难道我能做出忤逆的榜样？
可是我的青春正在被爱情所苦恼……

德拉曼尔

呀！王子，一旦您的命运被人决定，
上帝对我们的企求也只能置之一边。
忒赛操着您的生杀大权。
他的仇恨激起了反抗的怒焰，
也许会给他的女俘新的宽容。
对这种真诚的爱情，您不用提心吊胆。
只要他还略有善心，何不去试探他的慈怀？
难道得到的永远是粗暴的训诫？
难道您害怕找不到赫克留斯的踪迹？
哪儿辈英雄不曾拜倒在维纳斯的裙下？
您呀！要是昂底奥帕不为爱情所动，
不对忒赛怀着纯洁的爱情，
哪儿还会有您这个抗拒爱神的人。
承认吧！您全变啦！
何必再意正辞严地讲上一大篇！
几天来，总是不常见到您，
您高傲而孤僻，时而在河边驾战车飞驰，
时而又以尼普顿传授的技艺，
驯服您那条桀骜的马驹。
在林丛中也不常听到我们的呼喊，
深藏在心里的欲火使您眼光凝滞。

无疑地，您在恋爱，在情火中焚烧，

您隐藏着心病而日益憔悴。

迷人的阿丽丝可知道她使您欢喜？

依包利特

德拉曼尔，我要走了，去寻访父亲。

德拉曼尔

临走前，您不去看费德尔吗？

王子！

依包利特

我就这样决定，请您代为转告，

还是去看看她吧！既然这是我的义务。

可是又有什么不幸使她的心腹厄诺娜如此惊慌。

第 二 场

依包利特，厄诺娜，德拉曼尔。

厄诺娜

啊！王子，有谁能比我更心痛如绞？

王后已临近她的死期。

我日夜关注她全是心血白费，

她把隐病瞒着我，快要在我的双臂中死去。

她的神志一直昏昏迷迷，

痛苦不安使她从床上跳起。

由于她的深沉的悲哀，

我一直使她同别人不相往来……

今天，她很想见见太阳。她来了。

依包利特

只消让她留在这边，
她所讨厌的人决不会在她面前出现。

第 三 场

费德尔，厄诺娜。

费德尔

不要再走远了，亲爱的厄诺娜，就呆在这儿吧！
我支撑不住自己，浑身瘫软无力。
重见阳光使我目眩神晕，
我双膝在颤抖，禁不住要往下沉。
可怜啊！（坐下）

厄诺娜

万能的上帝啊！愿我们的泪水使你痛苦减轻！

费德尔

这些无聊的装饰，这些面纱压得我太重！
是哪只讨厌的手，在我额头绕起发绺，
小心翼翼地打上一个又一个的结？
一切都叫我痛苦，使我伤心，都在蓄意害我。

厄诺娜

您怎么打不定主意，反复无常，
您责备自己这种荒唐的主张。
您催促我快快替您梳妆，
您回忆起往日的青春朝气，
便要出去走一走，见见阳光。

一旦您见到光明，夫人，您又想避开它，
您又那么痛恨刚刚找到的阳光。

费德尔

这高贵而伟大的祖先，现在却家道黯然，
太阳神呀！我的母亲作您的女儿毫无愧容。
您今日见我神摇意荡，怎能不满脸羞惭？
太阳神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

厄诺娜

什么？您还不肯抛弃这可怕的念头。
难道我总要看着您舍生觅死，
来替您准备不祥的后事？

费德尔

天哪！那时我怎么不坐在树荫下！
啊！何时我能在征尘起处，
目随着高贵的战车在沙场驰骋！

厄诺娜

您胡诌些什么？夫人。

费德尔

我丧失了理智，我在哪儿？我讲了些什么？
我要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我失去了它，神灵从我手里夺走了它。
厄诺娜，羞愧的红晕盖住了我的面颊。
我让您看透了我的可耻的隐情，
我的双眼，不由得已泪水盈盈。

厄诺娜

啊！要是您感到羞赧，为您的沉默羞愧吧！

缄口不语只能加剧您的悲痛，
别人的关心和劝慰您都无动于衷，
这样结束您的生命难道您不惜痛，
什么疯狂的念头要生命在半途中断？
什么妖术，什么毒药要吸尽生命的源泉？
黑暗已经三次笼罩住苍穹，
睡意却没有一刻进入您眼中。
骄阳已经三次驱除黑暗，
您却不思饮食，精神备受熬煎。
您怀抱什么可怕的主意？
您有什么权利可以这样戕害自己？
您触怒了给予您生命的上帝，
您背叛了丈夫，婚姻把你们神圣地连在一起。
您也损害了您可怜的下一代，
您给他们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想一想一旦他们失去母亲，
就会使异族人的儿子又燃起希望，
您那傲慢的敌手，您家族的仇敌，
阿玛宗人养育的儿子，
这个依包利特……

费德尔

啊！ 天哪！

厄诺娜

我对他的责骂使您激动！

费德尔

您说出了谁的名字呀？ 可怜虫！

厄诺娜

好呀！您理该这样发泄愤怒。
我喜欢看到您对这个名字忿恨地咒诅，
活下去！爱情和责任要您这样做！
活下去！切莫让蛮人的后代
对您的子女任意作践，
对希腊众神间最高贵的家族发号施令。
不要再迟疑不决。失掉时机将置您于死地。
快快振作起衰减的精力吧！
这生命的红烛，在快要燃尽的前夕，
也还能够大放光明！

费德尔

我已经让生命延续得太久了。

厄诺娜

怎么？什么悔恨使您悲痛欲绝？
犯了什么罪使您片刻不得安宁？
您的双手从未沾染过无辜的血！

费德尔

托上天的福，我的双手虽然清白，
但愿我的心也能同手一样纯洁明净！

厄诺娜

您有什么可怕的打算？
您的心仍然在为它而恐惧战栗！

费德尔

我说的够多了。余下的话就别说了！
只要不讲出这内心的耻辱我情愿死去。

厄诺娜

您去死吧，不通人情地只字不吐吧，
但您得去找另一只手来合上您的双眼。
纵然您的生命象落日的余晖，
我的灵魂也将比您先进入阴间。
通向死亡的道路数百成千，
我将悲痛地选择最短的路线。
您这么残忍！我的忠诚何时使您失望？
想一下您出生时，我用双臂抱着您，
为了您，我离乡背井，舍弃孩子和一切，
难道您就这样来报答我的赤胆忠诚？

费德尔

您这样待我究竟想得到什么？
一旦我打破沉默，您一定会心惊胆颤。

厄诺娜

呀！我的老天呀！不管您说什么，
都决不会比看着您死在我怀里更可怕。

费德尔

一旦您知道我的罪孽，知道摧残我的天命，
我只会因此而早死，而且罪恶更加深重。

厄诺娜

夫人，看在我为您流的眼泪上，
看在我拥抱着您的柔弱的双膝，
让我除掉这可悲的忧虑吧！

费德尔

您要这样做吗？起来吧！

厄诺娜

讲吧！我听着您。

费德尔

天哪！我要对她讲些什么？从哪儿说起？

厄诺娜

先消除使我日夜不安的恐惧吧！

费德尔

呀！可恨的爱神！呀！这害人的怒火！

我的母亲也曾为爱情神魂颠倒！

厄诺娜

忘掉这些吧！夫人！好在来日方长，

事情一久，人们就会淡漠遗忘。

费德尔

阿里亚纳，我的姐姐，带着爱情的创伤，

被遗弃在大海之滨郁郁而亡！

厄诺娜

您做什么，夫人？什么致命的烦恼，

今天搞得您一反往常，忧心如捣！

费德尔

既然要这样，在这可悲的家族中，

我将最后死去，而且死得最为惨痛。

厄诺娜

您在爱？

费德尔

我经受着爱情的狂风暴雨。

厄诺娜

对谁的爱情？

费德尔

您就要听到闻所未闻的丑事，

我爱……一听到这恐惧的名字，我颤抖，我呻吟，

我爱……

厄诺娜

爱谁？

费德尔

您可认识这阿玛宗人的儿子？

长久以来受尽我虐待的王子。

厄诺娜

依包利特？我的老天呀！

费德尔

这是您叫出来的名字！

厄诺娜

公正的老天呀！我全身的血液在凝聚，

呀，完了！呀！罪孽！呀！可怜的人类！

不幸的远行呀！多灾难的国度！

您怎么能去靠近那危险的彼岸！

费德尔

我的心病说来话长。当婚姻的誓约

把我同爱琴的儿子连结在一起。

我的归宿，我的幸福好象已经确认；

在雅典，我看到了这个傲慢的敌人，

我看到他就满脸通红，神色不安，

心里顿时七上八下，乱作一团；

我什么也看不见，连话也讲不出，
我感到四肢僵硬，全身发烧。
我领悟到维纳斯和她那可怕的欲火，
我摆脱不掉爱情的纠缠与折磨，
我以为苦苦哀求可以丢掉烦恼，
我为女神建立神庙，尽力把她装扮好。
在她四周我无时不摆满祭牲，
我想以此追回失去的理性，
我那火热的爱情简直无药可救，
我白白地在祭台上祈求保佑。
虽然我嘴里呼唤着女神的名字，
心里却扔不下亲爱的依包利特。
即使在香火缭绕的祭台上，
我也向我不敢提名道姓的爱神诉说一切。
我到处回避依包利特，真是苦不堪言！
我在他父亲的形象里又见到他的身影，
我只能竭尽全力克制自己，
为迫害他我简直不遗余力，
为了驱除我钟爱的敌人，
我装成一个暴虐的后母，
我敦促他出走，我不住地呼喊，
要把他从父亲的身边支使开。
厄诺娜！从他走后，我心情放宽，
我依附丈夫，日子不再那么纷乱，
藏起内心的激动，在清白中消磨时日，
我悉心培育我们可悲结合的后代。

真是防不胜防，残酷的命运啊！
我的丈夫又把他带到特列樹，
我又看到我疏远已久的敌人，
我的伤口突然间又流出鲜血。
这不再是藏在内心的热情，
这是爱神对她的猎物施展威风。
我对自己的罪孽怀着应有的恐怖，
我憎恨生存，痛恶自己的欲火。
我愿意用死来保全自己的名声，
来窒息这可耻的邪恶感情。
但我受不住您的泪眼和苦口婆心的规劝，
我把一切都对您吐露，我决不遗憾。
只要您念及我已经死到临头，
不再无缘无故把我责备，令我忧愁，
您的无用的呼救再也不会激起
我那时刻都会爆发的热情的余烬。

第　四　场

费德尔，厄诺娜，柏诺帕。

柏诺帕

我本想把这悲伤的消息对您隐藏，
夫人呀！但我不能不讲，
死神夺去了您无敌的丈夫，
这个不幸只有您一人还蒙在鼓里。

厄诺娜

柏诺帕，您讲什么？

柏诺帕

王后，您日夜翘首盼望他的归来，
现在您只能向苍天哭诉情怀，
从回到海港的战舰上，
依包利特，他的儿子已得悉噩耗。

费德尔

呀！天哪！

柏诺帕

为了继承王位，雅典已分成几派，
有人要把您的儿子来拥戴。
夫人，可也有人把国法视而不见，
梦想把王位让给异族人的后代。
据说，还有一个目无法纪的团体，
想推选勃朗特人的后裔阿丽丝。
这危险的局面，该引起您的注意。
依包利特已经决定动身，
人们在担心趁着这混乱的时刻，
他会把这些轻信的民众都归依于自己。

厄诺娜

柏诺帕，够了，王后听过您的话，
决不会把这个重要的意见置之一旁。

第　五　场

费德尔，厄诺娜。

厄诺娜

夫人，我不再唠叨说您该活下去，
即使是进坟墓，我也毫不犹豫跟着您。
我不再劝您弃绝这可怕的欲念，
但飞来的不幸已给您带来新的局面。
您的境遇已经改变，情况全然不同，
王上已崩驾，夫人，该有个人来继承。
他的去世把儿子留给您照顾，
您的生死，决定他成为人主或奴仆。
如果您要舍生觅死，
当他不幸时，您想他能依仗谁？
当他痛哭时，不会有人替他拭去泪水。
他那无辜的呼喊将一直上达天庭，
把您指责，从而触怒他的祖先神灵。
活下去！您再没有什么可以谴责，
您的欲火现在变得极为普通。
忒赛的死解除了您同他的结俪，
这种关系使您犯罪，给您的情焰带来恐惧。
您也不用再害怕见到依包利特，
您可以常见他也决不会有什么过失。
也许，他因为您对他仇恨，
会乘机泄恨，报复作乱。

去消除他的误解吧！免得他胆大妄为！
做这里的君主当然幸运，特列榭是他的封地。
但他知道按法律您儿子将占据
米乃佛修建的辉煌的城堡。
您同他面临着共同的对手，
联合起来同阿丽丝战斗！

费德尔

好吧！我听从您的衷心劝告，
活下去，要是生命还可再来一遭。
在这不幸之际，他儿子的爱情
能激起我尚存一息的心声。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阿丽丝，伊斯曼娜。

阿丽丝

依包利特要到这里来看我？
他到处在找我，要同我告别？
伊斯曼娜，这难道是真的？您没有搞错？

伊斯曼娜

这是忒赛死后的第一个结果，
夫人，等着瞧吧！被忒赛隔开的心，
会从四面八方向您接近，
阿丽丝终会成为命运的主人。
整个希腊将拜倒在她的脚边。

阿丽丝

伊斯曼娜，这不是未证实的谣传？
囚犯的生活真会结束？不再有仇怨？

伊斯曼娜

是的，夫人，上帝不再叫您背运，
忒赛已经去会见您弟兄们的英魂。

阿丽丝

他是怎么结束他的一生？

伊斯曼娜

他的死法众说纷纭，难以肯定。
有人说：他去劫夺新欢，
浪滔吞噬了这个朝三暮四的郎官。
到处也盛传着这种消息，
说他同庇里托俄斯一起走下地狱，
看见了科西特河和它阴郁的两岸，
虽然他还在地狱的阴云中出现，
但他却不能从凄惨的地府中走开，
只能在有去无回的河边徘徊。

阿丽丝

我难道会相信一个人未到死期，
竟能进入黑沉沉的阴曹冥府？
是什么魔法把他吸引到这可怕的河边？

伊斯曼娜

只有您一人对忒赛的死还半信半疑，
全雅典都在为之哀叹，特列榭早已无人不知。
依包利特已被拥戴为特列榭之王，
费德尔正在宫中为他的儿子发慌，
在向惊慌失措的朋友们求教问计。

阿丽丝

您相信依包利特比他父亲和蔼，
他会松动一下我手上的锁链，
他难道会同情我的苦难？

伊斯曼娜

夫人，我相信他会这样。

阿丽丝

难道您了解这冷心铁面的依包利特？
是什么渺茫的希望使您想他会同情我、
尊重我，一反以往对女性的轻蔑？
什么时候起您看见他在避开我们，
而当我们不在时却又到处寻找？

伊斯曼娜

我知道种种关于他不近女色的传说，
但当这尊贵的依包利特站在您身旁，
别人都说他是那么傲慢无礼，
见到他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理。
从他的一举一动看不出这话有根据，
您一看他，他简直不能自持，
他的眼光徒劳地想避开您。
“情人”这一个词早已消除了他的骄横，
即使他未说出，可眼神却有这种表示。

阿丽丝

我的心呀！伊斯曼娜，贪婪地叫着您，
尽管您讲的可能是缺少根据！
呀，您了解我，您认为这令人置信吗？
被不幸的命运所捉弄，
被痛苦和眼泪折磨的心，
会得到爱情，会受到爱神的悯怜？
大地之神尊贵的儿子，王族的后裔，
只有我在战火中得到幸免，

我失去了青春年少的六个兄弟……
这样的名门贵族还存有什么希望!
战争夺去了一切;殷红潮湿的大地,
多么痛惜地吸吮着安泰子侄们的血液。
您知道,他们死后,那严酷的法律
竟禁止所有的希腊人为我哀悼,
人们担心妹妹复仇的烈火狂焰,
有一天会在弟兄们的骨灰中复燃。
这好猜多疑的胜利者工于心计,
您知道我一向对此多么瞧不起。
我对爱情也是从来不予考虑,
我常感激这凶狠的忒赛,
他的严厉反使我对他更加轻视。
可是我从未亲眼看过他的儿子,
我的眼神带着羞涩和惊喜,
我并不爱他的俊美和出众的风度,
那是大自然的赐予,要他名扬天下。
但他对此毫不介意,也一无所知,
在他身上,我看到最高贵的品质。
这是他父亲的德行,而不是他的轻浮。
坦率地讲,我爱依包利特的高傲,
从未有一个女人能把他压倒。
费德尔得到忒赛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
我感到自豪,唾手可得的光荣我不要。
要那种人人可享的尊崇,
也不要那一颗随时向人倾吐的心。

但是，折服一个冷若冰霜的勇士，
让他那冷漠的灵魂也激起狂澜，
让他堕入圈套还莫名其故，
只能徒劳地摆脱爱情的羁缚，
这就是时时刻刻激励着我的愿望。
卸下戎装的赫克留斯怎比得依包利特，
因为他败得更惨，消失得更早，
降服了他的人哪有这么荣耀。
亲爱的依斯曼娜，您看我多冒失，
他一定会狠狠地把我拒绝，
您也许就会听到我卑微的叹息，
为了我现在盛赞的那个高傲的人。
依包利特懂得爱吗？有什么祉福
会使我把他折服……

伊斯曼娜

您将听到他的心声：
他向您走来了。

第　二　场

依包利特，阿丽丝，伊斯曼娜。

依包利特

夫人，我想在临走以前，
应当把您的命运告诉您，
我的父亲已离人世。我忧心忡忡，
早已预感到他终将与世长辞。

只有死才能使他永弃人寰，
结束他那光辉动人的一生。
诸神把赫克留斯的伙伴与战友，
交给了残暴的死神之手。
我相信您恨他，但不会仇恨他的功业，
只会心安理得地听着人数落他的罪名。
可是一种希望减缓了我致命的伤痛，
我可以让您摆脱父亲的严酷规定。
我取消了我素来视为过严的法律，
现在您可以支配自己，凡事随心所欲。
在我的封地，祖先庇德的遗业，
特列樹一致推我为领袖。
我给您自由，甚至比我更加如意。

阿丽丝

收起您的好意，太多了反使我莫名究竟，
这样宽大为怀真使我受宠若惊。
王子，我置身于这严峻的法律下，
比您想象的更加痛苦，
今天您使我得以解脱。

依包利特

为了推选一个继承人，雅典举棋不定，
有人提您，提我，也有人赞成王后的嫡子。

阿丽丝

王子，要推选我？

依包利特

我不想自我陶醉，我明白：

一条庄严的法律把我排斥，
希腊同声责备我的母亲非我族类。
夫人，要是我的对手只有兄弟，
我倒可以凭着兄长的权力，
摆脱这无理的法律的绊羁。
但是，更合法的理由阻碍了我的行动：
我要让步，应当把位子留给您，
我该把这根权棒还给您。您祖先
从大地之神的勇士手里将它获取，
后来因爱琴被收为义子而得到继承。
雅典，在父王的保护下，日益扩张，
它定会高兴地承认一个高贵的国王。
人们不再会去计较她那些不幸的兄弟，
雅典全城现在都在呼唤着您。
长期纷争不已它早已怨气冲天，
那里的田垄浸透了您一家的鲜血，
田野上还犹有热血在蒸腾。
特列樹已听从于我，克里特的乡里，
可以作为费德尔之子极好的隐身之地。
阿底克是您的产业。我要走了，
为了您我要弥合您我之间的不同意愿。

阿丽丝

听到的这一席话使我惊异，迷惘，
我担心，我害怕这不过是骗局一场。
我醒着吗？我竟能相信这样的主张？
王子呀，什么鬼使神差使您这样落落大方？

您的英名将在四面八方传播震响！
让真理的双翼能够更高地飞翔！
您对我一片好心改变了我的厄运，
难道这还不够？您不怨恨我，
您心里丝毫不存有对我的敌意……

依包利特

我，我恨您？夫人！
人们把我的高傲描绘成什么模样？
简直以为我是魔鬼转生到了世上。
不管生性多粗野，心肠多坚硬，
只要一见到您，就会心软眼明。
难道我能抗拒那迷人的风韵……

阿丽丝

您在讲什么？王子。

依包利特

我讲得太露骨了，
爱情的冲动战胜了理性。
既然我已经开场打破了沉寂，
夫人，索性让我表白一下心迹，
说说我心底再也藏不住的秘密。
您的面前是一位值得怜悯的王子，
一个高傲而又冷酷的难忘人物。
我，对爱情一向是傲慢地抗阻，
但这次却长久地作了爱情的俘虏。
叹息着无力的凡人多难多灾，
我真想在海边凝望着风暴的到来。

现在我也同常人一样思想，
心灵的骚动使我判若两样。
稍有不慎，我的勇气就被制止，
这样高傲的灵魂终于有了归依。
六个月来，我害羞，我失望，
处处显示出心灵的创伤。
我徒然地埋怨您，也咒骂自己，
我时刻躲着您，却又总是想着您。
在那林莽深处也闪动着您的眼睛，
白天的阳光，黑夜的阴影，
一切都在我眼前画出您倩影依依，
傲慢的依包利特无时不怀念着您。
即使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到头来还是晕头转向不知所以。
弓戟、战车，一切都令我讨厌，
我也记不起奈普顿的忠谏；
森林中回响着的只是我的叹息，
游荡的神骏已辨不出我的声音。
我向您倾诉我那狂热的爱情，
您一听到也许就会满脸通红。
不管我对您讲述的语句是多么粗俗，
不管这美满姻缘于我是多么不相当，
您该珍视我献给您的无限情意，
想想吧，我的话同以往无法相比。
千万不要拒绝这辞不达意的表白，
除了您，依包利特决不敢抱有这样的奢望。

第　三　场

依包利特，阿丽丝，德拉曼尔，伊斯曼娜。

德拉曼尔

王子，王后要来了，我先来通报，
她到处在找您。

依包利特

找我？

德拉曼尔

我不知她来此的用意，
只道是受她的命令而来找您。
费德尔想在您动身前同您商谈。

依包利特

费德尔？我能对她讲什么？她期待什么……

阿丽丝

王子，您可不能不睬她，
尽管她对您的敌意彰明昭著，
您也该对她的悲哀略加劝慰。

依包利特

等您一走，我就去见她，
我不知道是否伤害了我的心上人，
我呈献给您这一颗心……

阿丽丝

走吧！王子，遵循您高贵的理想，
让雅典由着我们来统辖，

您给我的礼物我全部收下。
但是您把伟大而光荣的王国奉送给我，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最珍贵的礼物。

第　四　场

依包利特，德拉曼尔。

依包利特

朋友，准备停当了吗？但是王后要来，
去，把上路的车子快快安排！
叫人发出讯号，快去发命令！再回来！
这谈话太讨厌，我要早点甩开。

第　五　场

费德尔，依包利特，厄诺娜。

费德尔（在舞台深处对厄诺娜）

看到他在这里，我全身的血液都涌向心房，
一见他，我就把要跟他讲的话全忘光。

厄诺娜

为您的儿子想想吧！他的希望全在您身上。

费德尔

听说您要出走，远离我们而去，
王子，对您的痛苦我是同病相怜。
我来是为表达我对儿子的重重忧虑，
他失去了父亲，母亲也要合上双眼。

他人还小，却已经树敌万千，
只有您能对付他们，对他垂爱照应，
深深的悔恨搅得我心神不宁，
我害怕您对他的呼救置若罔闻。
我担心您会在这个孩子身上
发泄对一个可恨后母的怨忿。

依包利特

夫人，我决不会有这样卑下的感情。

费德尔

即使您恨我入骨，我也没有丝毫怨言。
以前，您只看到我迫害您不遗余力，
可是却不懂得我心灵深处的真意。
为伤害您，我简直是挖空心思，
在我住的地方我总容不下您。
不管是当众或暗地，我总同您作对，
我真愿大海把您我隔开，永不相会。
我甚至专门颁布了一条法令，
禁止当着我面提到您的名姓。
若以受到的伤害来衡量您的悲痛，
那么只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女人们从来更值得受人怜悯，
王子啊！而不是应当被您怨恨。

依包利特

对儿女的权利，为母的总是关怀备至，
就很少会对异母的子女一视同仁。
夫人，我明白，您的疑虑太过分，

这是做续弦的最最常见的教训。

换上另一个后母也会同样对待我，

或许我遭到的灾难会更多。

费德尔

啊！王子，我敢凭天起誓：

我没有受这共同的规律支使，

是另一种忧愁扰乱了我，把我吞噬。

依包利特

夫人，我现在不该把您打扰，

也许，您的丈夫仍然活着。

我们的泪水会叫上天把他送还。

奈普顿保护着他，这万能的神灵，

对我父亲的祈求决不会无动于衷。

费德尔

既然到了冥府就再也莫想回来，

王子，忒赛已经见到那阴沉的河岸，

您就休想叫上天再让他回复，

阿克龙河也决不会放掉他的捕获物。

然而，他没有死，您使我看到了他的形象，

他的音容笑貌好象一直在我面前一样。

我看见他，跟他讲话，我的心啊……早已迷乱，

王子呀！我的激情就象无法扑灭的熊熊烈焰。

依包利特

在您的爱情中，我领略到神奇的效力，

忒赛虽然死了，却永远活在您的心里。

您的心中永远燃烧着对他的一片情意。

费德尔

您说对了，王子，我为忒赛激动，哀痛，
我爱他，却不是他在地狱里的这副面容。
他是一个轻薄的好色之徒，
甚至连冥王的床榻他都要玷污。
可是他忠诚、自负，略有些粗鲁，
既年轻，又可爱，受到大家的仰慕。
就象传说中的天神那样，就象您这样。
从前，他有着您的风度、眼神和谈吐，
那种高贵的神态使他显得器宇轩昂。
当他从克里特乘风破浪向前进，
米诺斯的姑娘们都象为他丢了魂。
那时您在做什么？难道您依包利特
竟没有名列于希腊的俊杰之中。
是什么缘故？是因为还太年轻？
还不能象他那样乘战舰来远征。
否则克利特的妖怪将被您杀死，
即使它的洞穴中布满迷魂阵。
为了不被曲径岔路所困惑，
我的姐姐会用魔线牵着您的手。
不，不，在她之先我就会出此主意，
因为爱情的启示在我的心里。
是我，王子，是我来把您救，
向堕入迷宫中的您伸出引路之手。
为了这可爱人儿我用了多少心血，
一条线还不能使爱您的情人放下心来。

我是您应当找寻的患难之侣，
我会亲自为您引路拨开迷雾。
费德尔会同您一起走出迷宫，
粉身碎骨也要同您永在一起。

依包利特

天哪！我听到了什么？夫人，难道您忘记
忒赛是我的父亲，他是您的丈夫？

费德尔

您凭什么说我已把他忘怀？
王子，难道我会把他的名声糟蹋毁坏？

依包利特

请原谅我，夫人！
错怪了您的一片真情。
我羞愧万分，简直不敢看您。
我要走了……

费德尔

啊！狠心的人哪！您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思？
我讲得这么明白，您决不能再迷惘不置。
好吧！您该知道费德尔和她炽烈的爱情，
我爱！但不要以为热恋中的我，
认为自己洁白无辜没有错。
我也知道这情欲使我神魂颠倒，
我这样自作多情终将无可救药。
天网恢恢我不幸得到报应，
我痛恨自己有甚于您对我的憎恨。
天上的诸神可以为我作证，

他们点燃我的欲火，使我血液沸腾。
他们为了赢得这残酷的光荣，
不惜诱惑一个懦弱的魂灵。
您可以回忆一下往昔，
我要避开您，还要驱逐您。
我有心显得可恨，不通情理，
为了抗拒您，我挑起了您的仇恨。
但是这些努力不都是枉费心机？
您越是恨我，我却越是爱您，
苦难使您更加英姿动人，
我憔悴枯萎，在情火中燃烧，在泪水中沉沦。
要是您能瞧我片刻，
您定会对我的话深信不疑。
我说些什么哟？我刚才对您吐出真情，
这可耻的隐情，您可相信它是出自肺腑？
我不能不顾我的儿子，我为他担心，
我来求您不要对他抱有一丝仇恨。
热烈的爱情使我忘其所以，
啊！我对您只能讲些深情蜜意。
报复吧！惩治我可耻的爱情，
您完全称得起是英雄的后代，
把触犯您的魔鬼清除出这世界吧！
忒赛的未亡人竟敢爱上依包利特！
相信我吧！这恶魔不应从您手中脱逃，
这里就是我的心！您就在这儿给我一刀！
我这样冒犯了您，您一定怒火冲天，

我似乎感到您的手要向前挥剑。
刺吧！要是我不配您一击，
要是您不让我这样痛快死去，
或者您的手不愿沾上我的血迹，
那么，不用您动手，把剑给我吧，
给我！

厄诺娜

您在干什么？夫人，天哪！
呀！有人来了，千万不要被人瞧见，
快，快回去，免得恶名到处流传。

第　六　场

依包利特，德拉曼尔。

德拉曼尔

匆匆逃去，简直是被人拖走的是费德尔吗？
怎么回事？王子，您这么痛苦万分？
我看您没带佩剑，眼光发呆，面色沉沉。

依包利特

德拉曼尔，我们走吧！我从来没有这么吃惊，
我连看到自己都感到害怕。
费德尔……不，天哪！让这骇人的秘密长埋心底。

德拉曼尔

如果您要动身，船只业已备好，
但是王子，雅典已经声称，
各部落的选举已公布投票结果，

您的弟弟稳操胜券，费德尔已占上风。

依包利特

费德尔！

德拉曼尔

一个传令官带着雅典的意志，

把驾驭国家的权杖交给他，

她的儿子已被推选为王，王子。

依包利特

神啊！你们都识得她的真面貌，

难道这是你们对她德行的酬报？

德拉曼尔

现在有谣传说王上还活着，

他在拉庇泰又露过面。

我曾在那里找过他，王子，我知道……

依包利特

这无关紧要，听好，一点也别漏掉，

考察一下传闻，去弄个水落石出。

假使我不值得在此淹留，

不论如何，我们还是一走为好！

让应当上台的人把权杖得到。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费德尔，厄诺娜。

费德尔

快把我的贤德到处去颂扬，
冒失鬼，您难道要人来瞧我这模样？
您又要来骗我，使我糊涂慌张？
还是把我藏起来吧！我的话太露骨，
冲动的情欲竟然完全泄露，
我讲了别人永远不该听到的话，
天啊！他听我时是副什么神气！
这狠心的总是东拉西扯改变话题，
他真想立刻能钻进一个地洞里！
他羞愳的红晕更加重了我的耻辱，
您为什么要我舍弃绝命的念头？
哟！当他的剑顶住我的胸膛，
他脸色发白了吗？他又把剑收回了吗？
只要我的手触到了他的宝剑，
他冷酷的双眼也会为之骇然，
这剑将把他的双手不幸污玷！

厄诺娜

在灾难中，不要一味自怨自艾，
您应窒息的欲火不要再燃起。
凭着米诺斯高贵的血统，
难道找不到一个更显要的归宿？
行使权力吧！支配起整个国家，
来打击这个只想逃亡的薄情郎。

费德尔

我来统治？把国家置于我的意志下，
可我连自己的理智都不能管辖！
连自己的感情都不能控制！
我正在可耻的羁轭下熬煎；
我很快地就要离开人间。

厄诺娜

那么躲开他。

费德尔

我离不开他。

厄诺娜

您敢于驱逐他，却不能离开他。

费德尔

现在不是时候，他已知我乱伦的欲念，
廉耻的严格界限已经突破。
我的耻辱已经在他面前暴露，
我心底却不由自主抱着希望。
您，唤起了我衰弱的力量，
虽然我的灵魂快要消亡，

你谄媚的劝诫重使我振奋，

使我相信我爱情的热与光。

厄诺娜

唉！不管是清白无辜还是活该受难，

只要能把您挽救，我有什么不能干？

对于别人的冒犯您总是无比愤慨，

但却不能把蔑视您的无情人忘怀。

瞪着那么残忍的眼睛，他一脸怒气，

让您立在他脚下，几乎向他求乞。

他无理倨傲显得实在可恨！

您怎么这时竟同我看法不一致？

费德尔

厄诺娜，他会改掉刺伤您的傲气，

在林莽中长大成人，难免会有野气。

依包利特，土生野长使他心硬似铁，

可能他第一次听人谈起爱情，

惊异不置致使他缄口难言，

而我们的诉怨也过于激烈。

厄诺娜

想想吧，是一个野蛮人养育了他。

费德尔

不管是哪一个野蛮人，她总懂得爱。

厄诺娜

他对女性抱有天生的敌意。

费德尔

我永远不会看到自己会有情敌。

厄诺娜，您的忠告却不合时宜，
只是迎合我，却不帮助我恢复理性，
对爱情他是铁石心肠，从不心动，
要打动他，就要采取灵巧的方法。
光辉的王国好象已经使他动情，
他觊觎着雅典，这一点已人人看清。
他的战舰早已掉转船头，
船帆在劲风中招展飘动。
厄诺娜，去给我把年轻的野心家找来，
把闪着金光的王冠献在他面前。
让他把这神圣的王冠戴在头上，
我只要他能享有这无上荣光。
把我力不胜任的权杖拱手让他，
他会教我的儿子来统治国家。
或许他还能代使父亲的职权。
我母子都可以依身于他，
只要能折服他，不妨试试一切办法！
您的话比我更能打动他的心肠。
催逼、哭泣、叹息，说我就要死亡，
不要因为自己低声下气而脸红，
我把一切都告诉您，我对您抱着希望，
去吧！我等着您回来再作主张。

第　二　场

费德尔。

费德尔

呀！你，你看着我堕入可耻的情网，
刁钻的维纳斯啊！我心里乱成一团！
你真是残忍之极，非同一般。
你全胜了，哪处不是你在从中作梗？
狠心的人，要是你能再次得到光荣，
去把与你为敌的依包利特狠狠严惩。
他总是避开你，对你的怒火嗤之以鼻，
在你的神台前面，他从来奴颜婢膝。
你的名字好象玷污了他高贵的耳朵，
女神呀！去复仇吧！我们俩站在一道。
叫他爱我吧……咦！您怎么已经回转？
厄诺娜，是他恨我，不愿听您的规劝？

第　三　场

费德尔，厄诺娜。

厄诺娜

快打消这个空幻的爱情，
夫人，想想您过去的忠贞。
王上没有死，很快要来这里，
忒赛已经回来，忒赛就在这城里，

为了瞻仰他，百姓们纷纷出动。
我奉您命令去寻找依包利特，
正值欢声雷动，万人庆贺……

费德尔

我的丈夫还活着。厄诺娜，完了。
我招供出玷污他的爱情，
他还活着，别的我不再想打听。

厄诺娜

什么？

费德尔

我早就预料到，但您坚执不见，
您的眼泪战胜了我正当的悔恨。
倘若我今晨死去，还值得别人哭一番，
我接受了您的规劝，即使去死也不光彩。

厄诺娜

您现在要死？

费德尔

公正的老天呀！今天我做了什么？
我的丈夫快要来到，儿子也在一起。
我将见到洞悉我的无耻情欲的人，
他将瞧着我去亲吻他的父亲。
对我的叹息他不屑一顾，我万分悲痛，
对我的泪眼他熟视无睹，我泪如泉涌。
您想吧，对忒赛的荣誉他一向看重，
难道他会把我的情火对他瞒住？
忒赛是他的父亲，又是他王上，

难道他能忍住对我的深沉厌恶？
即使他沉默，我仍然问心有愧。
我不象那胆大包天的妇人，
犯下弥天大罪也能心安理得，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面不改色。
我知道自己的欲念，一时全会记起，
好象墙壁和屋顶都要开口控告我，
都在等着对我的丈夫把真情吐露。
让我死吧！死能免去多大的恐怖，
结束生命难道是个巨大的不幸？
对痛不欲生的人死亡并不可怕，
我担心的是死后还要被人笑话。
对可怜的孩子这是多可怕的遗产！
朱必特的血统应当给他们以勇敢，
但不管高贵的出身他们多么自豪，
父亲的罪恶总是一个沉重的阻碍。
我发抖，啊！总有一天要真相大白，
作孽的母亲会使他们遭到咒骂。
我真害怕这可憎恶的重担，
会压得他们永远不能抬起头来。

厄诺娜

毫无疑问我自会怜爱他们，
没有人比您更应有这种担心。
但是，竟不能使他们免于此难？
为什么您自己要把自己来纠缠？
这样就完了，别人也会说您太可恶，

想以一死来免受丈夫的可怕惩处。
依包利特看到您死去也会高兴万分，
您的绝命只会使他的控告更为有力。
我将如何回答别人对您的指控？
面对着他，我只能瞠目结舌，
只能恐惧地看着他为胜利而大笑，
对所有想听的人讲述您的无道。
呀！若这样，不如让天火把我焚烧！
但对我说实话，您还爱他吗？
您究竟如何看待这倨傲的王子？

费德尔

我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恶魔。

厄诺娜

那么您不要让他胜券在握，
您怕他，那么您就先来把他控告。
把他能加在您头上罪名反加于他，
神不知鬼不觉，一切都不利于他。
他的剑很幸运地落在您手里，
现在您心里很乱，可是痛苦已逝，
您的呼声早使他父亲怀有戒心，
而您也就达到放逐他的目的。

费德尔

我，我能去迫害和诬谄无辜的人？

厄诺娜

我大胆行事，只要求您沉默不语，
我战战兢兢地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会更加干脆。
但若不这样陷害别人，就要把您葬送，
您的生命对我来说比一切都更贵重。
我要去说。忒赛会被我的报告激怒，
会放逐他的儿子来雪耻报仇！
夫人，父亲在发怒时总是父亲，
轻轻的惩罚就使他怒火全熄。
为保全您的名誉也不至于
让清白无辜的鲜血流去。
这真是理当全力以赴的一条妙计，
不论我教您什么办法，您都该同意。
夫人，为了挽救您那毁坏的名誉，
我们必须牺牲一切，甚至是道德。
有人来了。我看见了忒赛。

费德尔

啊！我看见了依包利特，
在他傲慢的眼神中，我看到我注定要覆没。
随您的便干吧！我反正听您摆布，
我现在是心烦意乱，真是难行寸步。

第　四　场

忒赛，依包利特，费德尔，厄诺娜，德拉曼尔。

忒赛

命运不再违背我的愿望，
夫人，在您的双臂中……

费德尔

不要这样！忒赛。

我无颜领受您的这般深情，

我不配您如此温柔的拥抱。

您受到了污辱，当您不在时，

命运没有饶恕您的妻子。

我不配使您欢喜，与您亲近，

我从此只想隐世绝俗。

第 五 场

忒赛，依包利特，德拉曼尔。

忒赛

对您父亲的接待这么奇怪？

我的儿子。

依包利特

只有费德尔能解开这一谜结。

要是您还能垂听我殷切的期望，

陛下，请允许我把她遗忘。

不要责怪战战兢兢的依包利特，

永不在费德尔的眼前出头露面。

忒赛

您要离开我？我的儿子。

依包利特

我没有找过她！

是您把她引到了这地方。

陛下，您临走时，在特列榭海边，
把阿丽丝和王后托付给我，
我全心全意地照料她们，
还有什么事情能把我挽留？
在林莽中，我的青春活跃奔放，
在凶狠的敌人身上显示了它的力量。
难道我不能把这悠闲的生活抛弃，
让我的战戟染上更光荣的血迹。
当您还未到我现在的年纪，
已经不仅是一位暴君，一个怪物，
而且感到了您那过人的膂力。
您平定凶暴，把幸福送到人间，
保证了大海两边的宁静与安全。
在大海上自由航行，没有飞来横祸，
赫克留斯也赞赏您的赫赫伟绩，
倚仗着您，他可以歇息片刻。
我的父亲威震世界，我却一无所建，
就是同我母亲的业绩相比也相去甚远。
但是我总会显露出我的勇气，
要是有妖魔鬼怪从您手中逃脱，
我一定把它的残骸奉献在您的脚下。
要不我就英勇而死，流芳百世，
高傲地结束一生而名垂青史。
也可以向世间证明我不愧为您的儿子。

忒赛

我见到什么？是什么可怕的景象？

使我全家四处奔散，如此惊慌？
多么害怕我回来，毫不希望我生还，
呀！天哪！您何必让我脱离牢笼？
我只有一个知交，他怀着忧愁，
去劫夺拉庇泰暴君的王后。
我后悔为他的情肠助了一臂之力，
倒逆的命运使我们两人丧失了视力。
我赤手空拳突然被暴君捉住，
我看见庇里托俄斯被扔给了
他一直用人血来喂养的怪物。
我呢，被关在阴暗的营房里，
幽深可怕，紧靠着阴间冥府。
过了半载，诸神总算发现了我，
帮助我瞒过了看守人的双眼。
我又清除了天地间的一个魔妖，
他自己做了妖怪的口中佳肴。
当我兴高采烈载欣载奔，
急着要同最亲爱的人们欢聚，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当我的心灵
渴望着尽情地瞧一下亲爱的一切，
欢迎我的却只有怨声叹息不绝，
全都避开我，不愿受我温存的拥抱。
而我，惊叹着我竟会引起人家的畏惧，
我宁愿仍旧关闭在拉庇泰的地狱。
说呀！费德尔说我受到了侵犯，
是谁冒犯了我？怎么没有人替我清算？

希腊，我的铁臂多少次挽救了您，
难道您竟让罪犯得以藏身？
您怎么不答话！儿呀，我的亲生儿，
难道您也同敌人沆瀣一气？
进去吧！我受不住压在心头的重重疑虑，
去把罪行，罪犯都弄个一清二楚，
让费德尔最后来讲明她不安的原由。

第 六 场

依包利特，德拉曼尔。

依包利特

这一席令我震惊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费德尔，心里总是燃着炽烈的情火。
她难道不打自招，让自己身败名裂？
天哪！陛下会说些什么？多么恶毒的气息！
男女私情在他的家族中暗中传递！
我自己也怀着他所厌恶的情火，
如今他看到的也非昔日之我。
一种不吉的预感使我惊恐万分，
但只要我没有内咎，有什么可担心？
好吧！快去想一个巧妙的主意，
我或许可以打动父亲的心地。
去对他申明他可能会来干涉的爱情，
但他的任何权力都不能使我摇动。

第四幕

第一场

忒赛，厄诺娜。

忒赛

啊！我听到了什么？一个大胆小人，
竟敢侮辱他光荣无比的父亲。
命运啊！你对待我真是毫无情义！
我不知该去何处？也不知身在何地？
呀！对我的抚爱和好意竟以怨报德，
狂妄的打算！多可怕的念头！
为了得到这种下流的爱情，
这小子竟然要借助于武功。
我认得这把剑，他用来发泄情欲，
我给他佩这剑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
他竟然对人伦关系全然不顾，
费德尔还迟迟不肯把他惩办，
她沉默不语难道想纵容罪犯？

厄诺娜

不如说费德尔是为可怜的父亲着想，
为一个疯癫的情人感到耻辱。

他眼中那罪恶的欲火使她厌恶，
费德尔真想一死了之，陛下，
他的兽行早已熄灭了那圣洁的火花。
我看他举起胳膊，就跑去救她，
唯有我知道为您的爱去将她保下。
我悲叹她六神无主，唤起你的警惕，
我来代她说出心中无限的悲凄。

忒赛

无耻小人！他的脸不住地发白，
他走近我时，我看见他恐惧地颤栗。
他郁郁寡欢早使我大为吃惊，
冰冷的拥抱打消了我的温情。
这该死的爱情吞噬了他，
在雅典是否能瞒住大家？

厄诺娜

陛下，请您记住王后的怨愤，
罪恶的爱情激起了她满腔愤恨。

忒赛

他在特列树就起此歹念了吗？

厄诺娜

陛下，我已经把事情全都告诉您。
我让王后单独悲伤得太久，
请让我去照料她，我得赶快走。

第 二 场

忒赛，依包利特。

忒赛

呀！他来了，天哪！这样风度翩翩
谁能不象我这样被他欺骗？
在一个无耻奸夫的前额上，
难道也能闪烁着道德的光芒。
为什么人们不能凭一些蛛丝马迹，
看穿这些伪君子的狼心狗肺？

依包利特

我能问您吗？陛下，什么不祥的乌云，
扰乱了您那庄重的面容？
您能否把秘密向我吐露？

忒赛

无耻小人！你竟敢在我面前露面？
魔鬼，天雷没殛死你，真是心地太软！
我肃清盗匪，而你却未得惩治，
你的罪孽深重的大胆情欲，
竟然连你父亲的床也要玷污。
你竟敢来到我的面前？
竟敢在满是你耻辱的地方出头露面？
难道不想去异乡寻找，
我的名声还未到达的角落？
滚吧！叛臣逆子，别在这里激起我的憎恨，
不要使我强制不住自己的忧愤。

这永恒的耻辱已够我受了，
我养下了这罪恶累累的逆子。
即使你死了，你仍将遗臭万年！
仍会把我威名远扬的荣誉毁坏。
滚吧！要是你不怕我的立即惩办，
也把你当作我要镇压的坏蛋。
在太阳普照着我们的地方，
当心不要大胆地痴心妄想。
滚吧！我对你讲，快快逃走切莫回来。
我要在所有地方洗尽你可怕的孽迹。
呀！你，奈普顿，从前我凭一股勇气，
替你的两岸肃清了群匪盗贼。
记得吗？为了报答我的功绩，
你答应实现我第一次许下的愿望。
即使在残酷的牢房中长期受苦，
我也没有恳求你万能至上的帮助。
我是万分珍惜你的帮助，
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提出。
今天我求你替一个可怜的父亲报仇，
我让你严厉地去处置这个逆种，
粉碎他心中的种种无耻念头，
忒赛将对你的义愤感激涕零！

依包利特

怀着罪恶的爱情，费德尔反咬我一口，
无比的愤恨使我心焦似火，
不测的打击一个紧接一个，

惊得我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忒赛

逆贼！你梦想费德尔胆怯的无言，
会把你的兽行统统遮掩？
要想这样你就不该丢掉你的剑，
这把剑握在她手中就会把你清算。
或者你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结果了她的性命也就无人开口。

依包利特

对这种无耻谎言，我是悲愤填膺，
陛下，我应当把事实真相讲明。
我只是把触犯您的秘密严守，
因为应当对您尊敬，我才不愿开口。
我不来增加您的不安烦闷，
只请审查我的一生，想想我的为人！
大凡滔天罪行总有一些先兆，
人们只有干过越轨的坏事，
才敢侵犯法律中最神圣的律条！
同道德一样，罪恶也是由轻到重，
从未见过一个胆小的清白人，
会一下子犯起弥天大罪。
一个正人君子岂能转眼之间
变成杀人凶手，乱伦小人？
在圣洁妇女的怀抱中长大成人，
我不会无视她高贵的出身。
庇得索来被称为世间的圣贤，

是他亲自把我教诲指点。
我并不想把自己看成完美无比，
可是，要对我的德行进行非议，
陛下，我一直是无法容忍
诬加在我身上的罪行劣迹。
依包利特是以此名闻全国，
我对道德只是求之过于苛刻，
对自己的软弱也丝毫不肯放过。
阳光也没有我的心底这般纯洁，
依包利特怎会怀着卑鄙的欲火……

忒赛

是啊，胆小鬼，正是这高傲把你控告，
我从你的不动声色中看出一种信条：
唯有费德尔打动你淫荡的眼睛，
虽然你对他人无动于衷，不屑动情。

依包利特

不，父亲，我的心您还不了解，
我这里燃烧着纯洁爱情的火焰。
我跪在您的脚下把真情吐露，
我爱，真的，即使您不同意，
我的一片心意全在阿丽丝。
勃朗人的女儿战胜了您的儿子，
我爱她，我的心违背了您的禁令，
我为她叹息、为她庆幸。

忒赛

你爱她？天啊！不对，这是耍弄机巧，

你装成有罪是为了大事化小。

依包利特

陛下，六个月来我避开她，爱着她，

我胆战心惊地来对您讲出实话。

啊！怎么？难道什么都不能解除您的疑窦？

要发什么可怕的誓言才能使您息怒？

我可以对苍天、大地、对整个大自然……

忒赛

小人没法时总是发誓赌咒一大片，

算了吧！不要编出一套来把我诓骗。

要不是你别无他法……

依包利特

在您看来，我的德行是弄虚作假，

费德尔在良心深处会为我讲话。

忒赛

啊！你的厚颜无耻真使我怒不可遏！

依包利特

您什么时候把我放逐？流放在何处？

忒赛

即使你一直跑到海角天涯，

我还觉得这混帐仍在我脚下。

依包利特

承担着被您猜疑的滔天罪行，

一旦把我放逐，多少人会愤愤不平！

忒赛

去找那些敬重你的无耻朋友吧！

他们会称颂奸夫，同情乱伦。
这些无廉耻没信仰的狐群狗党，
正配得上来庇护你这样奸刁流氓。

依包利特

您总是对我讲乱伦与通奸，
我可以默不作声。陛下，您很清楚，
费德尔是名门闺秀，鼎鼎望族，
但她的罪行要比我更加恶毒。

忒赛

怎么？你已经不能自制，恼怒满怀，
我最后一次叫你给我快快滚开！
滚吧，无耻小人！不要让我看见！
不要等着一个怒气冲冲的父亲，
厌恶地把你从这里赶开。

第 三 场

忒赛。

忒赛

可怜虫，你今天是劫数难逃，
奈普顿，凭着神灵都害怕的冥河起誓，
我保证立即实现自己的诺言，
天神要为我复仇，你是无计可逃。
我爱过你，现在即使你罪恶累累，
我心中也为你感到痛楚懊悔。
但你欺人太甚，我定要将你惩处，

从没有父亲象我这样受到凌辱。
公正的上天呀！谁看到过象我这般悲伤？
谁知我生下的孩子竟是恶毒心肠？

第 四 场

费德尔，忒赛。

费德尔

陛下，怀着恐惧我来到您这里，
您吓人的吼声一直传到我心底。
我担心您的威吓会到时果真实现，
趁现在还来得及，饶了您的亲骨血！
我斗胆求您看重您的名门声望，
不要让我再听见您可怕的叫嚷。
您慈父的双手不要把他杀掉，
免得让我永远地悲痛心焦。

忒赛

不，夫人，我的手从不沾染亲人的鲜血，
但无耻小人决不会从我的手中逃脱。
因为一只不朽的手注定要叫他覆灭，
奈普顿答应了我，他将为您雪耻报仇。

费德尔

奈普顿答应您！什么？您竟要狠心央求……

忒赛

什么？您怕我的誓愿神灵还未听到？
您还是跟我一起来作正当的恳求。

您要如实地把他的罪恶描绘一遍，
让包在心里的怒火更快地燃起烈焰。
您还没有知道他所有的罪行，
他欲念未遂，对您竟百般诅咒，
他说您满嘴都是谎言与欺骗，
他硬说只有阿丽丝一人在他的心间。
他爱她！

费德尔

您讲什么？陛下。

忒赛

他在我面前讲了这番话，
但我不会相信他弄虚作假。
但愿奈普顿立即给他惩罚。
我亲自去跪在他的神坛前，
催促他快实现那坚定的誓言。

第　五　场

费德尔。

费德尔

他被赶走了，我听到了什么消息？
还未熄灭的情焰又在我心里复燃。
真是晴天霹雳！天哪！多可怕的消息！
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去挽救他的儿子。
从惊慌的厄诺娜的手中挣脱，
我坐立不宁万分悔过。

谁知道这悔恨把我拖到何种地步？
也许，我会把事情和盘托出。
如果她的声音没有打断我的话，
我讲出的事实实在太可怕。
依包利特很多情，但对我毫不动情！
阿丽丝占有了他的心，取得了他的信任。
啊！天哪！我的一番柔情蜜意他不肯领，
始终是那么正气凛然毫无感情。
我以为他的心对爱情永远关闭，
对我们女性全都是一种秘密。
另一个异性却已得到他的青睐，
他可能有一副慈软的情怀。
只有对我他简直不屑一顾，
但我仍然应当去把他保护。

第　六　场

费德尔，厄诺娜。

费德尔

亲爱的厄诺娜，您知道我刚听到什么？

厄诺娜

不知道，但不瞒您说，我来时心惊肉跳。
我为您出去的动机万分担忧。
我害怕您感情冲动无止无休。

费德尔

厄诺娜，谁会想到我竟有一个情敌？

厄诺娜

怎么？

费德尔

依包利特爱着别人，我毫不怀疑。
这桀骜不驯的凶恶的敌人，
他不要我的尊重，我的怜悯，
我接近他时总是心惊胆颤，
这只猛虎已经驯服，被人打败。
阿丽丝找到了打开他心的道路。

厄诺娜

阿丽丝？

费德尔

啊，真是祸不单行，痛上加痛！
我又要经受多大的绞痛！
所有我经受的痛苦，担心，冲动，
猛烈的情火，可怕的内疚，
被残酷地拒绝，忍受莫大侮辱，
但这些仅是我初次尝到的痛苦。
他们相爱了！竟然蒙混过我的眼睛？
他们如何相见？什么时候？在何地？
您一定知道！您怎么让我蒙在鼓里？
您为何不把他们的脉脉柔情告诉我？
有人看见他们交谈？相互寻找？
他们难道是在森林深处幽会？
哟！他们能磊落大方地相会。
上天证明他们相爱纯洁无比，

他们无忧无虑沉溺在热恋里。
洁净清明的艳阳天统统属于他们！
而我可怜地被遗弃在天地之间，
我白天只好躲起来，避开光线。
我只敢祈求可怕的死神，
我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满腹愁苦，泪水涔涔，
自己的悲痛早已被人注意，
我只能在泪水中妄自沉沦。
我颤抖着领受饮鸩止渴的快乐，
眉开眼笑要隐藏起我的愁烦，
我只得常常含住眼泪，强作笑颜。

厄诺娜

他们相爱有什么结果？
他们很快就不再能相见。

费德尔

他们将永远相爱！
在我讲话的此刻，呀！相思愁杀人！
他们触怒了一个丧失理智的情人。
尽管流亡很快就要把他们分开，
他们仍然山盟海誓永不离开。
不，我不能忍受让我心痛的幸福，
厄诺娜，可怜可怜我疯狂的嫉妒。
一定要使阿丽丝失败，要唤起
国王对七世冤家的血海深仇。
不要让他轻轻地责罚就算了事。

妹妹的罪恶只能胜过他的弟兄。
我在妒火中燃烧，我要他这么做！
我在干什么？我的理智哪儿去了？
我妒忌？我要去哀求忒赛！
我的丈夫还活着，我却欲火难耐。
为了谁？我的一片心意付与谁？
每一句话都使我头上发毛悚然！
我这个人真是罪恶滔天，
两者汇于我一身：乱伦与诓骗。
我残忍的双手，急于报仇泄恨，
要让无辜的鲜血四处飞溅！
可怜呀！我要活下去！我怎能问心无愧，
看到我的祖先神圣的太阳神？
我的祖先是诸神的父亲和师尊，
我的先辈遍布于天地之间，
我躲到哪里？只能在黑暗中藏身。
我能说些啥？我的父亲手持骨灰瓮，
命运把我交付在他不留情的手中。
米诺斯审讯着地狱里所有的鬼魂，
啊！他的阴魂会怎样恐惧地颤栗？
当他看到面前出现的是他的女儿，
听到她供认出地狱里闻所未闻的罪行。
这可怕的一幕，他将说什么？我的父亲，
我相信可怕的瓦罐会从您手里落下；
我相信会看到您搜寻新的酷刑，
您要成为虐杀自己亲属的顽凶。

原谅我！是上天要您的家道衰微，
是他要向您的女儿雪耻消恨。
唉！犯罪的耻辱紧紧地跟着我，
我不幸的心灵从未尝过它的恶果。
灾难纠缠着我直到最后一息，
我要在苦难中结束这一生。

厄诺娜

夫人，不用这样把心担，
这样的错误情有可原。
您在恋爱。人不能左右命运，
您只是被注定的命运所支配。
难道这能算是我们间的旷古奇闻？
难道被爱情制服的只有您一个人？
人类的弱点本来就是在所难免，
凡人的命运由天而定，不可改变。
您长久以来在羁轭下辗转呻吟，
就是诸神，奥林匹斯山上的居民，
虽然厉声呵斥种种罪状，
有时也会燃起非份的欲望。

费德尔

我听到什么？您又来替我出什么主意？
难道您一定要使我毒入骨髓才肯甘休？
可怜虫！瞧您搞得我身败名裂，
我舍生求死，是您让我活下去。
您的苦苦哀求使我把责任忘怀，
我躲开王子，您却使我同他在一起。

您究竟要干什么？您竟血口喷人，
在控告时污蔑他的一生。
也许他会被处死，疯狂的父亲
失去理智就会动手杀人。
我不听您话了，滚开！可恶的魔鬼！
去吧！让我自己把命运来支配。
公正的上天对您自有报应，
但愿您难逃厄运得到严惩。
您这样一天到晚讨好奉承，
去滋养公子王孙们的骄情，
随着他们软弱的意志顺水推舟，
为他们铺平犯罪的道路。
奉迎拍马的人实在可恨呀，
这就是天怒给帝王们的礼物！

厄诺娜（独白）

呀！天哪！为了服侍她，我无事不作，
但真是活该，我得到了这样的酬报！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依包利特，阿丽丝。

阿丽丝

怎么？对这天大的灾难您竟不加辩白？
您竟让爱您的父亲受骗而不明真相？
您好狠心！全然不顾我恳求的泪眼，
对我们不能再相见竟毫不哀怜。
走吧！同悲伤的阿丽丝永别吧！
但临走时，您至少得确保生命安全。
别让无耻的指控来玷污您的英名，
要让您的父亲取消他的誓愿。
现在时候还来得及。为什么，
您竟让控告的人为所欲为？
去叫忒赛明白真相，弄清是非。

依包利特

啊！难道我什么也没有讲？
难道我要把丑事公开张扬？
我是否该对父亲道出真情，
让羞愧的红晕涌上他的面容。

只有您一人知道这丑恶的秘事，
我只能对上天和您把实情倾吐。
我把心底的一切都对您讲明，
要知道我对您真是一片钟情。
但不要忘记这是绝对的秘密，
要是可能，忘掉我对您所讲的--切。
夫人，一张纯洁的嘴决不应该
讲述象这样叫人恶心的意外。
相信公正的上帝吧！
他不会使我蒙受不白之冤！
而费德尔，迟早要遭到严惩，
逃脱不掉她应得的狼藉声名。
只有这点我求您听我的话，
其余的一切都随您任意处置吧。
您快快摆脱受奴役的境地，
跟我走吧，我们一起逃离此地。
离开这世俗的肮脏地方，
这里已经把道德抛弃精光。
快趁我的失宠所引起的纷乱，
快快躲开，别人不会发现！
我可以担保您的逃走万无一失，
看守您的眼下都是我的卫士。
我们的计划会有精兵猛将来协助，
阿果斯向我们伸手，斯巴达向我们欢呼。
让我们向患难朋友们呼救求援，
不要担心费德尔会把我们斩尽杀绝，

会把我们驱除出这个王国，
把我们的残山剩水都送给他儿子。
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抓紧……
您还怕什么？您好象还没有信心？
只是为您考虑我才胆敢如此冒昧。
我是一副热心肠，您为何这样冷冰冰？
难道跟随一个逃亡者，您怕会丢掉性命？

阿丽丝

啊！王子，这样的出奔我当然看重，
能同您同甘共苦我是多么高兴。
我孑然一身不被人所记起，
我们还没有婚约连结在一起。
跟您一起逃走，难道没有飞短流长？
逃脱了您父亲的手掌，
我知道这不会把名誉损伤，
这不是什么私自出奔，
反抗暴君应该是名正言顺。
您爱我，王子，我的荣誉……

依包利特

不，不，对您的名誉我关怀备至，
我怀着高尚的目的才来到您这里。
避开您的敌人，跟丈夫一起远走高飞，
在苦难中我们自由自在，天意就是如此。
我们忠贞的誓言决不为他人所绊羁，
不一定要喜烛高照才称得上是婚礼。
在特列樹宫门外那些古墓高冢里，

埋葬着我们的先王贤君。
发伪誓的人到此一定心惊胆颤，
伪君子总害怕突然受到惩办，
他们逃脱不掉死神的追逐，
没有比这更能约束谎言与欺骗。
要是您相信我，我们就在这里，
许下永久爱情的庄重誓言。
我们恳请神灵们作证婚人，
让他们来代行我们父亲的责任。
我凭着最圣洁神灵的名字起誓，
对着神圣的雅典娜，对着严厉的赫拉，
总之所有的天神，我爱情的见证人，
我的神圣的誓言永世也不变更！

阿丽丝

王上来了。走吧！王子，快走吧！
为了不露风声，我暂且再待些时间。
走吧！留给我几个忠实的卫士，
让他们把胆怯的我带到您的身边。

第 二 场

忒赛，阿丽丝，伊斯曼娜。

忒赛

天哪！快快消除我的不安！
把我在这里要打听的真情说穿！

阿丽丝

要周到一些，亲爱的伊斯曼娜，快准备逃跑。

第　三　场

式赛，阿丽丝。

式赛

您脸色都变了，好象受到了惊吓，

夫人，依包利特在这里干些什么？

阿丽丝

陛下，他要同我永别。

式赛

您的媚眼驯服了这强横蛮汉，

您很幸运使他受到爱情折磨而悲叹。

阿丽丝

陛下，对您我不能否认真实情形，

您那无端的仇恨他一点也没有继承。

他对待我不象对一个女囚犯。

式赛

我明白了，他向您发出忠贞的誓愿，

您不要信任他那多变的心肠，

因为他对别人的山誓海盟也是一样。

阿丽丝

他？陛下？

式赛

您应当让他不要这样轻浮，

您怎能忍受这一心两用的爱情。

阿丽丝

您怎么甘愿用这骇人的话语，
来污蔑他那洁白无瑕的一生。
难道您对他的心地那么不了解？
难道还辨别不出罪恶同纯洁？
他的德行得到人人的颂扬，
只有您因受蒙蔽两眼无光。
啊！您真不该对他恶语相加，
算啦！为您残忍的誓言反悔吧。
陛下，当心严峻的上天实现您的誓愿，
借此来发泄对您的满腹忿怨。
天庭震怒时，我们要供上牺牲，
而它给我们的却是对罪过的严惩。

忒赛

不，您为他涂脂抹粉也是枉然，
爱情使您盲目地为他说出谎言。
但我相信那无法否认的铁证，
我看到真实的泪水饱含苦情。

阿丽丝

当心！陛下，您那战无不胜的铁臂，
曾把苍生从无数妖魔中解救出来。
但是妖魔鬼怪没有全数肃清，
就是您又使它们苟延残生。
一个……陛下，您的儿子不让我讲，
他嘱咐我要对您毕恭毕敬，
要是我把话挑明，他会痛不欲生。

我应当学他的懿行，让我离您远行，
免得我忍不住开口把真相对您说明。

第　四　场

忒赛。

忒赛

她欲言又止，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她到底要讲些什么？
难道她装聋作哑想混淆视听，
他们俩商量好要来使我难以分清？
而我，虽是满面严峻，
心里却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深埋的怜悯使我痛苦、惊诧，
让我再次去讯问厄诺娜！
我能确切地了解这罪行的始末。
卫兵们！去叫厄诺娜单独来见我。

第　五　场

忒赛，柏诺帕。

柏诺帕

我不知道王后怀存什么计划？
陛下，她失魂落魄真叫我害怕。
她脸上显出绝望的悲哀彷徨，
而死亡的苍白已经盖上她的面庞，

厄诺娜已被她赶走，蒙耻受辱，
投身于汪洋大海之中。
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狂涛怒浪已经把她吞噬。

忒赛

我听到了什么？

柏诺帕

她的暴卒并没有使王后平静，
她的灵魂仍然不得安宁。
几次为了平息内心的痛苦，
她抱起孩子，洒下滚滚泪珠。
而突然，她又抛弃了母爱，
厌恶地把孩子远远地推开。
偶尔走几步，她举步不稳，
她失神的眼光已辨认不出我们。
她写了三次信，又改变了主意，
把刚刚开头的信撕个粉碎。
去看她吧！陛下，去救救她！

忒赛

天哪！厄诺娜死了，而费德尔也在寻死，
快把我儿子叫回来为自己申辩。
叫他讲吧！我要听他把话说明，
奈普顿，不要急着赏赐您可怕的恩情。
我宁愿您不要把它实现，
也许我太相信假证人的意见。
而我对他过早地举起惩罚的手，

啊！我的誓愿将带来多么深沉的愤忧。

第 六 场

忒赛，德拉曼尔。

忒赛

德拉曼尔，是您吗？您把我儿子教成什么样？

他还在襁褓时，我就把他托付给您。

您为何这样泪水满面，

我的儿子出了什么事端？

德拉曼尔

呀！您对他的关怀已经太迟，

温情已经无用，依包利特早已不在人世！

忒赛

天哪！

德拉曼尔

这是我平生所见最悲壮的殉难，

我仍然要讲，陛下，他是清白无辜。

忒赛

我的儿子死了？真的？当我向他伸出双臂，

急不可待的神灵催逼他走进鬼门。

到底是什么把他从我这里抢走？

真是出人意料的一声霹雳怒吼！

德拉曼尔

我们刚刚走出特列榭的宫门，

依包利特坐上战车，那些悲怆的卫士

象他一样默默不语，围在他身旁。
他若有所思地循着去米赛纳的路，
马缰从他手中垂下不住摇动。
他的那些器宇轩昂的神骏，
从前一听到他的呼声就振鬣奋蹄。
现在却神态黯然地低垂着头，
好象是懂得他的一腔哀愁。
一个可怕的叫声从海底升起，
静谧的气氛中狂澜顿起。
在他心里，一个骇人的响声，
象呻吟似地应和着这可怖的吼鸣。
人人都为之血凝心房，毛骨悚然，
神骏们也凝耳竖鬣静听叫喊。
这时，在这一望无际的海面，
泡沫翻滚，升起一座湿漉漉的山巅。
波浪涌来，化为碎片，在眼前翻腾，
在汹涌的波涛间出现一只可怕的精灵。
宽阔的额头上生着锋利的角刺，
全身上下披着黄色的斑痕。
一只凶恶的野牛，象一条蛟龙，
它的臀部弯弯曲曲地隆起。
它的长鸣震动着大海沿岸，
上天在这野蛮怪物面前也提心吊胆。
大地震动着，空气十分浑浊，
带它而来的波涛也惊悸地往后退缩。
万物都对它避之不迭，

每个人都就近在庙宇中躲藏。
只有依包利特，不愧为英雄的后代，
勒定了战马，抓住了长戟，
他镇定地挥戈刺向那妖怪。
在它的胸腔刺了一个大洞，
那怪物咆哮狂跳不堪疼痛。
它大吼着奔到马脚前倒下，
翻滚着，伸出一张燃烧的嘴巴。
烈火、鲜血、烟雾紧紧裹住战马，
骏马们立刻怒吼着，不听使唤。
马勒无法驾驭，怒斥也是无益，
各种手段都使尽，仍然无能为力。
它们喷着血沫，染红了嚼铁，
有人说在这可怕的骚乱中，
有一个海神刺着它们的双胁。
马匹恐怖地在岩石间狂奔，
车轴格格地发响，接着就断裂。
坚毅的依包利特看见战车爆成屑片，
他跌落下来，但被缰绳缚住。
原谅我的哀痛，这副悲惨情景，
永远使我感到痛苦，泪如泉涌。
陛下，我看见您不幸的儿子，
被他亲手喂养的骏马拖曳着，
他要呼喊，可他的声音使它们更加惊恐，
它们撒蹄狂奔，王子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
原野上回荡着我们惨绝的哀啸，

骏马们终于放慢了急奔狂跑。
它们停下了，就在古墓的旁边，
墓中的王孙公卿就是他的祖先。
我叹息着奔去，他的卫队跟着我，
我们沿着他那高贵的血迹：
岩石染成红色，荨丛里血迹斑斑。
那里留着他血淋淋的发绺，
我赶到喊他，他向我伸出手。
他睁开垂死的眼睛，猛然又闭上，
"上天要结束我这清白的一生，
在我死后，好好照应悲伤的阿丽丝，
敬爱的朋友，愿有一天我父亲会清醒，
为他含冤屈死的儿子悲痛悔恨，
为了安慰我在天之冤魂，
请他仁慈地对待俘获的敌人。
应当对她……"讲到此他两眼紧闭，
我的双臂挽着他那变了形的躯体。
多惨的景象，天怒胜利了，
亲生的父亲也会认不出他。

忒赛

呀！我的儿呀！夺去了我的希望！
你们操之过急啦！无情的上苍！
我今生今世都将悔恨绝望！

德拉曼尔

那时，阿丽丝胆怯怯地跑来，
陛下，她根本不顾您怒火满怀。

凭天起誓，她把他认作丈夫，
她走近看见草地浸着血冒着气，
面无血色的依包利特躺在那里。
她一时还不相信这到来的不幸，
她已认不出她钟爱着的英雄。
但她始终确信躺在面前的确是他，
悲伤的眼光抗议着这场天罚。
她冷冷地叹息着，凝然不动，
满脸苍白地倒在情人的脚旁。
伊斯曼娜在她旁边，泣不成声，
唤醒了她，也使她更加悲痛。
而我已经厌恶了这个世界，
来把最后的心愿告诉您。
陛下，他死去的灵魂压在我心上，
让我结束这悲愁无限的一生。
我看见他的死敌就要来临。

第 七 场

忒赛，费德尔，德拉曼尔，柏诺帕。

忒赛

好呀！您胜利了！我的儿子已一命归阴，
可怕呀！我心中早就猜疑，原谅着他。
但是夫人，他死了，请接受这一牺牲吧！
他的死亡您该庆贺，
我承认自己被您骗过。

您既把他控告，他就该严惩不贷，
他的屈死该是我悲哀的泪泉，
我不想再去为丑事追根求源。
深究只会加剧我的悲伤，
让我远离您吧！远离这地方！
不要让我看见我儿屈死的英魂，
心忧如捣，被痛苦的追忆所纠缠。
我愿此身永远地隐世绝俗，
一切都在把我的不公正来控诉。
我显赫的威名使我罪孽更重，
要不是如此，谁知道我的鼎鼎大名。
我痛恨上天对我的垂爱关顾，
我痛哭他们的好意杀害了我的骨肉。
不用再去给他们增添麻烦，
对我来说，无论作什么补救，
总不能赔偿他们造成的灾难。

费德尔

不，忒赛，现在必须把话讲明，
应当恢复他清白无瑕的名声。
他一点过错也没有。

忒赛

啊！不幸的父亲！
是相信了您的话我才惩罚了他！
您心多狠，难道这样您就会得到原谅……

费德尔

现在是一刻值千金，听我讲，忒赛，

是我用无耻淫乱的眼光，
瞧着这正直善良的儿郎。
上天使我怀抱不洁的欲念，
可恶的厄诺娜完成了这一罪孽。
她担心依包利特知悉我的情欲，
会把令人作呕的真情吐露。
这该死的利用我致命的错误，
急于在您面前把他控诉。
现在她早已罪有应得，
寻个便宜死法葬身海底。
本来利剑要结束我的一生，
我使道德沉沦，备受猜疑。
在您的面前，我申述我的悔怨，
我将踽踽独行进入阴曹冥间。
我吞下了梅忒带到雅典的毒药，
现在毒药已经侵入我的心房。
在这就要停止跳动的心脏里，
一种从未感到过的凉意在升腾。
透过一层烟霭我才模糊地看到，
我生平所触犯的上天和夫君。
死神来临，亮光已在我眼前消尽，
被我亵渎的上苍将恢复它的明净。

帕诺帕

陛下，她死了！

忒赛

如此卑鄙下流的勾当，

决不会一死就被人遗忘。
好呀！我现在才是恍然大悟，
让眼泪冲洗我可怜儿子的血污。
我要去抚爱儿子遗下的一切，
为我所许下的誓愿抱恨终天。
我要恢复他受之无愧的荣誉，
来安慰他受尽屈辱的英魂。
不要去追究世仇的种种恶迹，
他的情人就作为我的女儿！

——剧　终

（华　辰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６１ 拉辛戏剧选 ［法］拉辛 齐放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ｄａｉ/ｄａｉ３０/０５/！０００01．ｐｄｇ
页数＝２７２
下载位置＝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ｄａｉ/ｄａｉ３０/０５/！０００01．ｐｄｇ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　　　　次